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不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令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宰輔部 二十四

退讓第二

宋王弘元嘉五年為侍中錄尚書事以旱引咎遜位  
表曰臣聞三才雖殊其政則一故世道休明五福攸  
應政有失德咎徵必顯抑臣又聞台輔之職論道讚  
契上佐人主燮理陰陽以德授受則和氣淳穆寇竊



非據則適見于天是以陳平有辭不濫王者之局那  
吉停駕大懼牛喘之繇斯固有國之所同天人之遠  
旨陛下聖哲御世光陰中興宜休徵表祥醴泉忠涌  
而陰陽隔并亢旱成災秋無嚴霜冬無積雪疾癘之  
氣弭歷四時此豈非任失其人覆餗之咎臣以庸短  
自畢凡流謬逢嘉運叨恩在昔陛下忘其不腆又重  
之以今任正位槐鼎統理神州珥貂衣袞摠錄朝端  
內外要重頃幸微躬窮極寵貴人臣莫比令德居之  
猶或難稱矧伊陋昧何以克任此之易了不俟明識  
但受命之始屬值特艱六戎親戒憂及社稷誠是臣  
下致節忘身之時當有何心塵擾聖聽所以僂俛從  
事循牆馳驅志在宣力慮不及遠旣鯨鯢折首西夏  
底定便宜訴其本情上賢謝拙而嘗人偷安日肆一  
日實亦仰佩天眷未能自己荏苒推遷忽及三載遂  
令負乘之釁彰著幽明憊伏之灾患纏氓庶上缺皇  
朝緝熙之美下增官謗覆折之災伏念惶赧五情飛  
散雖曰厚顏何以寧處不遠而復大易攸稱小懲大  
戒細人之福近復之美非所敢望懲戒之章竊懷庶  
幾今履端惟始朝慶禮畢輒還私門思愆家巷庶徵  
塞天譴小弭謗言伏願監其所守卽而許之臨啓愧



塞不自宣盡乃降焉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六年以  
彭城王義康處親賢之地私上表曰臣聞異姓爲後  
宗周之明義親不在外有國之所先故魯長滕君春  
秋所美楚出棄疾前史垂戒矧乃茂親明德道光一  
時述職侯甸朝政弗及而以庶族庸陋浮華之臣超  
踰先典居中讚契豈所以憲章古式緝熙治道驃騎  
將軍臣義康微猷淵邈明德彌邵敷政江漢化被荆  
南措紳屬情想樂當務周且之寄不謀同辭分陝雖  
重比此爲輕臣實空閭階恩踰越俯積素食郅玷盛  
化公私二三無一而可昔孫叔不嗣楚子見晒展季

在下臧文貽譏况道隆地昵義兼前禮臣於古人無  
能爲役負乘竊位萬物謂何雖曰顏厚胡寧以處其  
亾之懼寔疚其心乞解州錄以充民望伏願陛下遠  
存至公近鑒丹款俯順朝野改授親賢豈惟下臣獲  
免大戾凡厥衆隸孰不慶幸若天眷罔已脫復遲迴  
請出臣表逮聞外內朝議輿誦或有可擇詔曰省表  
遠擬隆周經國之體近述大易卑牧之志三復冲旨  
良用憮然公體道淵虛明識經遠毗翼艱難勳猷光  
茂俾朕獲宸居垂拱司契委成豈容高遜摠錄固辭  
神州使成務有虧以重朕之不德耶深存體國所望



寅亮驃騎親賢之寄地均且真還入內輔參贊機務  
輒敬從所執義康繇是代弘司徒與之分錄弘又表  
曰近冒表聞披陳愚管實異天鑒公其至誠而奉被  
還詔未蒙酬察徒塵聖鑒仰延優旨顧影慙惶罔議  
攸厝臣忝荷要重四載于今既違前史量力之誠又  
微古人進賢之美尸位固寵日積官謗旋觀周行興  
愧尤厚况在親賢朝野歸德甫思弘身曷去能補惟  
塵大典虧喪已多不悟天眷之隆復垂恩獎名器弗  
改蒙寵如舊愚惑自揆泮若無涯臣義康既摠錄百  
揆毗贊盛化忝厠下風諮憑有所內朝細務庶可勉

竭神州任重實難兼該臣何人斯寇竊不已爲爾  
遷覆敗將及就無人事之愆必有陰陽之患伏念惟  
憂疹如疾首不知何理可以自安但成旨已決渙汗  
難反加臣庸劣少無此志進不能抗言陳辭以死自  
攻退不能重繭置米鮮食爲瘠祗畏天威遂復俛仰  
至於攝督所部料綜文案曹局史役所須不多其餘  
文武皆爲冗長相府初建或有未充請留職僚同事  
而已自此以外及諸資實一送司徒臣受恩深重休  
戚是預義無虛飾苟自貶損伏願聖察特垂許順不  
令誠訴見其抑奪又詔曰衛軍表如此司徒宜往事



力可順公雅懷割三千人配府資儲不煩事送

南齊褚淵建元元年進位司徒侍中中書監如故淵固辭司徒與僕射王儉書欲依蔡謨事例儉以非所宜言勸淵受命終不就太祖遺詔以淵錄尚書事項之寢疾上相星連有變憂之表遜位又因王儉及侍中王晏口陳武帝帝不許淵又啓曰臣顧惟凡薄福過灾生未能以正情自安遠慙彥輔旣內懷耿介便覺晷刻難持叨職未久首歲便嬰篤疾爾來沉痾痲經危殆彌深憂震陛下曲存遲迴或謂僉議同異此出於留慈每過愛欲其榮臣年四十有八叨忝備至若以疾陳遜豈該聽察摠錄之任江左罕授上隣三台升降紫微今受祿弗辭退絀斯願於臣名器非曰貶少萬物耳目皎然共見寧足仰延聖慮稍垂矜惜臣若內飾廉譽外脩謙德此則憲書行劾刑網是嬰臣赤誠不能行亦幽明所不宥區區存心歸啓以實自吝寸陰寔願萬倍堯世昔王弘固請乃於司徒爲衛將軍宋氏行之不疑當時物無異議以臣方之曾何足說伏願恢闡宏猷賜開停造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乃改授司空領驃騎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王儉建元四年爲侍中尚書令鎮軍將軍永明元年



進號衛將軍參掌選事二年領國子祭酒叔父僧虔事儉表解職不許三年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固讓徐孝嗣加開府儀同三司孝嗣聞有詔歛容謂左右曰吾德慙古人位登衆職將何以堪之明君可以理奪必當死請若不獲命正當角巾丘園待罪家巷耳固辭不受

王僧虔遷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僧虔謂兄子儉曰汝任於朝行當有八命之禮我若復此授則一門有二台司實可畏懼乃固辭不拜帝優而許之改授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客問僧虔固辭之意僧虔曰君子所憂無德不憂無寵吾衣食周身榮位已過所慙庸薄無以報國豈容更受高爵方貽官謗耶

陳顯達明帝時爲太尉嘗侍宴酒後啓帝曰臣年老富貴已足唯少枕死特就陛下乞之帝失色曰公醉矣以年禮告退不許  
梁謝朓初拜侍中司徒尚書令朓辭脚疾不堪拜謁乃角巾自輿詣雲龍門謝詔見於華林園乘小車就席明旦輿駕出幸朓宅醮語盡懽朓固陳本志不許後魏穆亮爲司空及兄罷預穆泰反事亮以府事付



司馬慕容契上表自劾孝文優詔不許還令攝事亮  
頻煩固請久乃許之

北海王祥孝文時行中領軍留守兼督構營之務孝  
文顧命祥為司空輔政宣武即位以祥有營構之勤  
增邑一千戶祥以帝居諒闇不受頃之除太傅領司  
徒侍中錄尚書事如故祥固辭詔遣敦勸乃受  
咸陽王禧宣武時為侍中太尉八座奏增邑千戶帝  
從之禧固辭不受

高陽王雍轉太尉公加侍中時雍以旱故再表遜位  
優詔不許除太保領太尉侍中如故

廣陵王羽為車騎大將軍司州牧宣武覽政引羽入  
內而授司徒羽辭曰彥和本自不願而陛下疆與今  
新去此官而以臣代之必招物議李豫既轉取之無  
嫌請為司空帝猶彊焉固辭乃許之

崔光孝明正光二年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領祭  
酒著作司徒京兆王經頻上表以位讓光為司徒侍  
中光表固辭歷年終不肯受三年進位太保光又固  
辭

楊椿為太保侍中孝莊帝還宮椿乞歸老詔賜侍中  
朝服一具衣一襲八尺床帳几杖不朝乘安車駕駟



馬給扶傳詔二人仰所在郡縣時以禮存問安否方  
乖諮訪良用憮然椿奉詔於華林園帝下御座執椿  
手流涕曰公先帝舊臣實爲元老今四方未寧理須  
諮訪但高尚其志決意不留旣難相違深用悽愴椿  
亦歔歔欲拜莊帝親執不聽於是賜以絹布給羽林  
衛送群公百寮餞於城西張方橋行路觀者莫不稱  
歎

隋李穆開皇初拜太師乃上表乞骸骨詔曰朕初臨  
寓內方藉嘉猷養老之言實懷虛想七十致仕本爲  
嘗人至若呂尚以期願佐周張蒼以華皓相漢高才

命世不拘嘗禮遲得此心留情規訓公年旣耆舊筋  
力難煩今勅所司敬蠲朝集如有大事須共謀議別  
遣使臣就第詢訪

唐蕭瑀爲尚書右僕射武德七年以熒惑犯右執法  
上表遜位優詔不許

長孫無忌爲尚書右僕射貞觀二年上表遜位詔曰  
昔東漢功臣莫任機揆西京戚里或存退讓故能嘗  
守富貴不懼危殆尚書右僕射齊國公無忌神識清  
舉風采凝映聖戚之望朝野所推比軒禁不虞纍生  
慮表倉卒之間厥功以茂自居樞要嚴實俄遠然以



椒掖之親處機權之重深知止足有戒滿盈收祚之情言辭懇切宜遂其心以勵貪競可解尚書右僕射仍進散位開府儀同三司後爲太子太師貞觀二十一年夏四月與太子太傅房玄齡太子太保蕭瑀並遷師傅之位優詔不許二十三年五月高宗卽位進拜太尉知尚書門下事如故無忌因辭知尚書省事仍令以太尉同中書門下三品十一月以晉州地震無忌與司空荆王元景尚書左僕射李勣咸請遜位詔不許永徽三年以早上疏辭職高宗頻降手詔敦喻不允

杜如晦爲尚書右僕射貞觀三年以疾遜位許之李靖爲尚書右僕射以疾上表遜位曰臣聞宰臣程材樗散無棟梁之用陶冶成器滿盈有傾覆之憂是以量力著於魯史招損陳於夏載臣固庸流無階貴仕短翮慕侶顧榆枋而自得駘足追群瞻燕越而絕思幸屬光華啓旦管庫無遺錄其丹赤棄其瑕滓假宮商於庸音披丹漆於朽質雖復南臨徼外北踐沙場敵必倒戈人懷尚義以此爲效實貪天功而上賞亟行鴻恩罔已錫爵胙土連衡寇鄧腰金鳴玉友執崔盧木石有心豈不增愧自濫端副待罪文昌觀



疚心屢移星瓘畫一之譽無紀明時維鵲之譏日聞  
朝聽遂使化洽陰陽或虧於玉燭德動辰緯時爽於  
珠聯求其所繇並臣之咎加以年事西夕疴疾日侵  
腰脚疼痺筋力衰竭雖欲勉勵非復全人臣猶知之  
况於他人臣之所祈本陳情實非敢追蹤踈傳繼跡  
留侯妄自矯飾求茲虛譽若使尸素重任無損國難  
亦當僂俛匪服甘受身累撫事論心無一而可乞解  
所職養病私門伏願暫屏冕旒曲鑒丹懇輟天威於  
雨露迴陽光於葵藿則彝章載穆品物咸亨臣未申  
投報方違軒陛伏紙慙戀預懷罔極

魏徵爲侍中貞觀十年遜位乞解所職請爲散官陪  
奉左右拾遺補闕太宗曰朕拔卿於讎虜之中任卿  
以樞要之職見朕之非嘗不諫公獨不見金之在鑛  
也何足貴哉良冶鍛而爲噐便爲人所寶朕方自比  
於金以卿爲良匠卿雖有疾未爲衰老得便爾耶徵  
乃止六月徵又面請遜位言發至誠太宗雖違之遂  
下手詔曰留侯名相濟北之志已高踈傳人師東都  
之迹彌芳後進仰其遺烈前策以爲美譚諒可以砥  
節勵行化俗弘風者也左光祿大夫侍中鄭國公魏  
徵器量沉敏軌儀詳正文思優贍學業該通自叅贊



機衡綢繆帷幄知無不爲心力備盡格言弗隱正義日聞一德載宣四聰斯達實賴嘉猷用康治道而深執謙損志懷冲退詞誠懇切良用撫然杼軸于懷屢移氣序而固陳丹款義在難違今便申其雅志以成厥美可特進封如故仍知門下事朝章國典叅議得失自徒流以下罪詳事奏聞其祿賜及國官防閣等並同職事

房玄齡貞觀十六年自中書令拜司空玄齡頻表固讓太宗遣使謂玄齡曰昔留侯讓位竇融辭秩自懼盈滿知進能退善身止足前代美之公亦欲齊蹤往哲實可嘉尚然國家久相任使一朝忽然無良相如失兩手公筋力不衰無煩此讓自知衰怠當更奏聞高士廉爲尚書右僕射貞觀十七年上疏請求致仕再三懇切優詔許解右僕射餘官如故依舊平章政事

李勣爲左僕射與元景等咸以晉州地震請遜位詔並不許後又抗表求解僕射仍令以開府儀同三司依舊知政事

于志寧永徽元年爲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嘗與右僕射張行成中書高季輔俱蒙賜地志寧奏曰臣



代居關右周魏以來基跡不墮行成等新營莊宅尚少田園於臣之餘乞申私讓帝嘉其意乃分賜行成及季輔

崔敦禮為中書令簡較太子詹事敦禮自以久患不堪趨事兩宮乞解所職制除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

劉祥道龍朔中為右相在位深懷憂懼數自陳老疾請退就間職尋轉司禮大嘗伯罷知政事

陸敦信為左僕射兼校尉右相乾封元年以老疾辭職拜大司成兼左僕射停簡較右相

劉仁軌為尚書左僕射兼太子少傅同中書門下三品永隆二年上表固辭端揆之職詔聽尚書左僕射以太子少傅同中書門下三品

姜恪為左相咸亨元年秋京輦洎關河數州炎旱八月恪率文官三品已上詣闕抗表自陳尸素請避位以厭灾咎優制不許閏九月以久旱恪已下抗疏辭職並不許

王方慶為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聖曆初以老疾乞從間逸乃授麟臺監脩國史朱敬則長安中為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三品以老



請罷知政事許之仍令以本官依舊兼脩國史

唐休璟中宗神龍元年爲尚書右僕射休璟以頃者  
雨水爲害咎在至司上表曰臣聞天運其工用人代  
之而理禮行其化爲政資之以和所謂佐弼萬機主  
贊百揆共康庶績弘闡大猷得其理則陰陽以調失  
其和則災沴斯作故舉才而授帝唯其難論道於邦  
官不必備苟非其任自古缺之臣樗櫟散材桑榆暮  
齒識非經遠器不濟時徒以宿忝周行歷登朝庶再  
睹興運累辱寵章執典禁戎不雪四郊之耻忝尸端  
右更居八座之榮任重材輕恩深効淺空曠職事備

俛歲時莫能師長具察損益大政况疲弊已至年髮  
浸衰心欲自彊力終不及無德而祿必爲小人之患  
非材安居果致大臣之咎頃自中夏及乎首秋有國  
水災屢爲人害瀕陽與壤流溺邑居淇上各區漂壤  
閭井又雒水汎溢决潰隄防驚惶居人輒動皇念將  
政教之吏罔副天心實燮理之才未知王度夫水陰  
氣也右實主之臣忝職右樞致此陰沴是不能調理  
其氣而曠其官雖運屬堯年則無理水之用位侔殷  
相且闕濟川之功猶負明時坐逃皇譴皇恩不棄其  
謂天何昔漢官故事丞相以天災免職况竊在聖朝



臣豈敢覩顏居位乞解所居待罪私庭冀移陰咎之  
徵復免夜行之責手制荅曰陰陽乖爽事屬在予待  
罪私門不依來表休璟又表請解職優制不許

魏元忠神龍中爲右僕射中書令節愍太子之舉兵  
魏元忠子昇爲太子裔令從已遂爲亂兵所殺元忠  
以昇遇害之日逆順不分懼不自安上表自陳曰臣  
本書生藝業無取徒以服膺儒教頗踐禮經忠義所  
獎思固名節每見危臨難輒卽忘死昔事大帝以謹  
密見稱名位雖微預叅顧問中事則天皇后緣委質  
先朝以屢屢之末特存恩聘往事陛下又預宮寮攀

附之情無忘造次遇讒邪與謗欺調天聰暫生投杼  
之疑遠放不毛之地屬龍興啓運寶命惟新以臣再  
沐先慈遽令追入一承恩幸百日屢遷無翼而飛坐  
昇霄漢濫承茅土之賜猥登衡石之司而名忝大臣  
不能緝諧中外致使禍生輦轂釁起儲闈空懷報國  
之誠而無死節之効又誠慙知子禮失義方男昇踐  
蹈克邪莫分逆順因招流議歸責於臣賴陛下保明  
獲存今日若非天地覆育臣已久從灰粉所以偷生  
僂俛感德躄跼犬馬戀恩未遑辭退頃因自思念舉  
措無顏豈可更踐樞機苟貪祿位請解尚書右僕射



中書令知兵部事及監脩國史并除齊國公封爵如  
蒙聖恩憫察矜茲微歎乞一散秩罷還私第得參朔  
望之謁時拜闕庭卽進退有歸生死知足手制聽解  
尚書右僕射以特進齊國公致仕于家仍朝朔望  
楊國忠爲右相天寶十二載自魏國公改封衛國公  
辭其大名也

苗晉卿肅宗初爲左相後以賊漸除屢乞骸骨優詔  
許之遂罷爲太子太傅明年帝思舊臣復拜侍中寶  
應元年九月上表遜位不許

王縉廣德初同平章事二年遷侍中持節都統河南

淮西山南東道諸節度行營事進封太原郡公縉上  
表讓曰臣性實至愚才非出衆幸以逢時之命久爲  
尸祿之人頃自艱難累職中外取之於武無逐寇之  
勲用之於文乏經邦之略不能陳力而猶冒進豈謂  
天眷擢居台衡時已涉於炎涼政無裨於塵露上慙  
報國內愧妨賢身無所容况加重寄旣統師律又鎮  
方隅翔飛徒及於矣天蹇足不可以逐日致寇非遠  
害盈必徵竊念才微位高福過衰至憂懼所切曷刻  
爲年特乞聖慈察臣不逮退侍中及郡公等還臣舊  
官本封使赴前途或異成事不然坐致顛沛取笑遠



通手詔荅曰卿道高王佐才茂國禎叙百揆於中台  
調四時於元氣乃眷東夏至於海隅爰咨相府之謀  
出摠兵車之會受被師律主其載書禮有優崇昭茲  
寵命黃樞受秩玄社加封咸重分麾俾光推轂用申  
彝典何至勞謙卽斷來表縉又上表曰君之使臣就  
死不避况增榮命翻敢固辭鄙辟之誠已罄陳露幸  
遇天高聽卑之日懼無下情上達之感且臣名在宰  
輔肅獎聖恩行臨四方孰不悅服坐鎮萬里自然晏  
清豈必重以大官假之多邑無益時事實在寵光於  
臣先爲之極於禮賞爲不中伏乞容臣輸力候有成  
功從此懋官實爲未晚使臣卽日奉詔陷於飾讓矯  
詞褊心成病恐無能爲也特望鴻慈必允所願手詔  
荅曰常伯之任元戎之權自非大臣孰允僉望齊梁  
郡國淮楚方隅必資相府之賢式統軍司之務爰從  
益邑懋厥官嘗朝典已行何至固讓卽斷來表縉又  
上表曰恩詔三降令出惟行愚臣萬死志不可奪竊  
恐器小愛多旣盈招損憂敗公事敢愛微驅將命前  
行湯火寧顧無功增秩荷伏是思履薄臨深心魂積  
悸伏惟陛下至明至聖洞鑒幽微以欲從人以慈育  
物自念沛然受恩天下咸服則能者必勸僭人知取



豈非陛下達臣子之道張國家之綱臣恨不開腹布  
心用表誠實謹昂死以聞手詔荅曰以卿叶宣廟謀  
綱統戎律軍國大務咸以咨之禮命優崇古今通制  
爰進珥貂之秩用加書社之封累表陳情固辭寵數  
言多激切志益堅貞雖尚德任賢務於稟進而勞謙  
退讓宜有允從暫紓所懷俯順誠情所讓侍中郡公  
者宜依

郭子儀代宗時加守太尉累表陳讓又手詔荅曰卿  
秉德資忠懿文經武內凝庶績外定群兇爲社稷之  
元勳實台陛之良輔爰昇太尉以冠具寮六府益明  
九鼎增重而懇守冲讓至于再三確乎丹誠貫彼白  
日范宣辭位馮異不言雖成功而勿居固時望而無  
易用旌懇至俯遂乃懷所讓者依

杜鴻漸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兼東都留守充河南淮  
西山南東道副元帥大曆四年以疾抗疏請遜位不  
從又上言曰臣內顧微躬自量拙分無片善可取無  
一事可稱皆緣際會參務軍國尸榮竊位公責所歸  
且智小謀大鮮不敗事福過禍生嘗然之理一自嬰  
瘵旬朔未瘳大減服食晦明異候竊料氣力衰憊恐  
先朝露乞遂退閒庶安形神且臣素以疵賤敢期貴



遠嘗慮薄質不勝重任今祿位俱極過逾涯量致此  
沉痾得非害盈思自損抑與通神理又不親政事卧  
受寵榮廢公曠時益增慙懼所以塵黷旒扆至於再  
三情迫於茲敢有所隱愚朴之性陛下素知漸加危  
頓豈容矯飾伏望罷其所授貸以殘生昔漢魏迄三  
有暮年多疾則賜告就第或再起復位若大限未書  
羸疴漸平聖慈不棄馳策非晚重得珥貂彤庭鏘玉  
紫墀則竭力之日長乞恩之時少也如或殆至深慮  
何必斃榮儻生遂其志沒無所限矣實冀皇天聽用  
於上訴大陽迴舍於至誠俯納誠祈退令攝衛衰年  
餘齒殊私曲全受賜則多生涯之幸手詔荅口鄉公  
輔朕躬協全大化頃緣軍國務摠陽和致乖涉於旬  
時藥弗瞑眩屢薦章表固求歸閒謙冲再三辭志懇  
苦冀遂全攝重違厥誠康復之日且有後命

楊綰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大曆十二年以疾抗疏請  
遜位三表不許

蕭復興元元年爲門下侍郎平章事三上表請罷免  
許之

劉滋貞元二年爲左散騎嘗侍平章事在位廉謹畏  
慎多所退讓歲餘罷平章守本官



馬燧貞元三年為河東節度使冊拜司徒侍中燧累乞骸骨陳讓侍中不許十一年又以疾請罷侍中數表詞甚切至帝不允

趙退翁貞元十年為門下侍郎平章事以目疾三辭相位不許至十一年四月退翁又以時旱表乞退帝不許

盧邁為中書侍郎平章事貞元十二年九月於政事堂中風疾人扶乘馬以歸十月乙丑邁以疾讓官不許癸酉又上表請罷不許丙子令宰相往邁宅問疾戊寅邁又上表讓官不許十二月甲申邁又上表請

罷官詔報曰卿職重台衡道存忠諒自嬰所疾每著於懷日異有瘳宜善將攝遽茲陳請殊曰不然未遂乃誠當悉朕意十三年二月辛巳邁又上表請罷官不許九月邁又上表懇辭官詔報曰卿操履貞方器識淹茂自居台輔益見忠清方藉謀猷遽嬰疾痛歲月久淹章表屢聞陳請再三撝謙備著且養賢之禮宜遂優閒而告免之誠斯為懇至俯從來奏良用撫然

賈耽貞元末平章事上表以疾辭官不許

杜祐元和中為平章事充度支鹽鐵等使上表讓錢



穀之任朝廷既允其讓乃册司徒平章事封岐國公  
歲餘請致仕詔不許但減其朝謁

李吉甫元和九年爲平章事表再上讓官不許

武元衡元和九年與李絳同平章事憲宗對宰臣於  
延英殿元衡絳皆稽首陳讓者再三帝優喻之

蕭俛長慶初爲門下侍郎平章事抗疏辭相位優詔  
不許數日繼陳三表

牛僧儒寶曆初居相位三年嘗以寵過爲懼自前年  
二月抗疏乞罷敬宗以先朝舊相園寢未終不許穆

宗祔廟畢又如前拜章帝復以郊禮在近職當輔導

不許至是又固陳乞帝乃嘉其退讓特進建武昌軍  
額而命之太和六年又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三上疏  
求免遂出爲淮南節度使

裴度寶曆初入爲司空平章事兼判度支滄景旣平  
因上陳調兵食非宰相事請歸於有司詔從之加開  
府儀同三司仍賜實封三百戶俄以危疾固辭機密  
恩禮愈厚加司徒平章軍國重事許其三五日一入  
度上表辭册禮曰臣蒙恩授前件官准制取今月二  
十八日册命者伏以公台册禮典册盛儀庸臣當之  
實爲忝越况累承寵命亦謂便蕃前後三度旣行此



禮非稱臣猶忝忝樞近竊懼無以弭諧重此勞煩有  
醜面目伏乞天恩且課臣官効臣事實若册命之禮  
特賜停罷則素餐高位空媿耻於中心弁冕輅車免  
譏笑於衆口不勝慙惶懇迫之至詔曰裴度上獻表  
章固辭册禮冲謙之志發自懇誠嘉歎良深用依來  
請其册禮宜權停改以司徒兼侍中出鎮襄州在鎮  
數年齒及懸車累上表求致仕詔皆不允陳請益懇  
遂除東都留守司徒侍中如故

路隨太和中平章事文宗坐紫宸殿隨奏事退至龍  
墀身仆于地帝令中人慰問翼日遂以疏陳乞識者

嘉歎

竇易直爲吏部侍郎平章事判度支未幾轉門下侍  
郎讓度支置其俸三月詔停判度支

陳夷行開成中平章事辭以足疾讓官帝使中人宣  
召夷行三上疏優詔不許

鄭覃開成中與李珣同平章事覃珣俱上表讓官優  
詔不許

李德裕自司徒加太尉衛國公抗表辭曰太尉自國  
初已來唯有七人其中有三人是不已而授臣心恐  
禍至乞守舊秩武宗曰朕不同文宗與卿心地殊不



相見此官卿不合得必不與卿斷自朕心更不要讓德裕受之益懼時賢美之

鄭延昌景福中平章事以病求罷除尚書左僕射梁趙光逢爲中書侍郎平章事累轉僕射兼租庸使上章求退以太子太保致仕未帝愛其才徵拜司空平章事無幾以疾辭授司徒致仕

後唐郭崇韜爲樞密使中書令同光二年二月上表陳情曰臣聞底力辭封者貞臣之至節慢官速戾者有國之嘗刑其或任重材輕智小謀大縱君恩念舊貽覆餗之譏儻官業無章何顯陟明之道臣本轅牙

小較樗朽凡姿在公雖歷於年深臨事莫聞於日益頃者皇帝陛下雄圖方運陽德初潛爰將整於規繩乃俾司於機務此際臣亦內循短淺累具退陳而陛下天睠不迴國權堅付在一時而難違重命許五年而別選通人邇來雖昧經綸強施勤拙至於戡夷巨孽續紹鴻基雪三百年社稷深寃立十九葉宗祊大事皆謀從聖慮斷在宸衷兼列設之同心非微臣之獨計况今名昇台輔任處樞衡珥貂冕於朝端統龍旌於闈外恩榮有進功德無稱終憂卽鹿之嫌寧抑懸貮之刺今則陛下功全報本禮極配天衣冠盡列



於明廷名器宜推於碩德况臣才謨素寡齒髮漸衰以有限之精神當無窮之事務必須下傾肝血上告天聰異勞逸之稍均庶初終之可保伏望陛下念臣不迫察臣繇秉其樞密使比列親班實爲要執卽復本朝規制宜選內官掌臨一則使權職有分一則免心力俱耗輒茲傾瀝非敢闡欺干犯冕旒伏增隕越詔報曰卿名高釣渭才大築巖風符封壯於周王早契夢魂於殷王顧君臣之際會實社稷之威靈所以翊贊冲人續承丕祚頃歲以梁城構逆唐室罹災群兇競起於荏苒九廟皆生於禾黍忍耻而徒思嘗膽

平居而未見沃心爾能竭迺沉謀資予大計遂訓齊虎旅平殄梟巢文軌混同梯航盡入延景運於綴旒之後建殊庸於誓帶之前今况纔告類於郊壇方卜年於維宅始欲與卿平章理道講貫化源長遵馭朽之規每聽從繩之諫雖遷廊廟尚委樞機縱領藩垣不離都輦而又別頒金篆求佐瑤圖今則忽睹表章遽辭繁摠進退徒聞於知足始終寧稱於注懷是宜勵力扶持勉思翼戴旣叶雲從之義更申日益之功將致君而須歷重權方爲主而難持謙柄覽卿陳乞俾我焦勞宜體朕懷卽斷來表崇韜又表曰臣以機



務寔繁智力俱困輒有聞天之請願辭密地之權豈  
謂聖旨俄宣皇情未允捧對而水湯滿腹揣脩而芒  
刺盈軀臣以委質無材受恩踰等強展神扶之力每  
懷曠敗之憂自陛下委寄重難纏綿歲序臨事而退  
思補過竭力而知無不爲當陛下汾河料敵之時對  
寨交鋒之日臣若顧將丹素堅有讓陳不唯招避事  
之機抑亦顯不忠之罪况今元兇已殄丕構彌隆圓  
丘陳報本之儀寰海被無私之化英髦星萃拔邁雲  
臻緬惟不迨之才豈掩旁求之命矧乃一身多疾三  
處持權捫心益懼於滿盈持德每虞於忝據伏望陛  
下特迴睿炤迺悉煩襟終乞輟此要樞歸於內列一  
則表大國有進賢之道二則免微臣獨竊位之名于  
冒宸嚴無任迫切詔荅曰卿忠孝有稱古今無比竭  
智術而扶持景運蹈讓謙和而統冠群英鬱有勲庸  
刊於簡冊昨以剪平元惡開拓丕基權謀雖出於朕  
懷叶贊全資於爾力是乃委司鈞軸任摠兵符樞機  
兼掌於金藏盟約備頒於鐵券實諸倚注雅稱褒賚  
豈其忽覽封章堅辭密務在卿幽明監德內外推仁  
可保於千載一時何軫於前思後慮况朕綏寧寰海  
纔欲半年告類圓丘未踰一月耆德便歸退靜群情



莫測其緣方賴嘉謀永俾闕政卿宜勉持幹格永倦  
繁難更圖遠大之功共保初終之道其年八月崇韜  
又上表曰臣伏念朝廷起軍之際陛下決於宸斷撫  
臣背曰此去必溫寇讎可期清泰事了之後與卿一  
鎮臣仰奉成筭固絕他疑果賴神謀尋平僞孽今乾  
坤交泰弓矢載橐徽章以正于母儀嘉禮獲申於元  
子須傾血懇仰瀆宸嚴但以密近之權合歸重望鈞  
衡之柄宜屬通材至於所領節旄雖是陛下所許伏  
緣鎮州在北狂虜未除慮有奔衝須為控扼亦希付  
於上將所貴殿彼一隅伏望陛下道極昭臨仁深覆  
載念臣久司繁重憫臣方在衰羸退放居間俾從遵  
養臣無任祈天瀝懇之至帝召崇韜面喻之曰吾在  
朝城許卿重鎮不許退閒卿與國同休去將安往促  
復乃位餘勿復言

鄭珽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天成三年二月戊戌開社  
宴於玉華殿珽稱疾不朝翼日表請老丁酉百官朝  
於玄德殿珽奏曰臣受國恩深首居宰輔所恨年齒  
衰耄又復耳聾望容臣休職帝曰朕自臨御數年康  
寧賴輔佐更勉三五年相伴

安重誨為樞密使中書令長興元年九月重誨進表



乞解機務帝謂曰朕與卿無間究葦厚誣尋已誅戮卿此後更勿在懷翼日宰臣入對馮道等奏曰臣竊聞安重誨乞辭機務此事不可輕議乞陛下特持宸襟以安中外帝曰朕已面諭之無所改易至是重誨復面奏云臣以孤賤事陛下今日位重人臣忽被無名誣構若非聖鑒至明察臣忠懇則已膏於斧鉞矣以臣才輕位重終恐難鎮流言乞與臣一鎮暫解機務以息浮謗聖旨不悅重誨奏不已帝怒謂之曰放卿出朕自有人使范延光奏曰自中興已來重誨參掌機務况無過失頗濟國家如重誨辭退無可爲代帝曰卿豈不得延光奏曰重誨事陛下三十年爲陛下無不陳力臣伏事日近幸逢興運叨竊寵靈比德較功不可與重誨同年而語臣固才力不迫也帝遣促爲之因令武德使孟漢瓊至中書宣問宰臣商量重誨事執政疑其對唯馮道揚言曰諸人苟惜安令紓其禍難則解樞務爲便也趙鳳諍曰大臣不宜輕動公失言也道等因附漢瓊奏曰此斷在宸旨然重臣不可輕易移改繇是兼命延光爲樞密使重誨如故

馮贇應順元年正月爲中書令贇表讓又面奏曰臣



出自寒微比無勞效徒因際會遂竊寵靈今諸藩帥臣中書元輔鮮有中令之拜者臣等一旦並居此位天下觀聽者安肯無言臣竭血誠期不奉詔上以其衷切改授兼侍中進封邠國公

李愚清泰中平章事以嬰疾多請告累表乞骸不免尋卒於位

盧文紀清泰中平章事三表乞骸不允疾損中興殿見末帝存問文紀曰臣器能淺薄復衰年多疾精神咸耗自惟無以報效鴻私致國家通泰所以迴避重權冀養餘年是以繼有章疏啓陳聖睠未容瀝懇臣安懼蹇求便必望聖慈放臣醫藥幸也

漢李崧晉天福初平章事表讓樞密使不允

周馮道初仕晉平章事少帝遣中使就中書賜道生辰噐幣道以幼屬亂離早喪父母不記生日堅讓不授

李穀廣順初平章事以步履所傷未損拜章辭位不允表再上不省遣內班宋延恩宣曰昨廻批荅已丁寧宣諭卿所掌至重代難其人苟濟事權何勞動見朕於便殿待卿可暫入來與卿款叙穀見于金祥殿披瀝極言太祖再三撫慰不得已而視事初詔穀綜



三司事未能筆署乃刻名用之穀表辭以名印不可  
 經久太祖意不移俾復用之顯德中為司空平章事  
 以風痺請告十旬不損上表求解所任詔不允自是  
 凡三表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長樂縣事 臣夏允彝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宰輔部 二十五

罷免

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所以因成功而見善  
 惡繇實効而為用舍也矧秉國之鈞代天而治股肱  
 元后衡石天下得其人則百工允釐非其賢則彞倫  
 攸斁以至公而陞以至公而黜斯所謂直道而行也



若夫幸賢告老賜安車而就第李通辭疾以特進而奉朝斯乃進退以禮君臣俱得至若無所發明號為煩碎賜策以罷理亦宜之其循私忘公忌賢作威逃戮而退幸亦多矣乃有見嫉姦邪遭罹讒毀志雖中屈道亦無辱雖復幅巾歸田柴車即路斯以見伯玉卷而懷之子文三已無愠之志焉

秦呂不韋為相國始皇九年坐嫪毐免相

漢高后七年九月左丞相審食其免臣欽若等曰史無事跡其後並

同

文帝元年八月右丞相絳侯周勃謝請歸歲餘復為相十餘月

三年十一月詔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頗未能行

丞相朕所重率列侯之國迺免相就國

後二年八月丞相張蒼免蒼為丞相十餘年魯人公

孫臣上書言漢土德其符黃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

事下蒼蒼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帝詔公

孫臣為博士草立土德時歷制度草創始也更元年蒼繇

此自絀謝病稱老蒼任人為中候任保任也中候官各有保舉也

大為姦利帝以為讓用此事責蒼蒼遂病免

景帝七年六月丞相陶青免臣欽若等曰案史無事迹者故但書免



中三年九月丞相周亞夫免亞夫為丞相四年帝甚重之帝廢栗太子亞夫固爭之不得帝繇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嘗與太后言亞夫之短太后言皇后兄王信可侯帝請得與丞相計之亞夫曰高帝約非有功不得侯王信雖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帝默然而沮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漢帝欲侯之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景帝曰丞相議不可用迺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因謝病免相

武帝建元元年六月丞相衛綰免綰景帝以敦厚可

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為丞相三歲武帝即位以

景帝病時諸官因多坐不辜者而綰不任職天子不親政則

丞相當理之而免之綰不申其寬

二年十月丞相竇嬰免嬰太后從兄子元年代衛綰

為丞相太后好黃老而嬰與太尉田蚡御史大夫趙

綰等務隆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滋益也說

讀曰悅 綰請母奏事東宮太后怒曰此欲復為新垣平

邪迺罷逐綰而免嬰

五年御史大夫嚴青翟坐太后喪不辦免

六年六月丞相許昌免



元光五年御史大夫韓安國免初安國為御史大夫五年丞相田蚡薨行丞相事引墮車蹇為天子導引而墮車蹇帝欲用安國為丞相使使視蹇甚迺更以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安國病死免

元朔三年御史大夫張歐以老病免食上大夫祿

五年十一月丞相薛澤免

宣帝地節三年五月丞相韋賢免賢本始三年代蔡

義為丞相時七十餘至是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

斤罷歸加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

甘露元年御史大夫杜延年免延年御史大夫周之

子五鳳三年自西河太守徵為御史大夫居父官府

不敢當舊位坐卧皆易其處視事三歲以老病乞骸

骨天子優之使光祿大夫持節賜黃金百斤酒米致

醫藥延年遂稱病篤賜安車駟馬罷就第

元帝永光元年十一月以歲惡民流丞相于定國御

史大夫薛廣德俱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

罷就第定國宣帝甘露三年為丞相帝即位關東連

年被災民流入關言事者歸咎於大臣帝數以朝日

引見丞相御史入受詔條陳以職事定國上書謝罪

是歲春霜夏寒日青無光帝優以詔條責之定國惶



恐自劾歸侯邸乞骸骨帝報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君雖任職何必顯焉其免郡國守相郡牧非其人者毋令賊民永執綱紀務悉聰明強食慎疾定國稱篤辭迺與廣德俱罷就第

成帝建始二年御史大夫張譚坐選舉不實免

三年十二月丞相匡衡免衡元年建昭三年為丞相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衡畏顯不敢失其意及帝即位迺與御史大夫甄譚共奏顯追條其舊惡并及黨與先是司隸較尉王尊劾奏衡譚居大臣位知顯等專權勢不以時自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無大

臣輔政之義罪至不道有詔勿劾衡慙懼上疏謝罪因稱病乞骸骨帝以新即位褒優大臣然群下多是王尊者衡嘿嘿不自安每有水旱風雨不時連乞骸骨不許久之衡子昌為越騎較尉醉殺人繫詔獄越騎官屬與昌弟旦謀篡昌事發覺衡免冠徒跣待罪天子使謁者詔衡冠履而有司奏衡專地盜土衡竟

坐免衡封樂安侯侵地四百頃事具宰輔貪墨門

河平四年四月丞相王商免商父武以宣帝舅封樂昌侯商嗣爵建始四年為丞相帝元舅大司馬大將軍王鳳顯權行多驕僭商論議不能平會日有蝕之



大中大夫蜀郡張康上書言商作威作福從外制中  
取必於上言意欲望行必果之於是大將軍史丹等奏請詔謁

者召商詣若盧詔獄若盧獄名屬少府黃門北寺帝素重商知張

言多險制口勿治鳳固爭之於是制詔御史蓋丞相

以德輔翼國家典領百寮協和萬邦為職任莫重焉

今樂昌侯商為丞相出入五年未聞忠言嘉謨而有

不忠執左道之辜陷于大辟前商女弟內行不脩奴

賊殺人疑商教使謂商重臣故抑而不窮今或言商

不以自悔而反怨懟朕甚傷之惟商與先帝有外親

未忍致于理其赦商罪使者收丞相印綬免相

鴻嘉元年三月丞相張禹免禹代王商為丞相六年

至是以老病乞骸骨加優再之廼聽賜安車駟馬黃金

百斤罷就第

永始二年十月丞相薛宣免宣代張禹為丞相時帝

好儒雅而宣經術淺帝輕之會廣漢郡賊群起丞相

御史遣掾吏逐捕不能克帝廼拜河東都尉趙護為

廣漢太守以軍法從事數月斬其渠帥鄭躬渠文降也

者數千人廼平會邛成太后終喪事倉卒吏賦歛以

趨辦邛成太后宣帝王皇后言苟取其後帝聞之以過丞相御史遂

册免宣曰君為丞相出入六年忠孝之行率先百寮



朕無聞焉不聞其有此行也朕既不明變異數見歲比不登

倉廩虛空此貪也登成也年穀不成百姓饑饉流離道路疾疫死

者以萬數人至相食盜賊並興群職曠廢是朕之不

德而股肱不良也廼者廣漢群盜橫恣殘賊吏民朕

惻然傷之數以問君君對輒不如其實西州隔絕幾

不為郡三輔徵斂無度酷吏並緣為姦侵擾百姓詔

君按驗復無欲得事實之意九卿以下咸承風指一

時陷于謾欺之辜咎繇君焉有司法君領職解嬖法為

據法以開謾欺之路傷薄風化無以師示四方不忍

致君干理其上丞相高陽侯印綬罷歸

成帝綏和二年大司空元年改御史大夫為司空何武免武為大

司空與丞相翟方進多所舉奏號為煩碎不稱賢公

四遣吏歸迎後母會成帝晏駕吏恐道路有盜賊後

母留止左右或譏武事親不篤左右謂天子側近之臣哀帝亦

欲改易大臣遂策免武曰君舉錯煩苛不合衆心錯置

也孝轂不聞惡名流行無以率示四方其上大司空

印綬罷歸就國

建平元年大司空師丹免初丹議帝母祖母定陶恭

王后不合為共皇太后及恭王既追尊為恭皇帝又

議不宜立廟京師繇是寢不合帝意會有上書言古

冊符之制 率輔部 卷之三十三 七



者以龜貝為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可改幣帝以問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議皆以為行錢來已久難卒變易丹老人忘其前語後從公卿議又丹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傳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表事行道入偏持其書帝以問將軍中朝臣皆對曰忠臣不顯諫大臣奏事不宜漏泄今吏民傳寫流聞四方不密則失身宜下廷尉廷尉劾丹大不敬遂策免丹曰夫三公者朕之腹心也輔善相過表率百察和合天下者也朕既不明委政於公間者陰陽不調寒暑失嘗變異屢臻山摧地震河決泉涌流殺人民百姓流連無所歸心司空之職尤廢焉君在位出入三年未聞忠言嘉謀而反有朋黨相進不公之名乃者以挺力田議改敝章示君挺引拔也謂時拔異力田之人優寵之也君內為朕建可改不疑共立此義也以君之言博考朝臣君乃希眾雷同外以為不便令觀聽者歸非於朕朕隱恐不宜為君受愆朕疾夫比周之徒虛偽壞化浸以成俗故屢以書飭君幾君省過求已省視也自求福已不尤人也而反不受退有後言及君奏封事傳於道路布聞朝市言事者以為大臣不忠辜陷重辟獲虛采名謗譏匈匈流於四方腹心如此謂疏者何殆謬於二人



同心之利焉將何以率示群下附親遠方朕惟君位  
尊任重慮不周密懷謾迷國謾詐也進退違命反覆異  
言甚為君耻之非所以恭承天地永保國家之意以  
君嘗託傳位未忍考於理已詔有司赦君勿治其上  
大司空高樂侯印綬罷歸

二年四月丞相孔光免光成帝時為御史大夫帝無  
繼嗣至親有同產弟中山孝王同產弟子定陶王帝  
議立嗣丞相翟方進等以定陶王宜為嗣光以中山  
王宜為嗣坐議不中意在遷廷射成帝晏駕即其夜  
于太行前拜光丞相定陶立是為哀帝帝祖母傅皇

后欲與成帝母稱尊號群下多順旨惟師丹與光持  
不可丹以罪免光自先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矣  
又重遣傅太后指繇是傅氏在位者與大司空朱博  
為表裏共毀譖光後數月遂策免光曰丞相者朕之  
股肱所以共成宗廟統理海內輔朕之不逮以治天  
下也朕既不明災異重仍仍頻也日月無光山摧河決

五星失行是章朕之不德而股肱之不良也君前為  
御史大夫輔翼先帝出入八年卒無忠言嘉謀今相  
朕出入三年憂國之風復無聞焉陰陽錯繆歲比不  
登比頻也天下空虛百姓飢饉父子分散流離道路以



十萬數而百官群職曠廢姦軌放縱盜賊並起或攻官寺殺長吏數以問君君無怵惕憂懼之意對無能為言盜賊不是能為害群卿大夫咸情哉莫以為意咎繇君

焉君秉社稷之重總百寮之任上無以弼朕之闕下不能綏安百姓書不云乎母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於虜君其上丞相博山侯邛綬罷歸

元壽二年八月大司空彭宣免宣為大司空三月會

哀帝晏駕新都侯王莽為大司馬秉政專權宣上書

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美實謂昂中之實也

易曰卦九四交辭曰鼎折足覆公餗食也故宣以為言臣資性淺薄年齒老

數伏疾病昏亂遺志願上大司空長平侯邛綬乞骸

骨歸鄉里俟填溝壑莽白太后策曰惟君視事日寡

功德未效迫于老眊昏亂非所以輔國家綏海內也

使光祿勳豐策詔君君其上大司空邛綬便就國莽

恨宣求退故不賜黃金安車駟馬

平帝元始二年二月大司空王崇免先是彭宣乞骸

骨罷以崇代為大司空歲餘崇復謝病乞骸骨皆避

王莽

五年八月太師兼大司徒馬宮免官哀帝末為光祿

勳與丞相御史雜議傳太后謚不直至是王莽發傳



太后陵追誅議者官為王莽所厚獨不及宮內慙懼  
上書謝罪乞骸骨莽以太皇太后詔賜官策曰太師  
大司徒扶德侯上書言前以光祿勳議故定陶共王  
母謚禮婦人以夫爵尊為號謚宜曰孝元傳皇后稱  
渭陵東園臣知妾不得體君卑不得敵尊而希指雷  
同詭經辟說詭通也辟讀日讀以惑誤上為臣不忠當伏斧  
鉞之誅幸蒙洒心自新又令得保首領伏自惟念入  
稱四輔出備三公爵為列侯誠無顏復望闕廷無心  
復居官府無宜復食國邑願上太師大司徒扶德侯  
印綬避賢者路下君章有司皆以為四輔之職為國

綱維三公之任鼎足承君不有鮮名固守無以居位

如君言至誠可聽惟君之惡在酒前心不敢文過朕

甚多之多猶重也不奪君之爵邑以著自古皆有死之義

以官上書不文過為信不奪其爵邑論語載孔子言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引之其上太

師大司徒印綬使者以侯就第

後漢光武建武二年二月大司空王梁免臣欽若等日事具帝

王舍過

三年閏正月大司徒鄧禹免禹與赤眉戰於廼溪溪俗名圃况在河南永寧縣

師敗獨與二十四騎還詣宜陽謝上大

司空梁侯印綬有詔歸侯印綬



五年十月大司徒伏湛免初車駕征張步留湛居守時蒸祭高廟而河南尹司隸較尉於廟中爭論湛不舉奏坐策免

六年十二月大司空宋弘免坐考上黨太守無所據免歸第言無罪狀可據

十二年九月大司空李通罷通性謙恭嘗願避權勢素有消疾消中之疾自為宰相謝病不視事連年乞骸骨

帝每優寵之令以公位歸第養疾通復固辭積二歲乃聽上大司空印綬以特進奉朝請

十三年三月大司空馬成罷初本通既罷以成行大司空事居府如真數月拜揚州將軍

十五年正月大司徒韓歆免以好直言無隱諱帝每不能容嘗因朝會帝讀隗囂公遜述相與書歆曰亡

國之君皆有才桀紂亦有才帝大怒以為激發歆又重歲時飢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免歸田里

二十年四月大司空竇融免時大司徒戴涉坐所舉人盜竊下獄帝以三公參職不得已乃策免融以大

中大夫張湛代涉為大司徒湛至朝堂遺失須臾便因自陳疾篤不能復任朝事遂罷之

二十二年十月大司空朱浮坐賣弄國恩免



明帝永平三年二月太尉趙熹司徒李訢坐考中山相薛脩事不實免

四年十月司徒郭丹司空馮魴坐考隴西太守鄧融事無所據策免

十二年七月司空伏恭罷恭爲司空九年以病乞骸骨詔賜千石俸以終其事

十四年三月司徒虞延免初延代趙熹爲太尉八年代范遷爲司徒歷位二府十餘年無異政續會楚王英謀反陰事欲中傷之使人私以楚謀告延延以英潘朂至親不然其言又欲辟幽州從事公孫弘以弘交通楚王而止並不奏聞及英事發覺詔書切語延遂自殺

章帝元和元年八月太尉鄧彪罷彪視事四年以疾乞骸骨詔贈錢三十萬在所以二千石俸終其身三年四月太尉鄭弘免弘爲太尉四年奏尚書張林阿附侍中竇憲而素行贓穢又上雒陽令楊光憲之賓客其在官貪殘並不宜處位書奏吏與光故舊因以告之光報憲憲奏弘大臣漏泄密事帝詰讓弘收上邳綬自詣廷尉詔勅出之

五月司空第五倫罷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連



以老病上疏乞身以二千石俸終其身加賜錢五十萬公宅一區

章和元年六月司徒桓虞免

和帝永元九年九月劉方免

十二年九年太尉張酺免酺數上疏以疾乞身薦魏

郡太守徐防自代帝不許後以事與司隸較尉晏稱

會於朝堂酺從容謂稱曰三府群吏多非其人稱歸

郎奏令三府各實其椽史酺本以私言不意稱奏之

甚懷恨會復共謝闕下酺因責讓於稱辭語不順酺

怒遂廷叱之稱乃劾奏酺有怨言天子以酺先帝師

有詔公卿博士朝臣會議司徒呂蓋奏酺位居三司

知公門有儀不屏氣鞠躬以須詔命反作色大言總

讓使臣司隸較尉督大姦滑不可以示四遠於是策

免

十三年十一月司徒呂蓋罷

十四年十月司徒巢堪罷

十六年七月司空曾恭坐事策免續漢書日坐放弟弘農都尉炳事免

也官

安帝永初元年九月庚午太尉徐防免辛未司空尹

勤免是歲郡國被水災比州湮沒死者以千數災異



數降西羌反畔殺掠人吏京師淫雨蝨賊傷稼穡防  
比上書自陳過咎遂策免三公以災策免始自防也  
勤亦以雨水傷稼策免

三年三月司徒魯恭免恭再在公位性謙退奏議依  
經潛有補益以光病策罷

五年正月太尉張禹以陰陽不和策免

六年四月司空張敏罷初敏以疾乞身不聽是年春  
行大射禮陪位頓仆乃策罷之策曰今君所苦未瘳  
有司奏君年體衰羸郊廟禮儀仍有曠廢鼎足之任  
不可以缺以職事留君其上司空印綬

元初元年九月太尉李脩罷

二年十二月司徒夏勤罷

永寧元年十月司空李邵坐請託事免

十二月司徒劉愷罷愷視事五年稱病上疏致事有  
詔優許焉加賜錢三十萬以千石祿歸養河南尹嘗  
以歲八月致羊酒

延光元年四月司空陳褒免

二年十月太尉劉愷罷愷視事三年以疾乞骸骨久  
乃許之下河南尹禮秩如前

三年二月太尉楊震免震前後上疏切帝旣不平會



星變逆行中嘗侍樊豐等共譖之

事具於臣夜遣使害賢門

者策收太尉印綬

順帝即位初

未改元

司空劉授以阿附惡逆辟召非其

人策罷

永建元年正月太傅馮石太尉劉熹皆以阿黨大將

軍閭顯中嘗侍江京等策免司徒李邵坐吏民疾病

仍有灾異賜策免十月司空陶敦復免

二年七月太尉朱寵司徒朱張以日食罷

三年十二月大傅桓焉坐辟召禁錮者為吏罷

四年八月太尉劉光司空張皓以陰陽不和策免

十一月司徒許敬以陵轍使官策罷以千石祿終身

陽嘉二年五月司空王龔以地震策免

十月太尉龐參免參夫人疾前妻子投於井而殺之

參素與雒陽令祝良不平良聞之率吏卒入太尉府

案實其妻乃上參罪遂因灾異策免

三年十一月司徒劉崎司空孔扶免

四年四月太尉施延以選舉貪污策罷

永和元年十一月太尉龐參以久病罷

三年司徒黃尚免

五年九月太尉王龔罷龔以老病乞骸骨



六年二月司空郭虔免

漢安元年十月太尉桓焉司徒劉壽以日食免

質帝本初元年六月太尉李固免時帝八歲梁太后

臨朝固為太尉多所規正每輒從用其黃門宦者一

皆斥遣天下咸望遂平而梁冀猜固每相忌疾冀既

悖逆酖帝議欲立蠡吾侯而固與太司徒鴻臚杜喬

皆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宜立為嗣冀乃說太后策

免固竟立蠡吾侯是為桓帝

桓帝建和元年六月太尉胡廣以日食免

九月太尉杜喬以地震免

三年十月太尉趙戒免戒子志伯蜀郡人

元嘉元年四月司徒張歆罷歆字敬讓十月司空胡廣以

告老罷

二年十一月司空黃瓊免時帝欲褒崇梁冀瓊建議

有異冀意以為恨會以地震動策免

永興元年十月太尉張湯司徒吳雄司空趙戒以灾

異策免

二年九月太尉胡廣以日食免

永壽元年四月司空房植免是月南陽大水

延熹元年七月太尉黃瓊以日食免



二年八月太尉胡廣坐阿附梁冀免

四年二月司徒盛允免四月太尉黃瓊以寇賊免六

月司空虞放免九月司空黃瓊以地震免

五年十一月太尉劉矩免初矩與司空黃瓊司徒种

嵩同心輔政號為賢相時連有灾異司隸較尉以劾

三公尚書朱穆上疏稱矩等良輔及言殷湯高宗不

罪臣下之義帝不省竟以蛮夷反叛免

六年十一月司空劉寵以陰霧愆陽免

八年九月司空周景以京兆地震免

九年四月司徒許栩免七月太尉陳蕃免時李膺等

以黨事下獄考實蕃因上疏極諫事具宰帝諱其言

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遂策免之諫爭門

九月司空劉茂免初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質

下獄當死茂與太尉陳蕃司徒劉矩共上書訟之帝

不悅瑨瓚既棄帝有司承旨劾奏三公茂遂坐免

靈帝建寧元年四月司空宣鄩免八月司空王暢免

暢為司空數月以水灾策免

十一月太尉劉矩以日食免因乞骸骨卒於家

二年五月太尉聞人襲罷司空許栩免

十一月太尉劉寵以日食免策



三年四月太尉郭禧以日食罷七月司空劉囂罷

四年三月太尉聞人襲司徒許訓免是月朔日七月有食之

司空來豔司徒橋玄免時河東地裂雨雹山水暴出

玄以國家方弱自度力無所用乃稱疾上疏引衆灾

以自劾遂策免

熹平元年十二月司徒許栩罷

二年三月太尉李咸免七月司空楊賜以灾異免

十二月太尉段各與太宗廟諱音同免段為司隸較尉曲意宦

官故得保其富貴是年五月代李咸為太尉至是罷

三年十二月司空唐珍罷

五年五月太尉陳耽罷七月太尉許訓十月司徒袁

隗罷

六年七月司空劉逸免逸字代過十月太尉劉寬以日食

免是月朔日食十一月司空陳球以地震免

十二月司徒楊賜免時朝廷爵授多不以次而帝好

微行遊行外苑賜上疏言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

日月甚忤曹節等以師傅之恩故得免咎罷為少府

光和元年四月司空陳耽免是月地震侍中寺雌鷄化為雄

九月太尉張顥罷

十一月太尉陳球以日食免



二年三月徒楊滂免太尉橋玄司空袁逢罷

三年九月太尉劉寬以日食免閏月司徒楊賜以病

罷

五年三月司徒陳耽免十月太尉許馘罷

中平元年四月太尉楊賜免時黃巾賊起賜被召會

議詣省閣切諫忤旨因以寇賊免司徒張濟罷

二年二月司徒袁隗免

五月太尉鄧盛罷

三年二月太尉張延罷

四年四月太尉張溫免

十一月太尉崔烈罷

五年四月太尉曹嵩罷六月太尉樊陵罷

八月司空許相罷

六年四月太尉馬日磾以日食免

少帝即位初司徒丁宮罷

獻帝初平元年二月太尉黃琬司徒楊彪免時董卓

秉政關東兵起卓懼欲遷都以避其難彪曰天下動

之至易安之甚難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耶琬曰此

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荅使司隸校尉

宣播以灾異奏免琬彪等



二年七月司空种拂以地震免太尉趙謙罷

三年八月司徒趙謙罷

十二月太尉皇甫嵩以流星策免以日蝕灾

四年六月太尉周忠以灾異免是月扶風大風雨電華山崩裂

十月司空楊彪以地震免

十二月司空趙温以地震免

興平元年七月太尉朱雋以日食免

九月司徒淳于嘉罷

建安元年九月太尉楊彪司空張熹罷時天子新都

許大會公卿交州刺史曹操上殿見彪色不悅恐於

此圖之木得謙設託疾如廁因出還營彪以疾罷

十三年正月司徒趙温免温從車駕都許以辟司空

曹操子丕曹操怒奏温辟中臣子弟選舉不實免官

冊府元龜



册府元龜 罷免一

卷之三十三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閩縣事 臣曹鼎臣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宰輔部 二十六

罷免第三

魏太祖初封魏王鍾繇為相國數年坐西曹掾魏諷謀反策罷就

齊王正始九年二月衛將軍中書令孫資與驃騎將軍中書監劉放三月司徒衛臻各遜位以侯就第位

宰輔部



特進

晉惠帝永康元年四月誅裴頠司徒王戎之婿也頠誅戎坐免官

梁武帝大同十一年何敬容爲尚書令侍中參掌機密坐妾弟費慧明爲導倉丞夜盜官米爲禁司所執送領軍府時河東王譽爲領軍將軍敬容以書解慧明譽卽封書以奏焉高祖大怒付南司推劾御史中丞張綰奏敬容協私罔上合棄市刑詔特免職

後魏文成帝興安二年以張黎爲太尉古弼爲司徒議不合旨黜爲外都太官

孝文承明元年二月司空陸定國坐事免官罷爲兵東魏孝靜帝興和四年四月大尉尉景坐事降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北齊武成帝河清三年時婁叡爲司徒濫殺人爲尚書左承宋仲美彈奏經赦乃免

隋高祖開皇十九年九月高頴爲左僕射上柱國坐事免以公就第未幾高祖幸秦王俊第召頴侍頴獻欷悲不自勝獨孤后亦對之泣左右皆涕帝謂頴曰朕不負公公自負也因謂侍臣曰我於高頴勝兒子雖或不見嘗似目前自其解洛暉然志之如本無高



頗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

唐太宗貞觀元年十二月尚書左僕射宋國公蕭瑀  
坐事免蕭瑀爲中書令嘗薦封德彝於高祖高祖以  
德彝爲中書令太宗卽位瑀遷尚書左僕射德彝爲  
右僕射德彝素懷險詖與瑀料量將爲可奏者至太  
宗前盡變易之于時房玄齡杜如晦旣新用事玄齡  
疎瑀而親德彝瑀心不能平遂上封事論之而辭旨  
寥落太宗以玄齡等功高而瑀先懷疑阻繇是忤旨  
廢於家瑀嘗請出家太宗謂曰甚知公素愛桑門今  
者不能違意瑀旋踵奏稱臣頃思量不能出家太宗  
以對群臣吐言而取捨疾速怒之瑀稱足疾時詣朝  
堂但不入見太宗謂侍臣曰瑀豈不得其所乎而自  
嫌如此遂手詔曰朕聞物之順也雖異質而成功事  
之違也亦同形而罕用是以舟浮楫舉可濟千里之  
川轅引輪停不越一毫之地故知動靜相循易爲務  
曲直相反難爲功况乎上下之宜君臣之際者矣朕  
無聰明於元首期託德於股肱思欲去僞歸真除澆  
反朴然於佛教非意所遵雖有國之嘗經故俗教之  
虛誕何則求其道者未驗福於將來循其教者翻受  
辜於旣往至若梁武窮心於釋氏簡文銳意於法門



傾帑藏以給僧祇殫人力以共塔廟及乎三淮沸浪  
五嶺騰煙假餘息於熊蟠引殘魂於雀穀子孫覆亡  
而不暇社稷俄頃而為墟報施之徵何其謬也而前  
太子太保宋國公瑀踐履車之餘軌襲亡國之遺風  
棄公就私未明隱顯之際身俗口道莫辨邪正之心  
循累葉之殃源祈一身之福本上以違忤君王下則  
扇惑浮華往前朕謂張亮云卿既好佛何不出家瑀  
乃端然自應請先入道朕即許之尋復不用一迴一  
惑在於瞬息之間自可自否變於帷帟之內所謂乖  
棟梁之大體豈具瞻之量乎朕猶隱忍至今瑀尚全  
無悔改宜即去茲朝闕出牧小藩可商州刺史仍除  
其封

二年正月辛未司空魏國公裴寂坐事免先是有沙  
門法雅怨望妖言伏法寂辭與相連坐免歸蒲州俄  
追入闕未幾有狂人自稱信行寓居汾陰言多妖妄  
嘗謂寂家僮曰裴公有天分于時信行已死寂監奴  
恭命以其言白寂寂惶懼不敢聞奏陰呼恭命殺所  
言者恭命縱令亡匿寂不之知寂遣恭命收納封邑  
得錢百餘萬貫用而盡寂怒將遣人捕之恭命懼而  
上變太宗謂侍臣曰裴寂有死罪四焉為三公與妖



人言辭相涉罪一也事發之後乃負憤怒稱國家有天下是其所讓罪二也巫言有天分匿而不奏罪三也陰行誅殺以滅口罪四也我殺之非曰無辭矣議者多言流配朕其從衆乎於是徙交州後竟流靜州十七年五月中書令楊師道爲吏部尚書庶人承乾逆謀之洩也師道與長孫無忌房玄齡同按其獄師道假子趙節與承乾通謀師道微諷太宗冀活之繇是獲譴獄未竟不令視事後數日太宗謂侍臣曰師道任寄不輕無心體國翻溺情於假子豈可更居股肱之任於是拜吏部尚書

七月丁酉司空太子太傅梁國公房玄齡以母憂罷職

高宗永徽六年七月戊寅以吏部尚書柳奭爲遂州刺史奭后舅歷位中書令后旣寵衰不敢久在機密頗上表固辭轉爲吏部罷中書門下事尋而后母薨夫人被責不許入宮奭繇是出爲遂州刺史

顯慶五年秋七月丁卯度支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盧承慶坐科配失所免官

龍朔三年夏四月戊子詔曰右丞相兼行殷王府長史河間郡公李義府緣茲小技累升顯地塵露之益



未表於銓流公廉之譽有紊於彝典漏禁中之語甯寵授之朝恩交占候之人輕朔望之哀禮蓄邪黷貨實玷衣冠念惡嫉賢載虧政道特以任使多年未忍加其重罰宜從遐棄以肅朝倫可除名配流雋州其子太子右司議郎津專恃權門罕懷忌憚奸滛是務賄賂無厭潛報機密亦宜明罰屏跡荒裔配流振州則天載初元年地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韋萬質坐與弓嗣業通謀配流嶺表

天授元年十月簡較內史宗秦客坐贓降授鎮州遵化縣尉

延載元年八月戊寅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崔元綜以罪流于振州元綜篤信釋典好潔細行董辛不歷口者二十餘年雖外示謹愿而情深刻薄每受制鞠獄必披毛求疵陷於重辟以故人多畏而鄙之至是配流朝野莫不稱慶

聖曆三年正月天官侍郎鳳閣鸞臺平章事吉頊坐事貶流嶺表

久視元年閏七月己丑鸞臺侍郎李嶠遷爲成均祭酒罷政事時以天官侍郎張錫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以嶠錫之甥故也



長安四年三月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蘇味道請還鄉改葬其父優制令州縣供其葬事味道因此侵毀鄉人墓田役使過度為憲司所劾左授防州刺史

中宗神龍元年正月乙卯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房融以親附張易之兄弟配流嶺表

五月甲午封侍中齊國公敬暉為平陽郡王桓彥範為扶陽郡王袁恕已為南陽郡王中書令漢陽公張柬之為漢陽郡王中書令博陵公崔玄暉為博陵郡王並加特進令罷知政事外示優崇而實奪其權也

睿宗景雲元年七月同中書門下三品唐休璟致仕休璟在任無所弘益以老病罷歸私第

是月又以黃門侍郎參知機務崔日用為雍州長史中書侍郎參知機務薛稷為散騎嘗侍時稷與日用爭於帝前稷曰日用傾側諂附三思幾危社稷非忠臣賣友事主非義士也日用曰臣往雖有官過今立大功當韋氏悖逆擅權之時大事去矣臣與太子肩謀靖難陛下棄瑕錄用備位左右如稷外託國親內附逆黨易之楚客恩同骨肉傾側者正屬薛稷不屬於臣故並停政事



二年二月出中書令姚元之爲申州刺史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宋璟爲楚州刺史初元之入輔也進忠良退不肖賞罰必中朝綱克舉又選補平允委用廉吏權門請託無所復行時議以爲復貞觀永徽之政也而太平公主專權觀太子明察恐不利已廼陰謀廢黜時元之璟等處官臣恐其爲變具以啓聞及公主出蒲州尤所怨謗皇太子不獲已而奏出焉十月帝御承天樓引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安石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郭元振左御史大夫同中書門下三品竇懷貞侍中李日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平章事張說制責之曰自頃以來政教尤闕時或水旱人多困弊府庫益竭寮吏日滋僂俛政途罔然如失雖繇朕之薄德固亦輔佐非才安石可尚書左僕射東都留守元振可吏部尚書懷貞可左御史大夫說可尚書左丞並停知政事

玄宗開元元年十二月癸丑尚書左丞相兼黃門監劉幽求紫微令張說並罷知政事以幽求爲太子少保說爲相州刺史

十二年二月己酉詔曰中書令張嘉貞備位宰相夙承恩命不能勵其公節以訓私門其弟嘉祐頃緣獎



受遷在清秩馮寵自肆黷貨有彰豈可仍踐台階儀  
刑百辟貶居潘守俾肅朝倫可幽州刺史張說遂代  
爲中書令嘉貞惋恨謂人曰中書令幸有三員何相  
迫之甚也

嘉貞弟嘉祐爲金吾將軍時以賍狀  
聞張說勸嘉貞素服待罪不得入謁

十四年四月庚申停兼中書令張說勅曰特進行尚  
書右丞相兼中書令燕國公張說往屬艱難輸誠於  
履險及茲輔相潤色於告成而不肅細微之人頗乖  
周慎之旨朕略小存大念舊錄功且法不欲屈宜罷  
中樞之務義亦有在更全端右之榮宜停中書令餘  
如故

十七年六月甲戌制曰出納王言發揮綸翰宰臣之  
任選衆推賢簡較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杜  
暹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元紘等咸勵忠  
勤用登樞揆雖清以自牧而道則未弘不能同心戮  
力以祇帝載而乃肆懷相短以玷朝倫朕緣事醜股  
肱情惟隱蔽掩其惡而不率遂其過而彌彰將何以  
緝叙三光儀刑百辟宜廻中禁俾列專城暹可荊州  
長史元紘可曹州刺史又制尚書左丞相兼侍中源  
乾曜十載持衡一心自牧台昂斯重管綜惟繁雖勤  
在公而暮年微疾俾司端揆罷劇中樞宜停侍中其



尚書左丞相如故

天寶五載四月左丞相李適之罷知政事初李林甫構成其罪遂罷知政事守太子少保遽命親故歡會賦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啣盃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

肅宗至德二年二月以左丞相韋見素平章事裴冕爲左右僕射並罷知政事冕性忠勤悉心奉公稍得人心然不識大體以聚人曰財乃下令賣官鬻爵度僧尼道士以儲積爲務人不願者科令就之其價益賤事轉爲弊肅宗移幸鳳翔罷冕執政

五月吏部尚書平章事房瑄以門客琴人董廷蘭受賂罷相爲太子少師

三年五月以中書侍郎平章事張鎰爲荊州大都督府長史鎰都統淮南等道諸軍事鎮汴州招討河北逆賊賊黨史思明爲賊守范陽表請歸順鎰揣知其僞恐朝廷許之手札表奏云思明克豎因逆竊位兵疆則衆附勢奪則人離包藏不測禽獸無異可以計取難以義望不以威權假之又奏滑州防禦使許叔異性狡多謀臨難必變望追入宿衛時肅宗意已定表入俱不省鎰爲人簡淡不事中要會有宦官自范



陽及滑州使還者皆言思明叔冀之誠懇肅宗以鑄不切事機遂罷之後思明叔冀皆如其言

代宗以寶應元年四月庚午卽位六月庚申中書令李輔國上表請遜位乃特封爲博陸王罷中書令復詔許唯朝朔望

二年正月吏部尚書平章事領度支鹽鐵轉運租庸使劉晏爲太子賓客坐與中官程元振交通元振得罪晏罷相黃門侍郎平章事李峴爲太子詹事峴作相一月爲近要所擠遂失恩而罷

廣德元年十二月侍中苗晉卿罷知政事冊爲太保帝卽位晉卿年已衰暮吐蕃寇長安晉卿病卧私第蕃賊聞之逼劫晉卿閉口不言賊不敢害及帝自陝至遂有是命

德宗大曆十四年卽位八月以懷州刺史喬琳爲御史大夫平章事琳本粗才年高有耳疾帝每顧問對答失次論奏不合時機居相位凡八十餘日除工部尚書罷政事

建中二年七月楊炎罷相爲左僕射時德宗嘗訪宰相群臣中可以大任者盧杞薦張鎰嚴郢炎舉崔昭趙惠伯帝以炎論議益踈濶遂罷炎相



四年十二月貶門下侍郎平章事盧杞爲新州司馬  
癸酉以中書侍郎關播爲刑部尚書杞與播俱從幸  
奉天杞與白志貞等先貶出播尚知政事中外囂然  
以爲不可遂罷相改刑部尚書大臣韋倫等皆泣於  
朝曰宰相不能謀猷劫贊以至今日而尚爲尚書誠  
可痛哉

興元元年四月德宗在梁以諫議大夫平章事姜公  
輔論事失旨罷爲左庶子

貞元元年九月中書侍郎平章事劉從一以疾請告  
至是病甚辭位章疏六上乃許除戶部尚書

二年正月門下侍郎平章事盧翰罷爲太子賓客

是年給事中崔造守本官平章事機謀權變非其所  
長釐革度支弊事却爲繁擾數月以疾辭除右庶子  
三年八月除兵部侍郎平章事柳渾爲右散騎嘗侍  
停知政事時張延賞與渾同列延賞怙權矜已而疾  
渾守正俾其所厚謂渾曰相公舊德但節言於廟堂  
則重位可久渾曰爲吾謝張相公柳渾頭可斷而舌  
不可禁也自是爲其所擠故有是命

李勉爲司徒平章事勉嘗言盧杞姦邪而時人多云  
正直然自是見踈遂累表陳讓方罷政事



十年十二月宰相陸贄罷爲太子賓客時裴延齡判  
度支天下皆嫉怨而獨幸於天子朝廷無敢言其短  
長者贄獨身當之陳其不可用延齡固欲去贄而代  
之又知贄之與已多阻其奏請也謗毀百端翰林學  
士吳通玄故與贄同職姦巧刻薄與贄不相知贄與  
延齡相持有間因盛言贄短宰相趙憬本贄所引因奏  
對嫉贄之權密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延齡延齡益  
得以爲計繇是天子益信延齡而不直贄竟罷贄相  
以爲太子賓客而黜張滂李充等權言事者多言其  
屈贄固畏慎及爲賓客拒門不通交親

十三年九月詔曰任重謀猷道在忠諒辭疾之情旣  
懇優賢之義斯崇中書侍郎平章事盧邁朝序公才  
操履端敏弼諧庶政夙夜惟寅恭恪之心每思獻納  
而支體未適固請優閒累表敷陳懇誠彌切將遂其  
志予衷耿然爰舉朝章式加命秩可太子賓客  
十四年七月詔曰任人之道必在無私審官之宜所  
期適用給事中平章事趙宗儒早以文學累更職任  
自居樞近頗歷歲時雖夙夜載勤而政理猶舊式移  
秩序以叶朝經可太子右庶子

十九年七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齊抗以疾罷爲太



于賓客

二十一年七月下詔曰朕承天眷命獲主兆人思致  
邕熙用康區夏布和緝化屬在輔臣所謂適宜寔爲  
通典銀青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平章事上柱國鄭  
珣瑜銀青光祿大夫守刑部尚書平章事上柱國鄭  
郢等咸以忠靖累更班列秉燹兢慎植操貞嘗自叅  
輔中樞皆能勵節祗勤庶務夙夜惟寅歲月滋深嬰  
纏疾恙衮職有闕無以彌綸况銓綜爲選士之本刑  
法乃生人之命俾從專掌以盡至公宜輟台司副予  
所委珣瑜可吏部尚書郢可守刑部尚書

憲宗初司空平章事于頔坐子殺人降授恩王傳絕  
朝請

元和四年二月丁卯制曰王者重輔弼之任明進退  
之宜聞善卽升知否則捨茲朕所以推誠不惑與物  
無私者也銀青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兼弘文館太學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陽武縣  
開國侯鄭絀早以令聞入叅禁署永惟勤績出授台  
司期爾有終規予不逮歲月茲久謀猷寢微罔清靜  
以慎身每因循而保位旣乖素履且鬱皇猷宜副群  
情罷茲樞務朕以其久居內職素事先朝恩厚君臣



貴全終始俾從優閒之秩用示寬大之恩可太子賓客

五年九月中書侍郎平章事監脩國史裴垕以疾請告十一月罷爲銀青光祿大夫兵部尚書

六年正月壬辰制曰爰立輔臣以熙庶績聿膺其任是亦難能至於明用捨之宜全始終之道茲惟大體

寧亡予懷中散大夫守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弘文館太學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李藩早以

學行聞于縉紳泊升朝端克慎素履頃者拔於非次列在鈞衡是宜直已以佐時匪躬而納誨用副明獎

越於嘗倫而授任已來再逾年序夙夜之勤雖著弼諧之効未孚將何以允至公之求成天下之務宜輟

黃樞之重向居端尹之崇爾其勉之式謂優禮可守太子詹事散官勲賜如故藩素有清名及追李吉甫

於淮南未至藩有拒之意吉甫至頗不平屢攻其短遂罷焉

十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逢吉罷相將討淮蔡日久王師數不利言事者多以罷兵爲請逢吉附其議

憲宗不悅無何比部員外郎張宿以他門進逢吉出爲濠州刺史宿上疏自理憲宗將擢爲諫議大夫逢



吉廷爭久之且曰去臣用宿可也繇是又忤旨遂罷相

八年正月辛未制曰文昌六官宗伯掌禮選授之重自昔攸難非夫台衮之臣分全於始終縉紳之議素洽於群倫則無以允是優崇膺茲名秩正議大夫守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扶風郡開國公權德輿與學雄詞虛襟曠度稟中和之氣弘信厚之規夙彰厥猷歷踐清華乃若徊翔省閣祇服大僚咸推鎮俗之風遂致濟川之望朕永惟理本宵旰在懷嘗期獻納之功深屬弼諧之任爰徵僉論俾列鼎司勤勞亟步於歲時謙挹每形於造次是用委春卿之職輟樞務之殷任事呈能庶先會府帥屬而理汝往欽哉可守禮部尚書

九年二月癸卯制曰輔相之任所貴乎納忠進退之宜寔重於申禮其有以勞奉國以疾固辭聿懷謙讓之風是舉優崇之典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高邑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李絳端莊秉燹亮直循道抱凌寒之勁節標肅物之貞規嘗以懿文參于內署亦以公望貳于地卿竭其器能茂著宦業洎居衮職左右朕躬遠慮



必陳讜言無隱竭致君之志弘濟俗之方確然真心  
爵有休問而步履嬰疹趨侍爲難披誠上聞稽首求  
免乃眷毗倚久之未從星霜屢遷裘懇彌激宗伯秩  
禮時惟大寮宜從喉舌之班用輟鹽梅之寄庶因清  
簡俾遂願真膺茲寵章敬服爾命可守禮部尚書散  
官封賜如故

十一年八月壬寅詔曰朕恭已臨人勵精思理二三  
執政繇吾股肱念始終之罔虧於進退而尤重苟或  
將明失中輔道不專依違于懷尚慎斯舉君臣之義  
豈不弘乎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韋貫之早著淑聲累更顯貫  
潤以文藻懿其風猷爰膺選衆之求式佇弼予之美  
而自當鈞軸屢變星霜虛襟以聽未聞至論非啓沃  
之道有所不行何爽諧之功蔑爾無效欲抑浮華之  
路在捐朋黨之私人亦具瞻事將奚副用解樞機之  
務俾居衡鏡之職克久斯任宜和厥心可守尚書吏  
部侍郎散官勳如故時貫之以蔡鎮未平天下勞於  
餽餉慮或水旱乘之則力屈難振屢請緩承宗而專  
討元濟繇是與裴度爭是非於帝前時專任度以戎  
事故罷貫之以望其功成初貫之爲相嚴身律下以



清流品爲先故門無雜賓有張宿者利口得倖於憲宗擢爲左補闕將使淄青宰臣裴度欲爲請章服貫之曰小人以他門獲進吾輩未能排抑豈要假其恩寵耶所議遂寢宿深啣之卒爲所構誣以朋黨罷爲吏部侍郎不涉旬出爲湖南觀察使

十三年戊戌詔曰夫爲君者求舊以申其用施恕以遂其情爲臣者陳力以効其能奉身以明其志故在上則始終之道備居下則進退之義全茲惟休哉用厚德禮銀青光祿大夫守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江夏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李鄴居潔履方端明審固有沉毅莊重之質有堅剛迅敏之心勁節夙表於屯夷利器久彰於中外朕所以跡其衆善詢及廢工登之台階授以政柄將欲籍其碩望弘厥壯猷而固辭之誠再疏頗切然猶不允其請所冀或副予懷迨此旬時勞于夙夜益願頤養堅稱衰疾宜罷樞軸之殷俾居喉舌之重就閒高秩式示優崇可守戶部尚書

十四年十二月乙卯制曰致君之道爰在輔臣發揮正經端理教化或彞倫未叙公議不明免其所職蓋嘗典也正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崔群根於溫恭發以詞彩踐履  
臺閣潤色絲綸嘗以敏才列於宥密考能觀行益表  
謙勤擢處鈞衡用參大政緝熙之績每竭其謀猷翊  
贊之心亦彰於夙夜朕旰食思理注於話言善而可  
行無不虛受而顧問之際謂近於至公詳取之間或  
違於事實將何以同底于道化洽萬方宜罷印於中  
樞俾報政于外服優以顯秩爾其勉之可使持節都  
督潭州諸軍事守潭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湖南都  
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勲賜如故

穆宗長慶元年正月制曰師長庶工摠詳六職重任  
又曠益難其人自非體參股肱位列鈞鼎能引以知  
退致禮而加恩則授受之間何以允茲任也朝議大  
夫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襲徐國公蕭俛門承華衮  
位列清華用能周物志在佐時勤內署之論思肅南  
臺之綱紀朕初承天序擢處台階推一心獻納之誠  
贊四方經營之績及此踰歲累陳懇詞微恙所侵堅  
請難奪朕憂勤庶政親委大臣務厚始終以全進退  
旣謝弼諧之任宜加端揆之崇爾宜戒之服我優秩  
可守尚書右僕射勲賜如故俛以西川節度使王播  
前任鹽鐵使日廣進財貨強名羨餘固位竊恩不憚



清議及鎮益部又傾竭貢獻以圖台衡宰相段文昌助之勢不可遏悅遂於閤內及延英屢諫不納乃以官進退異帝感悟竟不從故有是拜

二年二月制曰宰相者朕之腹心和合天下在乎鎮靖藩服兼附親遠方將弘遂物之宜必有更張之道正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騎尉賜紫金魚袋崔植徃在先朝頗推廉直馴行唯謹保萬古之風清德不渝紹四公之業遂昇左掖實著能名駁正之美稱於朝列朕以孝公太傅代載忠貞擢於相門授以台席顧惟寡昧奉若不圖每念爲君之難敢忘從諫之義推誠聽納虛已咨詢庶洽群心以迎和氣叔敖是期於秉羽汲黯謂致於寢謀宵分以興日旰忘食昔藩國多事平津讓侯陰陽未和石慶辭位惟爾謙遜豈嘗求安稱疾拜章勤亦至矣雖惕日之年未及而寢冰之意尚堅遂輟樞機用成美志崇以天秩長以秋官君臣之間朕無所愧可刑部尚書散官勲賜如故植在相位端慎信厚有餘而無開物成務之用屬穆宗初幽鎮阻兵方隅多事機務壅滯繇植而失者居多後因堅卧拜章請免遂以刑部尚書罷相



六月甲子制曰朕端已推誠資於輔相求人與衆諒在訐謨所以徇公卿之言從士庶之望輟任淮海俾居台階舉先朝勲業之臣當四海具瞻之任推心委柄期在賢能誠效靡孚余將安望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晉國公食邑三千戶裴度器本端誠道惟蹇諤挺松筠之操蘊桂玉之恣望積巖廊功書竹帛策勲報爵寵極人臣朕恭守睿圖推心輔弼聿求雋彥思致雍熙推昇論道之司再授樞衡之任虛心有日佇乃嘉猷而鼎飪未調弛張異制誠宜有犯無隱忠讜必陳使余誠懷不感聞聽何苟容於造次致有間於笙簧棘木旣窮匪辭焉驗昔漢以陰陽不和册免丞相今爾訐謨或爽宜罷台司疇勲績以尚功錄忠勞而念舊俾居右揆非謂左遷用宗師長之榮勿以優閒自薄可守尚書右僕射散官勲封如故

又制曰宰相者列位巖廊權叅造化內操政柄上代天工朕嗣守丕圖思興至理每於擢用冀獲雋良爲善有聞必資獎寵罹於僊謗用罷台階通議大夫守尚書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元稹游藝資身明經筮仕累應科選益振芳華



茂識宏才登名晁董之列佳辭麗句馳轂鮑謝之間  
頃在憲臺嘗推舉職比及遷黜亦以立聞是以擢以  
周行典斯誥命泊叅密近旋委台衡宜竭謀猷盡於  
毗贊而乃不思弘益之道遂嬰詿誤之嫌察以中情  
雖非爲已行茲左道豈曰效忠體涉異端理宜偕黜  
朕以君臣之分貴獲始終任使之時亦聞獻懇每思  
加膝寧忍墜泉猶弘在宥之心俾列專城之寄左都  
之大三輔推雄控壓關河連屬官苑勉於政績副我  
恩私可使持節同州諸軍事守同州刺史充本州防  
禦長春官等使散官勳賜如故

文宗開成四年五月景申以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國  
子祭酒平章事鄭覃爲右僕射以門下侍郎同平章  
事陳夷行爲吏部侍郎覃以門蔭入仕少清苦貞退  
不造次與人接狎位至國相所居未嘗脩飾纔足以  
庇風雨家無媵妾時人仰其素風頃李宗閔在相位  
嘗有侮易之言後李德裕入相驟加引用覃故怨宗  
閔而厚於德裕凡宗閔之交遊引用者覃盡以朋黨  
排之時人以此不直夷行以文學進身獨不群及爲  
宰相素與宗閔有隙故善於覃以排斥朋黨爲已任  
而多及善良因並命罷之



懿宗乾符六年黃巢陷桂管五月賊圍廣州仍與廣南節度使李晷浙東觀察使崔瑒書求保薦乞天平節鉞瑒岩上表論之詔公卿議其可否宰相鄭畋盧雋爭論於中書詞語不孫俱罷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僖宗即位時劉鄩為相及蕭倣崔彥昭秉政素惡鄩乃罷鄩知政事簡較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是日鄩押班宣麻竟通事引鄩內殿謝不及笏記鄩自叙十餘句語云霖雨無功深愧代天之用煙霄失路未知歸國之期帝為之惻然

昭宗乾寧二年八月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監脩國史諸道鹽鐵轉運崔昭緯罷知政事為太子賓客昭緯性奸纖忌前內結中人外連潘帥屬朝廷微弱每託援以凌人主昭宗明察心不能堪以誘召二鎮將兵請闕賊殺宰相內臣帝深切齒會太原之師誅王行瑜罷相授僕射又以託附汴州再貶梧州司馬尋降制數其罪中使至荆南斬之

明宗天成二年丙戌制曰朕恭膺大寶虔荷丕基選衆與能克保君臨之道寶賢念舊庶符帝賚之資孫



是推以腹心授之衡柄異扶持於寡昧申啓沃於始終其樂在宴安勇於冲退宜暫均於勞逸思顯示於優隆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兼工部尚書平章事監脩國史上柱國樂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任園天授宏材波澄偉度早負公侯之器深懷將相之資智擅圓方謀惟通變先皇帝中興景運再造鴻圖夙叅佐命之功迥著安時之業克平邛蜀大掃妖氛鬱有殊庸雅爲良弼朕惟薄德尋所注懷爰自六卿擢居四輔秉國鈞之重任掌邦計之劇權內罄沃心外彰陳力方期委任遽閱封章曲徇汝懷固違朕旨旣披陳而莫抑在進退之有嘗宜更鳳沼之尊俾踐龍樓之秩勉從願養勿替謀猷可落平章事太子少保三年三月己未制曰朕聞老氏談經無如知止素王窮易當在庶幾賢哲所以保身進退於焉合道其有位居元輔功叙彞倫節宣微爽於冲和休致屢堅於章表酌其陳力莫若從人俾迴席於三台就懸車於百揆特進行門下侍郎兼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太微官使弘文館大學士上柱國滎陽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鄭珽皇朝軒冕清廟笙鏞崇令望於縉紳節雅音於律度而自再持鈞軸益顯公



忠尋更近帝之居兼杜掃門之跡克已復禮爲官擇人爰屬巡幸浚郊務名賢而好善經營維邑煩上相以十年方賴嘉猷忽嬰美疹豆耳何妨於寂聽灰心頓悟於浮榮高慕赤松勇辭黃閣朕以方調殷鼎尚睠晉罇欲盡慇懃具觀堅切可久之規斯在再三之請莫違所以特許抽簪免勞借箸進崇階於開府假優秩於不朝仍益井田俾享風俗於戲初奚請老不無內舉之規張禹言情亦有私恩之事唯卿奉身而退其德不回予實嘉焉美兼善也勉從願養永保初終可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致仕仍加食邑五百戶

末帝清泰二年十月戊寅制尚書左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弘文館大學士太微宮使趙郡公食邑二千石食實封二百戶李愚可守本官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監脩國史判三司彭城郡公邑千五百戶劉昫可守尚書右僕射皆免知政事昫司邦計意在至公欲除積弊傷於太察初帝自鳳翔至切於軍賞時王致判三司詔問錢穀奏數百萬在及慶賜無幾帝怒用昫代致昫性初疾惡又懼訶譴及搜索簿書命判官高延賞昫計窮詰乃積年殘租或至



務不怠詰之不已屢遷歲時計司主典利其所係不  
欲搜擿至是藏蓋彰露昫具條奏可徵者悉督之無  
以償者以籍進韓昭備言繇是逋者咸蠲除之窮民  
相與歌詠唯王典怨沮乃謀僞書昫名差務官昫疑  
不繇已詰之獄成云自昫別室內弟御史陳觀鞫訊遣  
吏取公文昫曰吾一病妻比無別室御史見凌亦須  
循理觀仍遣吏不已及罷相之日群吏攜三司印復  
萃月華門外聞宣昫罷乃相賀快活矣及昫歸第三  
司無一人從至第者傳所謂盜憎民惡其可忽諸李  
愚褊急素不悅馮道昫與道婚家及道出鎮凡中書  
積滯事愚指昫云君親家翁所爲昫與之口訟動至色  
厲吏俱惡之乃揚言於外二人欲相毆穢語及之愚  
之秉執昫之多防帝采其言俱罷之

晉高祖天福四年四月樞密使劉處讓每有敷奏多  
不稱旨會處讓丁繼母憂因議罷樞密使其本院庶  
事並委宰相分判

漢隱帝乾祐元年二月制曰朕虔承遺訓嗣守鴻基  
嘗懼眇冲不克負荷所以師臣畏相稽衆從人採沃  
心造膝之謀詢繼體守成之道其或力非任重才不  
迨時有玷天工顯貽物議宜從罷免用儆厥德開國



佐命輔聖功臣光祿大夫行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隴西縣開國伯食邑七  
百戶李濤早預朝倫素虧時望繼踐清華之列曾無  
倜儻之名先皇帝應運開階濟物成務未明求理虛  
已待賢擢自禁林升之槐路旣委宰衡之任茂聞帷  
幄之謀迫及眇躬初親庶政被顧問之際屢覩醜  
當獻替之時無聞詆訐復虧嚴重但務詖諧詎爲君  
子之儒殊失大臣之體重以梓官在殯國步多艱屢  
陳違衆之言頻建出師之意率爾獨見豈是臧謀朕  
方務含弘與全終始雖包荒而在念慮假器以興譏  
俾輟中樞式存大體仍令還第庶用省躬惟爾自貽  
無我有怨苟能思過豈吝推恩可罷免勒歸私第  
周顯德四年八月乙亥制曰鴻水未堙舟楫賴濟川  
之用密雲旣雨郊原成利物之功惟賢哲之保躬蹈  
初終於元吉我有良相時惟正人七年竭力於扶持  
六氣遂乖於願養踰歲伏枕九陳讓章敦諭雖頻告  
請彌切暫輟秉鈞之任不移論道之資仍益戶封斯  
爲異數推忠協謀佐理功臣特進守司空門下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上柱國隴西郡開國  
公食邑一千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李穀昔事先朝



勤勞王室暨登上相佐佑朕躬疾因憂國而有加志  
 在避權而知足煩燮調而斯久釋難重以爲宜漸俟  
 痊平別期委任俾展輅車之禮用光水土之官惟爾  
 誠明當體優異凡百有位知予尚賢可守司空加食  
 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功臣散官勲如故仍令所  
 司擇日備禮冊命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甌寧縣事 臣孫以敬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宰輔部

譴讓

夫委質事君陳力就列有官守焉有言責焉其或因  
 職事之墮廢被公朝之訶譴寘於司敗時惟國典矧  
 乃輔弼之任左右厥辟宜翼統紀表正倫類百工承  
 式庶民爾瞻苟有任非其人心或附下懷情不盡越



職舉事屬災異之著見或水旱之作沴變治攸繫措  
置失宜至或論議非當謗咎交集賦歛無藝蠹弊隨  
生繇是賜以璽書責以吏事乃有賜車馬以就第上  
印綬而歸田其致詰之深或引決為謝者蓋有之矣  
若乃秉心無苟本乎納忠守道居嘗因以蒙毀者亦  
奚愧焉

漢蕭何高帝時為相國為民請曰長安地陝上林中  
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藁為獸食

藁禾租也  
言人恣田

之不收其  
藁稅也

帝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為請吾苑

乃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正衛尉侍

衛尉名字史失  
之也侍謂侍天

也前問曰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

事具總錄  
部救患門上

不憚是日使使持節赦出何

張蒼文帝時為丞相任人為中候

蒼有所保舉而其  
人為中候之官

大為姦利帝以為讓遂病免

衛綰景帝時為丞相三歲武帝立建元中丞相以景

帝病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

天子不親  
政則丞相

當理之而縮  
不申其寬免之

石慶武帝時為丞相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

無名數者四十萬

名數若  
今戶籍

公卿議欲請徙流民于邊

以適之

適讀  
日諛

帝以為慶老謹不能與其議

與讀  
日豫

乃賜



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為請者慶慙不任

職上書曰臣幸得待罪丞相疲駑無以輔治城郭倉

廩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

侯邛乞骸骨歸避賢者路帝報日間者河水滔陸滔音漫

也高平日陸漫音莫干切泛濫十餘郡隄防勤勞弗能墜塞墜音漫

朕甚憂之是故巡方州東方諸州禮嵩嶽通八神以合宣

房自言致禮中岳通敬八神合濟淮江歷山濱海濱音濱

者循歷海而行也問百年民所疾苦惟吏多私徵求

無已惟思也去者便居者擾故為流民法以禁重賦

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在舊居者則見

役調故為流人設法又禁吏之重賦也一日去者為

吏出使居人乃者封泰山皇天嘉貺神物並見貺賜也見

也顯示朕力荅氣應未能承意言自脩以報瑞應是以

切比閭里知吏姦邪比較考也委任有司然則官曠

民愁盜賊公行曠空也人不舉往年觀明堂赦殊死

無禁錮咸自新與更始今流民愈多計文不改郡上計文

不書自文飾改正也君不繩責長吏而請以興徙四十萬口搖

蕩百姓蕩動也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無罪而坐率幼年無罪

坐為父兄所率而并徙朕失望焉今君上書言倉庫城郭不充

實民多貧盜賊衆請入粟為庶人慶自以居相位而不能理請入粟已

罪退為庶人夫懷知民貧而請益賦懷此動危之而辭位

丹行元龜宰輔部



謂動百姓使其危欲安歸難乎以此危難之事君其

惡而自欲去也反室若此自為理當慶素質見詔報反室自以為得

許欲上印綬掾史以為見責甚深而終以反室者醜

惡之辭也或勸慶宜引決令自慶甚懼不知所出遂

復起視事慶乃以謹得終

田蚡武帝時為丞相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

上帝迺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凡言除者除去

嘗請考工地益宅帝怒曰遂取武庫是後迺退考工

之屬官也至作器械上貢其請故謂之曰何不遂取武庫蚡乃止

暴勝之武帝時為御史大夫矣太子軍敗南奔覆盎

城門得出長安城南出東頭第一門會夜司直曰仁

部閉城門坐令太子得出城丞相劉屈氂欲斬仁勝

之謂丞相曰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柰何擅斬之丞

相釋仁釋放帝聞而大怒下吏責問御史大夫曰司

直縱反者丞相斬之法也大夫何以擅止之勝之惶

恐自殺

蕭望之宣帝時為御史大夫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

嘗平倉帝善之望之非壽昌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

望之又奏言百姓或乏因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

不任職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為之不明今首歲日月



少光 首歲歲之初 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宰相 言

公非其人又言咎在 臣等是其意毀丞相 乃下侍中建章衛尉金安上光

祿勳楊惲御史中丞王忠并詰問 三人同 望之望之

免冠置對天子繇是不說 繇讀與由同 後丞相司直

繇延壽 繇音 奏侍中謁者良使承制詔望之望之再

拜已良與望之言望之不起因故下手 伏地而 而謂

御史曰良禮不備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問

病朝奏事會庭中差居丞相後丞相謝大夫少進揖

令丞相數病望之不問病會庭中與丞相鈞禮 不為

之差 也 時議事不合意望之曰使年寧能父我耶 寧能與吾

同邪 知御史有令不得擅使望之多使守史自給車

馬之杜陵護視家事 自給車馬者令其 少史冠法冠

為妻先引 少史曹史之下者 又使賣買私所附益凡

十萬三千 使其史為望之家有所賣買而 案望之大

臣通經術居九卿之右本朝所仰 右上也 至不奉法自

脩倨慢不遜攘 攘古讓字 受所監藏二百五十以上 二百

以上者當所衛令坐罪之次若今 請逮捕繫治帝於

是策望之曰有司奏君責使者禮遇丞相亡禮廉嚴

不聞敖慢不遜 敖讀 亡以扶政帥先百僚君不深思

陷於茲穢朕不忍致君于理使光祿勳惲策詔左遷



君為太子太傅綬印其上故印使者使者即謂楊惲也命惲綬太傅印而望之以大夫印上於惲便道之官君其秉道明孝正直是與帥意亡誓靡有後言

黃霸宣帝時為丞相樂陵侯史高以外屬舊恩侍中

貴重霸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詔問霸太尉官罷

父矣丞相兼之所以偃武興文也如國家不虞邊境

有事如或左右之臣皆將率也夫宣明教化通達幽

隱使獄無冤刑邑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

任焉言欲拜將相事在其朕也侍中樂陵侯高帷幄近臣朕之所

自親具知其君何越職而舉之尚書令受丞相對霸

免冠謝罪數日乃決乃得免罪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

于定國元帝初為丞相貢禹為御史大夫帝始即位

關東連年被灾害民流入關言事歸咎於大臣言事者三

上書陳事也帝於是數以朝日引見丞相御史五日以聽朝故云朝

日入受詔條責以職事曰惡吏負賊妄意良民賊伐不得

恐負其殿故妄趨善人致其罪也至亡辜死或盜賊發吏不亟追而

反繫亡家亟急也不及追賊反禁繫失物之家後不敢復告以故寢廣

寢漸也民多冤結州郡不理連上書者交於闕廷二千

石選舉不實是以在位多不任職謂令長丞尉民田有灾

害吏不肯除收趣其租以故重困赴讀曰促重音值用切關東

宰輔部



流民饑寒疾疫已詔吏轉漕虛倉廩開府裁相賑救  
賜寒者衣至春猶恐不贍贍足也今丞相御史將欲何

施以塞此咎塞補也悉意條狀陳朕過失悉盡也定國上

書謝罪永光元年春霜夏寒日青亡光上復以詔條

責曰侍郎有從東方來者言民父子相棄以遭飢饉不能相養

丞相御史案事之吏匿不言邪將從東方來者加增

之也何以錯繆至是錯眩也繆違也謂吏及東方人善不相同也欲知其

實方今年歲未可預知也即有水旱其憂不細公卿

有可以防其未然救其已然者不各以誠謝言能防救已下

宜各以實對毋有所諱定國惶恐上書自劾歸侯印乞骸

骨帝報曰君相朕躬不敢息息息謂自休息萬方之事大

錄于君大錄摠錄也能無過者其惟聖人方今承周秦之

敝俗化陵夷言透替也民寡禮誼陰陽不調灾咎之發不

為一端而作聖人推類以記不敢專也况於非聖者

乎非聖人者之常人日夜惟思所以未能也所以所由也言何由致此災

經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君雖在職何必顯焉專與顯同

不專繇居也其勉察郡國守相群牧非其人者毋令久賊

民永執綱紀務悉聰明彊食慎疾悉盡也定國遂稱病

篤固辭帝乃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

王商成帝時為丞相帝元舅大司馬大將軍王鳳額



權行多驕僭商論議不能平會日有蝕之太中大夫  
 蜀郡張康上書言商作威作福從外制中取必於上  
 言意欲望行必果之於是大將軍史丹等奏請詔謁者召商詣  
 若盧詔獄若盧獄名屬少府黃門北寺帝素重商知康言多險制  
 曰勿治鳳固爭之於是制詔御史蓋丞相以德輔翼  
 國家典領百寮協和萬國為職任莫重焉今樂昌侯  
 商為丞相出入五年未聞忠言嘉謀而有不忠執左  
 道之辜陷于大辟前商女弟內行不脩奴賊殺人疑  
 商教使為商重臣故抑而不窮今或言商不以自悔  
 而反怨懟朕甚傷之惟商與先帝有外親未忍致于

理其赦商罪使者收丞相印綬

薛宣成帝時代張禹為丞相時帝好儒雅而宣經術

又淺帝亦輕焉會廣漢郡盜賊群起丞相御史遣掾

吏逐捕不能克帝乃拜河東都尉趙護為廣漢太守

以軍法從事數月斬其渠帥鄭躬渠大也降者數千人

迺平會邛成太后喪事倉卒吏賦歛以趨趨二日邛成

太后宣帝王皇后也其後帝聞之以過丞相御史遂

册免宣曰君為丞相出入六年忠孝之行率先百僚

朕無聞焉不聞其有此行也朕既不明變異數見歲比不登

倉廩空虛比類也登成也百姓饑饉流離道路疾疫死

宰輔部

八



者以萬數人至相食盜賊並興群職曠廢是朕之不

德而股肱不良也迺者廣漢群盜橫決殘賊吏民朕

惻然傷之數以問君君對輒不知其實西州甬絕幾

不為郡甬與甬同三輔賦歛無度酷吏並緣為姦並

切浪侵擾百姓詔君案驗復無欲得事實之意九卿以

下咸承風指同時陷于謾欺之辜咎歸君焉謾說也

音莫于切有司法君領職解媪法謂據法以劾也

同讀與由同開謾欺之路傷薄風化無以師示四方不忍致君

于理其上丞相高陽侯印綬罷歸

尹志成帝時為御史大夫以河決館陶方畧疏濶帝

切責之自殺

翟方進成帝時為丞相綏和二年春熒惑守心議曹

李尋奏記言應變之權君侯所自明往者數白三光

垂象變動見端九年之中而日山川水泉反理視患

元延中岷山摧壅江江水不流山地之鎮冥固而民

人訛謠斥事感召斥事甘泉溢之事也有言溢者後

三者既效可謂寒心今提揚省矢貫中提攝尾也揚

矢枉矢也綏和元年正月枉矢從東南入北斗攝提

與斗杓建寅貫攝中又云矢一星貫中者為正直孤

也中狼奮角弓且張狼一星奮角者有羊角也狼羊角

也兵起金歷庫土逆度在軫南金大白也歷武庫則



輔湛沒火守舍

北斗第四星旁一小星曰輔沉沒不見則天下之兵銷三十日為守舍

日月所經宿舍也一日大萬歲之期近慎朝暮

守舍災惑守心湛亦曰沉萬歲之期

為死也慎朝暮者上無惻但濟世之功下無推讓避

言其事在朝夕

賢之效欲當大位為具臣以全身難矣

具謂具位之臣無功臣也

也大責日加安得但保斥逐之戮

言其事重不

三百餘人唯君侯擇其中與盡節轉凶

三百餘人謂丞相之官屬

也方進憂之不知所出會郎貢麗善為星

貢姓也麗名也貢音

肥言太臣宜當之帝廼召見方進還歸未及決帝遂

賜册曰皇帝問丞相君有孔子之慮孟賁之勇朕嘉

與君同心一意庶幾有成惟君登位于今十年災言

並臻民被饑餓加以疾疫溺死關門壯開

元延元年

門壯失國守備盜賊黨輩

黨衆多吏民殘賊毆殺良民

毆繫也音斷獄歲多前上書言事交錯道路懷姦

黨相為隱蔽皆忘忠慮群下克克更相嫉妬

更工其咎安在觀君之治無欲輔朕富民便安元元之念聞

者郡國穀雖頗熟

間謂近者以來百姓不足者尚衆前去城

郭未能盡還夙夜未嘗忘焉朕惟往時之用與今一

也

謂財用也百寮用度各有數君不量多少一聽群下言

用度不足奏一切增賦稅城郭墾及園田過更筭馬

牛羊

一切權時墾城郭旁地也凡田入多益其稅也百人為卒取一人所贍嘗為之日用二十使人



直之謂之過更有牛馬羊頭數出稅筭十輕二十也增損益鹽鐵變更無嘗

朕既不明隨奏許可後議者以為不便制詔下君君

云賣酒醪後請止未嘗月復奏議令賣酒醪朕誠怪

君何持容俗之計無忠固意容容隨衆將何以輔朕

帥道群下而欲久蒙顯尊之位豈不難哉蒙謂也傳曰

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欲退君位尚未忍君其熟

念詳計塞絕姦源憂國如家務便百姓以輔朕朕既

已改君其自思疆食慎職使尚書令賜君上尊酒十

石養牛一君審處焉方進即日自殺漢儀注有天地

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

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即上病使者還未白事

不起病聞

孔光成帝時為御史大夫帝無繼嗣至親有同產弟

中山孝王及同產弟子定陶王在帝議立嗣丞相翟

方進等以定陶王宜為嗣光獨以中山王宜為嗣以

議不中意左遷廷尉光後為丞相定陶王立是為哀

帝帝祖母傅太后欲與成帝母稱尊號群下多順指

唯師丹與光持不可丹以罪免光自先帝時議繼嗣

有持異之隙矣又重忤傅太后指重直繇是傅氏在

位者與大司空朱博為表裏共毀譖光後數月遂策

免光曰丞相者朕之股肱所以共承宗廟統理海內



共讀輔朕之不逮以治天下也朕既不明灾異重仍  
日恭仍類也重宜用也日月無光山摧河决五星失行是章朕之

不德而股肱之不良也君前為御史大夫輔翼先帝  
出入八年卒無忠言嘉謀今相朕出入三年憂國之

風無復聞焉陰陽錯謬歲比不登也比類也天下空虛

百姓饑饉父子分散流離道路以十萬數然而百官

群職曠廢姦軌放縱盜賊並起或攻官寺殺長吏數

以問君君無怵惕憂懼之意對母能為言盜賊不能害是群

卿大夫咸惰哉莫以為意咎繇君焉君秉社稷之重

總百寮之任上無以弼朕之闕下不能綏安百姓書

不云乎母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於虜於讀日烏君

其上丞相博山侯邱綬罷歸

何武成帝末為大司空與丞相翟方進多所舉奏號

為煩碎不稱賢公因遣吏歸迎後母會哀帝即位吏

恐道路有盜賊後母留止左右或譏武事親不篤左

為天子側哀帝亦欲改易大臣遂策免武日君舉錯

煩苛不合衆心錯置也音千故切孝殷不聞惡名流行無以

率示四方其上大司空邱綬罷歸就國

師丹哀帝時為大司空初丹議帝母祖母定陶恭王

后不合為共皇太后恭王既追尊為恭皇帝又議不



宜立廟京師及繇是寢不合帝意浸漸也會有上書言

古者以龜貝為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可改幣

帝以問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議皆以為行錢來

以久難卒變易丹老人忘其前語後從公卿議又丹

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傅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

丹上封事行道入徧持其書帝以問將軍中朝臣皆

對曰忠臣不顯諫大臣奏事不宜漏泄令吏民傳寫

流聞四方臣不密則失身宜下廷尉治事下廷尉廷

尉劾丹大不敬遂策免丹曰夫三公者朕之腹心也

輔善相過表率百寮和合天下者也朕既不明委政

于公間者陰陽不調寒暑失時變異叢臻叢古山摧

地震河決泉涌流殺人民百姓流連無所歸心司空

之職尤廢焉君在位出入三年未聞忠言嘉謀而友

有朋黨相連不恭之名乃者以挺力田譏改幣章示

君挺音從鼎切引成也謂持君內為朕建可改不疑

共立此以君之言博考朝臣君乃希眾雷同外以為

不便令觀聽者歸非於朕朕隱忍不宣為君受愆朕

疾夫比周之徒比類昧切虛偽壞化浸以成俗故屢以書

飭君飭與敕同幾君省過求已幾音異省視也白而反不

受退有後言及君奏封事傳於道路布聞朝市言事



者以為大臣不忠辜陷重辟獲虛采名謗譏匈匈流  
 于四方腹心如此謂疏者何殆謬於二人同心之利  
 焉將何以率示群下附親遠方朕惟君位尊重任虛  
 不周容懷讓迷國謬詐也音虛衰切進退違命反覆異言甚  
 為君耻之非所以恭承天地永保國家之意以君嘗  
 託傳位未忍考於理已詔有司赦君勿治其上大司  
 空高樂侯邱綬罷歸  
 王崇哀帝時為御史大夫數月是時成帝舅安成恭  
 侯夫人放居寡共養長信宮放者夫人之名共音供坐呪詛下  
 獄崇奏封事為放言效外家解氏與崇為昏婚姻之家哀

帝以崇為不忠誠策詔崇曰朕以君有累世之美故

踰列次謂自祖及少皆有名也在位以來忠誠憂國未聞所繇

繇與由同反懷詐讓之辭謬詐言也音虛爰切欲以攀救舊姻

之家大逆之辜舉錯專恣錯置也不遵法度亡以示百

寮左遷為大司農

後漢侯霸光武時為司農薦前梁令閻揚素有譏議

帝嫌之既見霸奏疑其有姦大怒賜霸璽書曰崇山

幽都何可偶崇山南裔也幽都北裔也偶對黃鉞一

下無處所斧鉞以黃金飾欲以身試法耶將殺身以

成仁耶使尚書馮勤奉策至司徒府勤還陳霸本意



申釋帝意稍解

虞延明帝時為司徒會楚王英謀反陰氏欲中傷之使人私以楚謀告延延以英藩戚至親不然其言又欲辟幽州從事公孫弘以弘交通楚王而止並不奏聞及英事發覺詔書切讓延遂自殺

鄭弘章帝時為太尉奏尚書張林阿附侍中竇憲而素行穢穢又上維陽令楊光憲之賓客在官貪殘並不宣處位書奏吏與光故舊因以告之光報憲憲奏弘大臣漏泄密事帝詰讓弘收上印綬弘自詣廷尉詔勅出之因乞骸骨歸未許卒

司馬苞安帝時為太尉劉愷為司空元初二年五月

甲戌詔曰朝廷不明政事失中災異不息憂心悼懼

被蝗以來七年于茲而州郡隱匿裁言頃畝裁與纒同古字

通今群飛蔽天為害廣遠所言所見寧相副耶三司

之職內外是監既不聞奏又無舉正天災至重欺罔

臯大今方盛夏且復假貸以觀厥後假貸猶寬容也盛夏不可加刑

寬容罰故且其務消救災青輯黎元

吳陸遜大帝時為丞相時太子有不安之議遜懇陳

適庶之分而遜外生顧譚顧承姚信並以親附太子

枉見流徙太子太傅吳粲坐數與遜交書下獄死帝



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卒

梁何敬容爲尚書令侍中叅掌機密生妾弟費慧明爲導倉丞夜盜官米爲禁司所執送領軍府時河東王譽爲領軍將軍敬容以書解慧明譽卽封書以奏焉高祖大怒付南司推劾御史中丞張綰奏敬容協私罔上合棄市刑詔特免職

後魏廣陵王羽孝文時爲太子太保錄尚書事言考課事帝詔曰雖考內未宣績已久著故明堂月令載公卿大夫論考屬官居職區分著三公尚書三載殿最之義此之考內已爲明矣但論考之事理在不輕

問績之方應關朕聽輒爾輕發殊爲躁也每考之義應在年終旣云此年何得春初也今始惟夏且待至秋後領廷尉卿帝謂羽曰汝之淺薄固不足以况晉之巨源考之今世民斯下矣汝始爲廷尉及初作尚書內外瞻望以吾有弟自往秋南施之後近小人遠君子在公阿黨虧我皇憲出入無章動乖禮則計汝所行應在下下之第帝又謂羽曰汝旣是宸極之弟而居樞端之任汝自在職以來功勤之績不聞於朝阿黨之音頻于朕聽汝之過失已備積於前不復能別叙今黜汝錄尚書廷尉但居特進太保



隋高熲爲左僕射文帝素不平熲時上在國王積以  
罪誅當推覈之際乃有宮禁中事云於熲處得之帝  
欲成熲之罪聞此大驚時上在國賀若弼刑部尚書  
薛胄民部尚書斛律孝卿兵部尚書柳述等明熲無  
罪帝愈怒皆以之屬吏自是朝臣無敢言者熲竟坐  
免以公就第

唐高士廉爲侍中太宗貞觀初在職歲餘黃門侍郎  
王珪有密奏附士廉以聞士廉寢而不言坐是獲譴  
出爲安州大都督

楊師道爲中書令庶人承乾逆謀之洩也師道與長  
孫無忌房玄齡同按其獄師道假子趙節與承乾通  
謀師道微諷太宗與活之繇是獲譴獄未竟不令視  
事後數日太宗謂侍臣曰師道任寄不輕無心體  
翻溺情於假子豈可更居股肱之任於是拜吏部尚  
書

裴寂爲司空有沙門法雅怨望出妖言伏法寂辭相  
連坐免歸蒲州俄追入闕未幾有狂人自稱信行寓  
居汾陰言多妖妄嘗謂寂家童曰裴公有天分于時  
信行已死寂監奴恭命以其言白寂寂惶懼不敢聞  
奏陰呼恭命殺所言者恭命縱令亡匿寂不之知寂



遣恭命收納封邑得錢百餘萬費用而盡寂怒將遣人捕之恭命懼而上變太宗謂侍臣曰裴寂有死罪四焉位爲三公與妖人言辭相涉罪一也事發之後乃負憤怒稱國家有天下是其所讓罪二也巫言有天分匿而不奏罪三也陰行誅殺以滅口罪四也我殺之非無辭矣議者多言流配朕其從衆乎於是徙交州

蕭瑀爲特進參預朝政瑀嘗請出家太宗謂曰甚知公素愛桑門今者不能違意瑀旋踵奏稱臣頃思量不能出家太宗以對群臣吐言而取捨疾速怒之瑀尋稱足疾時詣朝堂但不入見太宗謂侍臣曰瑀豈不得其所乎而自嫌如此遂降詔曰朕無聰明於元首期託德於股肱思欲去僞歸真除澆反朴至於佛教非意所遵雖有國之嘗經故俗教之虛誕何則求其道者未驗福於將來循其教者翻受辜於旣往至若梁武窮心於釋氏簡文銳意於法門傾帑藏以給僧祇殫人力以增塔廟及乎三淮沸浪五嶺騰煙假餘息於梟蟠引殘魂於雀鷄子孫覆亡而不暇社稷俄傾而爲墟報施之徵何其謬也而前太子太保宋國公瑀踐覆車之餘軌襲亡國之遺風棄公就私未



源祈一躬之福本上以違忤君主下則扇惑浮華往  
前朕謂張亮云卿能好佛何不出家瑀乃端然自應  
請先入道朕卽許之尋復不用一週一惑在於瞬息  
之間自可自否變於帷宸之內所謂乖棟梁之大體  
豈具瞻之量乎朕猶隱忍至今瑀尚全無悛改宜卽  
去茲朝闕出牧小藩可商州刺史

李義府高宗龍朔三年四月除長流嶺州詔曰右丞  
相兼行殷王府長史河間郡公李義府緣茲小較累  
升顯地塵露之益未表於銓流公廉之譽有紊于彛

典泄禁中之語鬻寵授之朝思交占候之人輕朔望  
之哀禮蓄財贖貨實黜衣冠念惡嫉賢載虧正道特  
以任使多年未忍加其重罰宜從遐棄以肅朝倫  
韋安石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景雲  
二年十月御承天樓引安石及兵部尚書門下三品  
郭元振左御史大夫同中書門下三品竇懷貞侍中  
李日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平章事張說制  
責之日自頃已來政教尤闕時或水旱人多困弊府  
庫益竭寮吏日滋僂悅政途罔然如失豈惟朕之德  
德固亦輔佐非材安石可尚書左僕射東都留守元



振可吏部尚書懷貞可左御史大夫日知可戶部尚書說可尚書左丞並停知政事

張嘉貞玄宗開元十一年爲中書令嘉貞弟嘉祐以黷貨聞嘉貞素服待罪不得入謁帝詔日中書令張嘉貞備位宰臣夙承恩命不能勵其公節以訓私門其弟嘉祐頃緣獎受遷在清秩馮寵自肆黷貨有彰豈可仍踐台階儀刑百辟貶居藩守俾肅朝倫可幽州刺史

杜暹李元紘同爲相開元十七年六月制日出納王言發揮綸翰宰相之任選衆惟賢簡較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杜暹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元紘等咸勵忠貞用登樞揆雖清以自牧而道則未弘不能同心戮力以祇帝載而乃肆懷相短以點朝倫朕緣事醜股肱情惟隱蔽掩其惡而不率遂其過而彌彰將何以緝叙三光儀刑百辟宜迴中禁俾列專城暹可荊州刺史元紘可曹州刺史

姜公輔爲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德宗幸山南車駕至城固縣唐安公主薨帝之長女昭德皇后所生性聰敏仁孝所鍾愛初詔尚韋宥未克禮會而遇播遷乃薨帝悼尤甚詔所司厚其葬禮公輔諫



曰非久復京城公主必須歸葬今於行路且宜從儉以濟軍士德宗怒謂翰林學士陸贄曰唐安天亡不欲此爲塋壙且令造一塋塔功費甚微不合關宰相論列姜公輔忽進章都無道理但欲指朕過失以自取名朕比擢拔爲腹心乃負朕如此贄對曰公輔官是諫議職居宰衡獻替固其職分本立輔臣置之左右朝夕納誨意在防微而輔弼之乃其所也陛下以造塔殺費微小非宰相所論之事但問理之是非豈論事之大小若造塔爲是役雖大而作之何傷若造塔爲非費雖小而言者何罪帝又曰卿未會朕意朕

以公輔材行共宰相都不相當在奉天時已欲罷免後因公輔辭退朕已面許尋屬懷光背叛遂且因循容至山南公輔知朕必擬改官所以固論造塔賣直取名處此用心豈是良善朕所惆悵者只緣如此贄雖再三救護帝怒不已乃罷爲左庶子

鄭餘慶貞元十四年拜中書侍郎平章餘慶究六經深旨奏對之際多以古義傳之拜度支使于頔請事餘慶皆奏未可未幾頔以罪貶時又歲旱人饒德宗與宰相議將賑救城內十軍事未行爲中書主吏所洩餘慶貶柳州司馬



後唐李琪仕梁為尚書左丞平章事與蕭頊同為宰相頊倚摭其咎會琪除吏是試攝名銜眾畧之後改攝為守為頊所奏末帝大怒將投荒裔而為趙巖張漢傑所援罷相為太子少保

盧文紀為平章事從末帝親征太原謁陵畢休於伏舍詔文紀曰朕在藩邸時謂卿有相業獨排群議用卿為輔弼不於此時傾竭留待何時又曰宰相安邊境撫四夷今石敬瑭負恩北胡帝利卿不運畧為國銷禍致朕親征文紀再拜謝不敢對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一訂正

新建縣舉人臣戴國士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珩較釋

宰輔部

竊位

自全

不稱

竊位

書云股肱惰哉萬事隳哉語曰危而不扶顛而不持則將焉用彼相故商命傅說喻之為舟楫為霖雨為鹽梅為麴蘖蜀任諸葛孔明稱之曰如魚之有水

宰輔部



廷之治亂政教之盛衰忠佞之進退百姓之安危莫不繫之天下重任君臣大義無踰於宰輔昔臧文仲不能薦柳下惠孔子謂之竊位則尸祿冒寵阿諛苟容善不能稱惡不能救進無所益退無所損非竊位而何

漢韓增宣帝時為大司馬增世貴幼為忠臣事三主重於朝廷為人寬和自守以溫顏遜辭承上接下無所失意保身固寵不能有所建明

後漢曹嵩靈帝時貨賂中官及輸西園錢一億萬故位至太尉崔烈自九卿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久之不自安從容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當為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謂然也鈞曰論者嫌其

銅臭烈怒舉杖擊之鈞時為虎賁中郎將服武弁戴鶚尾狼狽而走烈罵曰死卒父搃而走孝乎

以其武官故罵鈞曰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非不孝也烈慙而止

晉何充為侍中錄尚書事所昵庸雜信任不得其人北齊高阿那肱後主時錄尚書事尚書郎中源師嘗

諮肱云龍見當雩問師云何處龍見作何物顏色師



云是龍星見須雩祭非是真龍見肱云漢兒多事  
知星宿其墻面如此

隋裴矩為右光祿大夫以煬帝即位昏侈逾甚無所  
諫諍但悅媚取容而已

唐姜恪高宗時以左相出為涼州道行軍大總管時  
右相關立本以善畫見稱與恪皆無輔弼之譽時人

為之語曰左相則宣威沙漠右相則馳譽丹青三館  
學士放散五臺令史明經至今相傳以為口實

蘇味道則天時為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前後  
居相位數載竟不能有所發明但脂韋其間苟度取

容而已嘗謂人曰處事不欲決斷明白若有錯誤必  
貽咎譴但模稜以持兩端可矣時人繇是號為蘇模

稜于時以為口實  
傅游藝為左補闕上書稱武氏符瑞合革姓受命果

擢為鳳閣侍郎平章事時人號為四時仕宦言一年  
自青而綠及朱紫也

豆盧欽望則天中宗時作相兩朝前後十年時張易  
之兄弟及武三思父子專權驕縱圖為逆亂朝廷多

有諫諍者而欽望在位獨謹身不能有所輔政  
源乾曜玄宗時為尚書左丞相兼侍中在政事十年



時張嘉貞張說相次爲中書令乾曜不敢與之爭權  
每事推讓之及李元紘杜暹知政事遂無所參議唯  
喏署名而已

牛仙客開元中爲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仙客  
旣居相位獨潔其身唯喏而已所以錫賚皆緘封而  
不啓百司或有諮決輒對曰但依今式卽可若不依  
文非所知也

楊國忠天寶中爲司空右相時天下殷盛玄宗注意  
事邊賦稅之入兵食之調國中揀老習計簿吏軍國  
大務皆其手國中但署名而已不復省覽

韋見素天寶十二載拜門下侍郎平章事遷左相時  
右相楊國忠以外戚擔任見素不敢議政唯自容而  
已

王璵肅宗時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人物時望素不爲  
衆所稱及當樞務聲聞頻減

劉從一德宗建中末爲刑部侍郎平章事從幸梁州  
明年六月改中書侍郎仍平章事歲中加集賢殿太  
學士脩國史帝遇之甚厚從一容身遠罪而已不能  
有所佐輔

關播建中末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時政事決在盧杞



播但歛衽取容而已

李勉貞元初爲司徒平章事引過備位而已

齊映貞元初爲中書平章事性謙和美言悅下無所是非政事多決崔造

盧翰爲平章事貞元二年二月授五品官前鄭州別

駕李撫等八十一人皆云自去年春送名中書門下

宰臣盧翰不爲之條奏凍餒喧呼於道路授官之日

已死者二十八人

崔損貞元中爲門下侍郎平章事過爲恭遜接見便

辭不止於容身而已自建中後宰相罕有久在位者

數歲罷黜損用此中上意竊大任者八年帝亦知物

議鄙其持祿取容然憐而厚之

董晉貞元中爲門下侍郎平章事時政事決於竇叅

晉但奉詔唯諾而已

李泌貞元中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在相位隨時俯仰

無足可稱復引顧况輩輕薄之流動爲朝士之戲侮

頗貽譏誚

權德輿憲宗元和中爲禮部尚書平章事時李吉甫

李絳同在相位帝求理方切軍國大小一付中書吉

甫絳議政頗有異同或於上前論事形於顏色其有

詣於理者德輿亦不能爲發明時人以此譏之竟以



循默而罷

杜棕宣帝時爲門下侍郎平章事棕無他才未嘗延接寒素其食竊位而已

朱朴昭宗時爲諫議大夫平章事朴腐儒木強無他才術道士許巖士出入禁中嘗依朴爲姦利從容帝前薦朴有經濟才以國子博士召見卽日命朴在中書與名公齒筆札議論動爲笑端數月巖士敗朴見殺

時議以昭宗命台臣張濟鄭綮及朴三人充謬季末之妖也

後唐程盧莊宗同光初自大原觀察判官與定州判官豆盧革並命爲平章事程本非重器驟塵顯位舉止不嘗時朝廷草創庶物未備班列肅然寺署多闕程革受命之日卽乘肩輿騶導喧沸帝聞訶導之聲詢於左右曰宰相擔子入門帝駭登樓視之笑曰所謂似是而非者也

趙鳳明宗天成中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時膳部郎中鄭玠先奏諸司使職掌人吏乘暖坐帶銀魚席帽輕衣肥馬參雜廷臣尊卑無別汚染時風請下禁止帝嘉其事促行之中書覆爲不可鳳亟言於執政曰此禮誠大不可不切爲權吏所庇竟寢其事

晉馮玉爲右僕射平章事軍國大政一以委之時少



帝方務奢逸後宮大恣華侈玉希旨取容未嘗諫止  
故少帝愈寵焉

自全

詩曰秉國之鈞傳曰實相以濟必將道佐人主民具  
兩瞻者矣若乃務在宴安取其充位弼諧無狀依違  
自守視政之得失靡所規正觀人之枉直隨其俛仰  
或屈屈於脩己或默默以避事或以徇意任職或以  
苟媚取容歷代巨賢時有斯累是以見輕於官屬貽  
譏於識者蓋從容中道齷齪廉謹者之所為亦過猶  
不及之咎也是故風人有彼己之刺夫子有安用之

說良為是夫

漢蕭何高帝時為相國黥布反帝自將軍擊之數使

使問相國何為問其君守何所營為曰為帝在軍拊循勉百姓

悉所有佐軍如陳豨時悉盡也盡所有糧食資用出以佐軍客說何曰

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

君初入關本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孳孳

得民和孳與孜同言不逮也帝所謂數問君畏君傾動關中今

若何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污上心必安貰賒也貨音土

功於是得何從其計帝乃大說說讀日悅帝罷布軍歸民道

遮行在道上遮天子行上書言相國疆賤買民田宅數千人



帝至何謂帝笑曰今相國廼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何曰君自謝民

陳平惠帝時為右丞相高后姊曰須嘗以平前為帝謀執其夫樊噲數讒平曰為丞相不治事日飲醇酒

戲婦人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喜面質呂須於平前質對也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如何

耳無畏呂須之譖倪寬武帝時為御史大夫以稱意任職故久無有所規諫於帝官屬易之易輕也音弋鼓切居位九歲以官卒

孔光平帝時為大司徒帝年幼太后稱制委政於大司馬王莽初哀帝罷出王氏故太后與莽怨丁傅董

賢之黨莽以光為舊相名儒天下所信太后敬之備禮事光所欲搏擊輒為草以太后指風光令上之謂文

書之藁草也風讀日諷 厓皆莫不殊傷厓音崖皆音漬莽權日盛光憂

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傳徙光為帝太傅位四輔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

行在行在所之內中猶言禁中也署門戶省御服食物省視也明年徙為太師而莽為太傅光嘗稱疾不敢與莽並有詔朝

朔望領門兵莽又諷群臣奏莽功德稱宰衡位在諸侯王上百官統焉光愈恐固稱疾辭位



後漢鄧彪和帝時爲太傅錄尚書事永元初竇氏專  
權驕縱朝廷多有諫諍而彪在位脩身而已不能有  
所規正

晉王戎爲司徒以王政將圯苟媚取容屬愍懷太子  
之廢竟無一言諫諍

何邵爲司徒趙王倫篡位以邵爲太宰及三王交爭  
邵以軒冕而遊其間無怨之者

王衍爲司徒雖居宰輔之重不以經國爲念而思自  
全之計說東海王越曰中國已亂當賴方伯宜得文  
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爲荊州族弟敦爲青州因

謂澄敦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  
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爲三窟矣識者鄙之

後魏崔光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光寬和慈善不  
逆於物進退浮沉自得而已嘗慕胡廣黃瓊之爲人  
故爲氣槩者所不重始領軍于忠以光舊德甚信重  
焉每事籌決光亦傾身事之元乂於光亦深崇敬及  
郭祚裴植見殺清河王懌遇禍光隨時俛仰竟不規  
救於是天下譏之

隋裴矩煬帝時爲右光祿大夫見天下將亂恐爲身  
禍每遇人盡禮雖至胥吏皆得其歡心



蕭琮爲內史令性澹雅不以職務自嬰退朝縱酒而已內史令楊約與琮同列帝令約宣旨誠勵復以私情諭之琮答曰琮若復事事則何異於公哉約笑而退

唐姜恪高宗時爲侍中恪以軍功歷職旣居相位謹身自守而已

于志寧爲侍中永徽中累加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志寧雅愛賓客接引忘倦後進文筆之士無不影附然亦不能有所薦達議者以此少之

楊再思爲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再思自歷事三主知政十餘年未嘗有所薦達然恭慎畏忌未嘗忤物或爲再思曰公名高位重何爲屈折如此再思曰世路艱難直者受禍苟不如此何以全其身哉豆盧欽望中宗卽位爲尚書左僕射知軍國重事欽望作相兩朝前後十餘年時張易之兄弟及武三思父子專權驕縱圖爲逆亂欽望獨謹其身不能有所規正以獲譏於代

蘇味道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味道前位居相位數載竟不能有所發明但脂韋其間苟度取容而已故時人號爲模稜于今以爲口實



苗晉卿肅宗時爲侍中小心畏慎未嘗忤人意性聰敏達練事體百司文簿經目必曉而脩身守位以智自全議者比漢胡廣

劉從一德宗興元初爲中書侍郎平章事肅宗遇之甚重以容身遠罪而已不能有所輔佐

崔損貞元中爲諫議大夫平章事性最謹慎每奏對不敢有所發揚

盧邁貞元中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時大政事決在於陸贄趙退翁邁獨謹身守文奉法而已

高郢貞元末爲中書侍郎平章事順宗初杜佑以宿舊居上而韋執誼繇新恩專柄順宗風恙方甚樞機不宣王叔文以翰林學士兼戶部侍郎充度支副使時政事自叔文叔文繇待詔王伾通於內官李忠言宣旨執誼奉而行之鄭珣瑜自受命憂形顏色見勢不可奪因稱疾不起郢則因循竟無所正以至於罷物論定此爲優劣焉

路隨自敬宗寶曆初爲承旨學士即已叅預大政矣後十年在相位李宗憫李德裕朋黨互興攘臂於其間李訓鄭注始終姦詐接武於其後而隨藏器韜光陷汚一致可謂得君子中庸而嘗居之也



後唐鄭珽初仕梁末帝時爲禮部侍郎平章事莊宗入汴貶萊州司戶入爲太子賓客明宗平定京師任圜自蜀至樞密使安重誨不欲圜獨拜宰輔其議朝望一人共之樞密使孔循言珽在貞明時久在中書性畏慎而長者兼美詞翰好人物重誨卽奏與任圜並命明年循罷樞密使珽懼辭以老病耳疾不任中書事四上章請老明宗惜之久而方允乃授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僕射致仕退居鄭州

韋說莊宗時爲禮部侍郎同平章事與郭崇韜秉政說承順而已政事得失無所指言初或有言於崇韜銓選人或取他人出身名銜或取父兄資緒與令史曩橐罔冒崇韜及條奏其事其後郊天行事官數千人多有告勅僞濫因定去留塗毀告身者甚衆選人號哭都門之外議者以爲積弊累年一旦澄汰大細懼失惟新舍垢之意說與崇韜同列不能執而止之頗遭物議說之親黨告之說曰此郭漢子之意也及崇韜得罪說懼流言鍾已乃令門人左拾遺王松吏部員外郎李慎等上疏云崇韜往日專權不開故實塞仕進之門非獎善之道疏下中書說等覆奏深詆崇韜識者非之



李愚明宗時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長興季年王政多僻權要之臣避禍不暇邦之存亡無敢言之愚性剛介往往形言然人無唱和者但舉六典之舊事書之粉牆補六經之闕文刻其印板其經緯大略曾無所施  
房曷末帝清泰中與趙延壽同爲樞密使是時薛文遇劉延期之徒居中用事曷雖處密地其聽用之言十不得三四俱隨勢可否不爲事先每朝廷有大事曷與端明學士等環坐會議多於衆中俛首而睡其避事也如此

不稱

夫德薄位尊大易之攸戒名浮於行君子之是耻豈有斗筭微器濫鼎鼐之用撲檄庸才荷梁棟之任繇是彼已興刺代斲致誚小則袞職而罔賴大則羹倫而是數歷選往古稽諸行事若乃智識淺狹儀鑒孱瑣經術不足以輔世才用不足以經遠或驟獲登進罔協時望或久於待遇無所裨贊碌碌備位汲汲自營務在煩苛靡循大體褊躁以自恣簡傲而無威愛憎在心凝滯於物不知其量弗畏人言續用蔑聞穀猷日損乃至喧於庶議形彼嘲辭蓋冗吏之所爲在



具瞻而奚稱者也

漢衛綰代桃侯舍為丞相劉舍朝奏事如職事奏言守職分

而然自初官以至相終無可言不能有所興建及廢罷

趙周武帝元鼎二年代莊青翟為丞相自文帝時丞

相申屠嘉死後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及武帝時柏

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江侯莊青翟暨周皆以列

侯繼踵齷齷廉謹齷齷持整之貌也齷音初角反為丞相備員而已

無所能發功名著於世者

石慶元鼎五年自御史大夫為丞相封牧丘侯是時

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

多事天子巡狩海內脩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

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九

卿更進用事更互也音衡切事不關決於慶慶醇謹而已

醇專厚也在位九歲無能有所正言嘗欲請人治上近臣

所忠九卿咸宣咸音減損之減治所忠及咸宣二人不能服反受其過

贖罪

卜式為御史大夫明年當封禪式又不習文貶秩為

太子太傅以兒寬代之

兒寬兒音奚為御史大夫至三公在位以稱意任職故

久無有所正諫於上官屬易之不為盡力一說以和良承旨從



容得

車千秋為丞相封富民侯無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闕

功勞

伐積功也 闕經歷也

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

未嘗有也後漢使者至匈奴單于問曰聞漢新拜丞

相何用得之

言此人何得為丞相也

使者曰以上書言事故單

于曰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即得

之矣

蔡義昭帝時為丞相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議者或

言光置宰相不選賢苟用可顯治者

顯與專同 其後類此

光聞

之謂侍中左右及官屬曰以為人主師當為宰相何

謂云云

云云衆謂有不選賢之說也

此語不可使天下聞也

黃霸宣帝五鳳三年為丞相霸材長於治民及為丞

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功名損於治

郡時

薛宣成帝鴻嘉中為丞相府辭訟例不滿萬錢不為

移書後皆遵用薛侯故事然官屬譏其煩碎無大體

不稱賢也時天子好儒雅宣經術又淺上亦輕焉

何武為大司空多所舉奏號為煩碎不稱賢公功名

略比薛宣其材不及也而經術正直過之

後漢虞延明帝永平三年代趙熹為太尉八年代范



遷爲司徒歷位二府十餘年無異政績

周澤永平十二年以太嘗行司徒事惟簡忽威儀頗

失宰相之望數月復爲太嘗

晉王渾惠帝時爲司徒錄尚書事渾所歷之職前後

著稱及居台輔穀望日減

王戎爲司徒雖位總鼎司而委事僚采間乘小馬從

便門而出游見者不知其三公也故吏多至大官道

路相遇輒避之

後魏高陽王雍孝明時爲侍中太師錄尚書雍識懷

短淺又無學業雖位居朝首不爲時情所推旣以親

尊地當宰輔自熙平以後衆政稀落不能守正輔弼

唯唯而已

東魏趙郡王諶孝靜時爲太師錄尚書事諶無他才

識歷位雖重時人忽之

于忠爲侍中尚書令旬餘靈太后引門下侍官於崇

訓宮問曰忠在端右穀聽何如咸曰不稱厥任乃出

中使持節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冀

州刺史

唐蕭瑀太宗貞觀中爲尚書右僕射是時內外考績

皆委之司會爲群僚指南庶務繁總瑀見事有時偏



駁而用法稍深頗為時議所少

唐休璟中宗神龍中為太子少保同中書門下三品  
在任無所弘益以老病罷歸私第

蘇瓌景龍中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在中  
書寬恕朝綱不舉瓌之牧人時稱良吏及居相位穀  
名稍減時議以此少之

盧懷慎玄宗開元初為黃門監與紫微令姚崇對掌  
樞密懷慎自以為吏道不及崇每事皆推讓之時人  
謂之伴食宰相

宇文融開元中為黃門侍郎平章事性褊躁多言又  
引賓客故人晨夕戲謔為時論所譏在宰相位凡百  
餘日出為汝州刺史

牛仙客開元中為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知門  
下事仙客既居相位獨善其身唯諾而已所有錫賚  
皆緘封而不啓百司有所諮決仙客曰但依今式可  
也不敢措手裁決

裴冕肅宗至德初為門下侍郎平章事性忠勤悉心  
奉公稍得人心然不識大體以聚人日財乃下令賣  
官鬻爵度僧尼道士以儲積為務人不願科令就之  
其價益賤事轉為弊帝移幸鳳翔罷執政



不稱

嘗袞代宗大曆中與楊綰同掌樞務帝尤信重綰弘多通可袞頗務苛細求清儉之稱與綰道不同時故事每日出內厨食以賜宰相家其食實可食十數人袞特請罷之爾後便為故事又將固讓堂厨同列以為不可而止議者以為厚祿重賜所以優賢崇國政也不能當辭位不宜辭祿食

喬琳德宗建中初為御史大夫平章事初琳為懷州刺史素與張涉友善帝在春官涉嘗為侍讀及嗣位多以政事詢訪於涉盛稱琳識度材畧堪備大用琳本麤材年高有耳疾帝每顧問對荅失次論奏不合時已居相位凡八十餘日除工部尚書罷政事

崔造貞元初為平章事時機權變非其所長釐革度支弊事却為繁擾數月罷相事並不行

崔損貞元中為右諫議大夫會門下侍郎平章事趙退翁薨中書侍郎盧邁風疾戶部尚書裴延齡素善損乃薦之乃以本官平章事初二相有故旬日闕相中外顛望損素無聲實及拜命遠近失望

齊杭為中書侍郎平章事雖讀書無遠致大略凡為官必求至精末乃滋彰物論薄其隘刻

劉滋為散騎嘗侍平章事在相位無所啓奏但多謙



退廉謹畏慎而已

程昇憲宗元和十三年爲工部侍郎平章事與皇甫  
鎛同入相二人俱以俗吏進昇自知叨據群情不愜  
頗謙遜自牧月餘日不敢知印秉筆鎛則傲然自得  
故物論多昇  
賈耽居相位凡十三年不能以危安大計啓沃於人  
主但檢身勵行以律人

崔楨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在相位端慎信厚有餘而  
無開物成務之用屬穆宗初幽鎮阻兵方隅多事機  
務擁滯繇楨而失者居多後因堅卧拜章請免遂以  
工部尚書罷相

鄭絳昭宗時爲右散騎嘗侍性滑稽爲詩多侮刺故  
時號鄭五歇後體中人或誦其語於帝前帝見其語  
激訐謂有蘊蓄就嘗朝班薄側注云可工部侍郎平  
章事中書胥吏詣其家叅謁絳笑曰諸君大誤俾天  
下並不識字宰相不及鄭五也胥吏曰出自聖旨特  
恩來日制下絳抗手曰萬一如此笑殺他人明日果  
制下親賓來賀搔首言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  
知也累表遜讓不獲旣入視事儼然守道無復詆諧  
終以物望非宜自求引退三月餘移疾乞骸以太子



少保致仕

後唐盧程莊宗同光初爲河東觀察判官帝卽位拜中書侍郎平章事程本非重器驟登顯貫舉止不嘗時朝廷草創庶物未備班列蕭然寺署多闕

豆盧革同光初自定州判官徵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及登廊廟初無才業事多錯亂平梁之後引薦韋說與諸事體與已同功說復事流品舉止輕脫怨歸於革

崔恂明宗天成初爲平章事初孔循任事恂因其門人求爲輔相成命將出宰相任圜言於執政曰圜比無學術謬參文吏聖上以遭逢運會俾待罪廊廟四輔之重已虛一位今聞崔恂雖爲名族本不讀書較其識見恐不及圜孔循忿其言拂衣而出稱疾不朝者數日帝俾安重誨諭之方入翼日降制拜平章事恂登庸之後廟堂化筆假手於人前不同於已者思騁其欲鋒鋦露見多爲近侍所阻

馬胤孫末帝清泰初爲中書侍郎平章事胤孫純儒事多凝滯遽被疇庸未悉朝廷舊事初馮道罷左馮入朝拜司空唐朝故事三公爲加官無單拜者是時朝議率爾命道制出或曰三公正宰相便合參大政



又云合受冊衆言籍籍盧文紀又欲祭祀時便令掃除馮道聞之曰司空掃除吾職也吾無所憚旣而知非乃止

劉昫爲僕射性剛群情嫉之乃共贊右嘗侍孔昭序論行香次第言嘗侍從之臣行立合在僕射前疏奏下御史臺定例同光已來李琪盧質繼爲僕射識性輕脫不能守師長體故昭序輕言胤孫以群情不悅劉昫馮道欲微抑之乃責臺司須檢則例而臺吏言舊不見例據南北班位常侍在前屬國忌將就列未定裔孫卽判臺狀曰旣有援據足可遵行各示本官

劉昫怒揮袂而退自後日責臺司定例崔居儉謂南宮同列曰孔十二言語是朝廷人總不解語也僕射師長中丞大夫就班備敬嘗侍班南宮六卿之下况僕射乎已前騎省年深望高南宮工部侍郎如何霄漢癡人舉止何取笑之深耶旬日聞居儉言紛議稍息文士哂胤孫堂判有援據二字其中書百職胤孫素未詳悉無能專決署名而已其故人干進者不如意共嘲之曰馮公爲輔三不開爲門口印也

盧文紀清泰初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時朝廷兵革之後宗社甫寧虜寇內侵強臣在境文紀處經綸之地



無輔弼之謀所論者愛憎朋黨之小瑕所糾者銓選擬論之微類時有太嘗丞史在德論文武兩班宜選能進用文紀以爲非已怒甚召諫議大夫盧損爲覆狀辭旨蕪漫爲衆所嗤

漢楊邠與蘇逢吉蘇禹珪同在相位邠稍奪二蘇之權自是中書歛手而已邠每懲二蘇之失艱於除拜至於諸司補吏與門胥出身一切停罷時論以邠之蔽錮亦繇逢吉禹珪本不能至公於物之所致也

周景範世宗顯德中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爲人厚重剛正無所屈撓然剽繁理劇非其所長雖悉心盡瘁終無稱職之譽帝知之因其所疾乃罷司邦計

冊府元龜

宰輔部

卷之三十三



不稱  
卷之三十三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宰輔部 三百三十六

識閤 依違 強很

識閤

夫銓宰所寄台輔之尊兼摠萬機弼成九序安危所繫於是在焉寅亮之功可謂難矣至若絳侯見問無聞骨鯁之談平津秉成終負依阿之累以黃霸之治

冊府元龜 宰輔部



行而削牘之奏頗乖以王導之元勳而授鉞之謀或  
爽此數君者尚或失之況於中庸之才而荷阿衡之  
重乎是知注意之舉簡心寔難苟授受之或愆將謨  
謀而易補豈惟巖廊論道虧宰正之風固將寓縣罹  
憂失具瞻之望矣

漢劉屈氂武帝末為丞相戾太子為江充所譖殺充

發兵入丞相府屈氂挺身逃亡其印綬身而逃難故

失印是時帝避暑在甘泉宮丞相長史棄疾置以聞

置謂所帝問丞相何為對曰丞相秘之未敢發兵帝

怒曰事籍籍如此何謂秘也籍籍猶丞相無周公之

風矣周公不誅管蔡乎

揚敞昭帝末為丞相昌邑王徵即位淫亂大將軍光

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王更立議既定使大司

農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

而已唯唯恭應延年起至更衣古者延賓必有敞夫

人遽從東箱遽速謂敞曰此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

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先事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

心猶與無決誅矣與讀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

年參語許諾三人共言請奉大將軍教令

黃霸宣帝五鳳中為丞相京兆尹張敞舍鶡雀飛集



丞相府

鵬音芬字本作鵬此通用耳鵬雀大而青出羌中

霸以為神雀議欲

以聞敞奏霸曰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

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相為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

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貞婦

者為一輩先上殿

丞相所坐屋也屋之高通呼為殿

舉而不知其人

數者次之不為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

而心欲其為之也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鵬雀飛

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鵬

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

圖謀也

曰臣聞上

計長吏守丞以興化條

凡言條者一而舉之

皇天報下神雀

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

畧微信奇怪也昔汲黯為淮陽守辭去之官謂大行

李息曰御史大夫張湯懷詐阿意以傾朝廷公不早

白與俱受戮矣畏湯終不敢言後湯誅敗帝聞黯與

息語乃抵息罪而秩黯諸侯相取其思竭忠也臣敞

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羣臣莫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

指歸舍法令各為私教

舍廢也

務相增加澆淳散樸

不雜

為淳以水澆之則味雜薄樸大質也割之散也

竝行偽貌有名無實傾搖懈

怠甚者為妖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

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偽先天下固未可也即



諸侯先行之偽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軼過也音逸漢家

承敝通變造起律令所以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

復加宜令貴臣明飭長吏守丞飭讀為勅以下類此歸告二千

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使務得其人羣事皆以義

法令簡式簡局也毋得擅為條教敢挾詐偽以奸名譽

者必先受戮好求也音干用以正明好惡天子加納敝言

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敝指意霸甚慙

蕭望之為御史大夫宣帝五鳳中大司農中丞耿壽

昌奏設嘗平倉帝善之望之非壽昌此望之不

後漢崔烈靈帝時為大司徒會西羌反邊章韓遂作

亂隴右徵發天下役賦無已烈以為宜棄涼州設會

公卿百官烈堅執先議議郎傅燮厲言曰斬司徒天

下乃安尚書楊贊奏燮廷辱大臣帝問燮燮對曰昔

冒頓至逆也樊噲為上將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

憤激思奮未失人臣之節顧計當從與不而季布猶

曰噲可斬也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興

使酈商別定隴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為斷

匈奴右臂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海內為之騷動

陛下臥不安寢烈為宰相不念為國思所以弭之之

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士臣竊惑之若使左社之



虜得居此地士勁甲堅因以為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之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從燮議

王允獻帝初為司徒是時太師董卓既為呂布所殺允初議赦卓部曲呂布亦數勸之既而疑曰此輩無罪從其主耳今若名為惡逆而特赦之適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之道也呂布又欲以卓財物班賜公卿將較允又不從而素輕布以劍客遇之布亦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既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稜疾惡初懼董卓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

難及在際會每乏溫潤之色杖正持重不循權宐之計是以部下不甚附之董卓將較及在位者多涼州人允議罷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關東則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義直為將軍就領其眾因使雷陝以安撫之而徐與關東通謀以觀其變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耳今若距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甚不可也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遂轉相恐動其在關中者皆擁兵自守更相謂曰丁彥思蔡伯喈俱以董公親厚竝尚從坐今既不赦我曹而欲解兵明日當



復為魚肉矣卓部曲將李催郭汜等先將兵在關東

因不自安遂合謀為亂

九州春秋曰胡文才楊整修皆涼州人王允素所不善也

及李催之叛乃召文才整修使來允諭之不假借溫顏謂曰關東鼠子欲何為乎卿往之於是二人往實

名兵而還

乃先遣使詣長安求乞赦免允以為一歲不可

再赦不許之後催等入城共表請允出問太師何罪

允窮蹙乃下廷尉後數日見殺

晉楊駿惠帝時為太傅皇后賈氏矯詔將誅駿駿時

居曹爽故府在武庫南聞內有變名眾官議之太傅

主簿朱振說駿曰今內有變其趣可知必是閹豎為

賈后設謀不利於公宜燒雲龍門以示威索造事者

皆開萬春門引東宮及外營兵公自擁翼皇太子入

宮取姦人殿內振懼必斬送之可以免難駿素性懦

不決乃曰魏明帝造此大功奈何燒之侍中傅祗夜

白駿請與武茂俱入雲龍門察事勢祗因謂羣寮官

中不宜空便起揖於是皆走尋而殿中兵出燒駿府

駿死焉

王導為司徒時徐龕反叛導以太子左衛率羊鑿是

龕州里官族心能制之請遣北討鑿深辭才非將帥

太尉郗鑒亦表謂鑿非才不宜妄使導不納強啓授

以征討都督果敗績



庾亮成帝初爲護軍輔政是時冠軍將軍歷陽內史蘇峻潛有異志亮欲徵之峻聞將徵遣司馬何仍詣亮曰計賊外任遠近從命至於內輔實非所堪不從遂詔徵峻爲大司農加散騎嘗侍位特進以弟逸代領部曲峻數疑亮欲害已表曰昔明皇帝親執臣手使臣北討今中原未靖無用家爲乞補青州界一荒郡以展鷹犬之用復不許峻嚴裝將赴召而猶豫未決參軍任讓謂峻曰將軍求處荒郡而不見許事勢如此恐無生路不如勒兵自守峻從之遂不應命溫嶠聞峻不受詔便欲下衛京都三吳又欲起義兵亮竝不聽而報嶠書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旣而峻將韓晃寇宣城亮遣距之不能峻乘勝至於京都詔假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事戰于建陽門外軍未及陣士衆棄甲而走亮乘小船西奔朱江夏王義恭錄尚書事受孝武遺制輔政阿衡幼主而引身避事政歸近習越騎較尉戴法興中書舍人巢尚之專制朝權威行近遠吏部蔡興宗職管九流銓衡所寄每至上朝輒與令錄以下陳欲登賢進士之意又箴規得失博論朝政義恭素性怯撓阿順法興嘗慮失旨聞興宗言輒戰懼無計



南齊王敬則明帝卽位初爲大司馬增邑千戶臺使拜授日兩大洪注敬則文武皆失色一客在傍曰公由來如此昔拜丹陽吳興時亦然敬則大悅曰我宿命應得兩乃列羽儀朝服道引出聽事拜授意猶不自得吐舌久之至於事竟

後魏劉潔太武時爲尚書令勅勤新民以將吏侵奪咸出怨言期牛馬飽草當赴漠北潔與左僕射安原奏欲及河水未解徙之河西冰解之後不得北道太武曰不然此等習俗放散日久有似園中之鹿急則衝突緩之則定吾自處之有道不煩徙也潔等固執乃聽分徙三萬餘落於河西西至曲鹽池新民驚駭皆曰圍我於河西之中是將殺我也欲西走涼州潔與侍中古弼屯五原河北王僕射安原屯悅牧城北輔備之旣而新民數千騎北走潔追討之走者糧絕相枕而死

隋裴蘊煬帝大業末爲御史大夫叅掌機務事司馬德戡將爲亂也江陽長張惠紹夜馳告之蘊共惠紹謀欲矯詔發郭下兵民盡取榮公護兒節度收在外逆黨宇文化及等仍發羽林殿角遣范富婁等入自息西苑取梁公肅鉅及燕王處分扣門授帝謀議已



定遣報虞世基世基疑反者不實折其計須臾難作  
蘊嘆曰謀及播郎竟悞人事遂見害子息尚輦直長  
亦同日死

唐蕭瑀太宗時特進參預朝政瑀常稱房玄齡已下  
同中書門下內臣悉皆朋黨比周無忠心奉上累獨  
奏云此等相與執權有同膠漆陛下不細諳知但未  
及耳帝謂瑀曰爲人君者驅駕英才推心待士公言  
不亦甚乎何至此瑀又以爲帝偏信臣下所言不誠  
帝數謂瑀曰知臣莫若君夫人不可求備自當捨其  
短而用其長朕雖才謝聰明不應頓迷臧否數謂瑀  
信誓瑀旣不自得而帝積久銜之終以瑀忠貞居多  
而未發也

楊師道爲侍中多所引薦而乏於知人所引者無君  
子小人之別

敬暉中宗神龍初爲侍中與桓彥範等誅張易之兄  
弟也雒州長史薛季昶謂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  
請因兵勢誅三思之屬正王室以安天下暉與柬之  
屢陳不可乃止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翌日三思  
因韋后之助潛入宮中內行相事反易國政爲天下  
所患時議以此歸咎於暉等暉旣失政柄受制於三



思矣暉每推牀嗟惋或彈指出血東之歎曰主上疇昔爲英主時素稱勇烈吾雷諸武莫自誅鋤耳今事勢已去知復何道

楊國忠玄宗天寶末爲右相范陽節度使安祿山舉兵向關以國忠爲名及哥舒翰守潼關時將皆以函關去京師三百里便在守險不利出攻國忠以翰持兵未決慮其能於已不利欲其速戰自中以促之翰遂出關與賊戰於桃林王師敗績翰受擒國忠於朝堂命朝官報潼關之敗訪以救援安危之策刑部尚書張均御史大夫張倚已下百餘人唯唯無敢言者

唯監察御史高適請卽日召募城中敢死之士及朝官各率家僮子弟出軍防遏國忠曰兵已入關事不及矣但垂泣良久乃言曰人上書言祿山反狀已十年帝不信今日之事非宰臣之過

嘗袞代宗大曆末爲平章事旣懲艾元載爲政持公道便並賄賂朋黨大行不以財勢者無因入仕袞一切杜絕之中外百司奏請皆執不與勢與匹夫等尤排擯文詞登科第雖窒賣官之路政事亦大致擁滯楊琰德宗建中初平章事遽計議城平涼涇原節度使段秀實以爲方春未可請俟農隙琰大怒名秀實



為司農卿而以李懷光代之因此劉文喜涇州作亂  
朝廷震恐

關播建中末為中書侍郎平章事乏於知人之鑒好  
大言虛誕者播必悅而親信之有李元平陶公達張  
悉劉承誠皆言談詭妄誇大可立功名亦有微材薄  
藝播累奏元平等皆可將相也請閱試用之德宗以  
為然以元平為補闕會淮西節度使李希烈叛亂以  
汝州要鎮令選刺史播薦元平為汝州刺史元平至  
州旬日為希烈擒之而去州亦陷賊中外嗤哂之繇  
是公達等不克任用

自建中已後方隅之起兵者皆天下劇賊而楊琰以路恕為懷

州刺史使捍諸田闢以李元平為汝州別駕圖李希烈談者以為笑

鄭餘慶憲宗元和初為尚書左丞平章事屬夏州將  
楊惠琳叛帝命宰臣等論奏多議兵事餘慶復以古  
議上言夏州軍士皆仰給縣官又有介馬萬蹄之語  
時議以餘慶雖好博雅而未達時事

崔植杜元穎為相時幽州節度使劉聰將歸朝慮其  
有變籍軍中素有異志者薦之闕下時朱克融亦在  
籍中植元穎不知兵且無遠畧謂兩河無虞遂奏勒  
歸鎮長慶初幽州軍亂囚其帥張弘靖眾推克融統  
軍務焉



蕭俛穆宗卽位初爲平章事是時帝乘章武恢復之餘兩河廓定四鄙無虞而俛與宰相段文昌屢獻太平之策以爲兵以靖亂時已治矣不宐黷武勸帝休兵偃武又以兵不頓去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年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謂之消兵帝旣荒縱不能深料遂詔天下如其策而行之而落籍之卒合而爲盜伏於山林明年朱克融王廷溱復亂河朔一呼而遺卒皆至朝廷方徵兵諸藩而不克尋行招募烏合之徒動爲賊敗由是復失河朔蓋消兵之失也

盧攜僖宗乾符末爲門下侍郎平章事聞黃巢起曹

濮南犯荆襄致書與越州觀察使崔瑒求天平軍節朝議不允又乞除官時宰相鄭畋與樞密使楊復恭奏欲請授同正員將軍攜駁其議請授府率如其不授請以高駢討之及巢見詔大詬執政又自表乞安南都護廣州節亦不允然巢以士衆烏合欲據南海之地永爲巢穴坐邀朝命是歲自春及夏其衆大疫死者十三四衆勸請北歸以圖大利巢不得已乃北渡淮西抵雒陽畱守劉允章率分司官迎於上東門繼攻陝虢逼潼關陷華州畱將喬鈴守之河口節度使李侃表于賊朝廷使田令孜率神策軍拒之賊以



王鐸失守乃自潼關谷路入遂陷京師時前夏州節度使諸葛爽亦統禁軍聞賊盛退保櫟陽及黃巢至乃降勅田令孜之起神策軍也衆號七萬皆長安豪民以貨賂求隸六軍不能負矛戟甲鎧之重乃祈於官執事者厚以直傭兩市之負販者以備其行其實不過三萬人但飾其旌旄鉦鼓而已及守潼關賊已他道而入一時狼狽迴至輦下時百官馬走攜在中書省止之曰此必博野軍私自還也博野軍有七千人則六軍之數時以後發故謂其自還攜至是懼罪馳歸抑藥而死

後唐郭崇韜莊宗同光中爲侍中兼樞密使議者以崇韜功力雖多事權太重不能處身量力而聽小人悞計欲取泰山之安如急行避跡其禍逾速性復剛戾遇事便發旣不知前代之成敗又未體當時之情以天下爲己任孟浪之甚也及權傾四海車騎迎門士人諂奉漸學流品同列豆盧革謂崇韜曰汾陽王代北人徙家華陰侍中世在雁門得非祖德歟崇韜應曰經亂失譜謀先人嘗云去汾陽王四世革曰故祖德也因是旌別流品援引薄徒委之心腹佐命勲舊一切鄙棄舊寮有干進者崇韜謂之曰公雖代



邸之舊然家無門閤溪知公才伎不敢輒進者慮名流嗤余故也及征蜀之行於興平拜尚父子儀之墓豆盧革莊宗時爲平章同光三年冬雒下饋運不充軍士乏食日致怨咨帝深憂問所司濟贍之術革與宰相韋說依阿徇時竟無奇說但云陛下威德冠天下今西蜀平定珍貨甚多可以取之以給軍士水旱作沴天之嘗道不足聖憂

崔協明宗時爲平章事天成三年九月協嘗侍坐言於帝曰臣聞食醫心鏡極好不假藥餌足以安心神左右見其膚淺不覺哂之

安重誨明宗長興中爲樞密使兼侍中有工部尚書李麟日生妄動切欲爲宰相人望非允麟乃引僞吳覘人見重誨云吳國執政徐知誥將舉國稱藩願得令公一信卽來歸向重誨不察事機卽以爲實然因出玉帶與覘者令歸工估其值數千緡經歲無所聞竟成虛語

盧文紀末帝清泰初爲平章事是時帝與閔帝兄弟尋戈之後宗社甫寧虜寇內侵強臣在境文紀處經綸之地無輔弼之謀所論者愛憎朋黨之小瑕所糾者銓選擬倫之微類三年夏移易太元帥晉祖引虜



拒命既而大軍挫衄官寨受圍間道告急八月帝親征過徽陵拜於闕門休於仗舍文紀扈從帝顧謂之曰朕聞主憂臣辱予自鳳翔來首命卿爲宰相聽人言語將爲便致太平今寇孽紛紛萬乘自行戰賊於汝安乎文紀惶恐致謝時帝季年天奪其魄聲言救寨其實倦行初次河陽召文紀張延朗謀事文紀曰虜騎倏往忽來無利則去大寨牢固足以枝梧況臣有三處救兵可以一戰而解使人督促責以成功與駕且駐河橋詳觀事勢況地處舟車之要正當天下之心必若未能解圍去亦非晚會延朗與趙延壽欵密旁奏曰文紀之言是也故令延壽北行

馬裔孫清泰末爲平章事三年末帝親征太原行在懷州裔孫自雒都來朝獻時大寨被圍息耗斷絕趙德均父子已懷異志惟范延光盡心而援孤兵寡駐驛懷州君臣智窮慮索遽聞裔孫至以救焚之謀特來朝謁數日之間寂無所說羣臣往謁因言時事龍敏言國之治亂由君之聽斷因引管夷吾辭害霸之說云旣與君子謀之又與小人圖之害霸也馬以譏時乃曰君子小人則殊而愛君盡心一也卽如今強胡內侮扈從之人誰不願破賊夷兇致君於千枝萬



葉諸官晒之

漢楊邠隱帝時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帝一以委之凡南衙奏事中書除命先委邠斟酌如不出邠意至於一簿一椽亦不聽從邠雖長於吏途不識大體嘗言爲國家者但得帑藏豐盈甲兵彊盛至於文章禮樂竝是虛事何足介意也邠旣專國政觸途苛細條理前資官不得外方居止自京師至諸州府行人往來竝須給公憑者朝夕填咽旬日之間民情大擾行路擁塞邠乃止其事每懲二蘇之失逢吉禹珪難於除拜事多壅滯士人怨咨邠比與二相不協又深嫉儒士凡所有平章動多矛盾周行之內自漢受命以至滅不沾一命者十有六七焉諸司補吏與門胥出身一切停罷時論以邠之蔽固如是亦繇逢吉與禹珪本不能至公於物之所致也

王章爲平章事與楊邠同郡尤相親愛其獎用進拔者莫非鄉舊嘗輕視文臣曰此等若與一把算子未知顛倒何益於事

依違

夫彌綸道廣寅亮功高乃膺注意之求允協致君之業是爲良弼以贊永圖若乃畏懼取名唯諾自守昧



獻贊而忘大政固恩寵以持兩端唯署字以因循必鄙諺而致誚焉用彼相不其然乎知無不為蓋異於是

漢韓安國為御史大夫武帝時丞相田蚡抵言魏其

侯竇嬰灌夫事帝問朝臣兩人孰是安國曰魏其言

灌夫父子死事

夫父孟吳楚反時為校尉嘗陷監遂死吳軍中

身荷戟馳不

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

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丞相言

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較轢宗室

侵犯骨肉此所謂支大於榦脛大於股不折必披丞

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

孔光為大司徒王莽以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

下信之於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壻甄邯為侍中奉車

都尉諸哀帝外戚及大臣居位素所不說者

說讀莽曰悅

皆傳致其罪

傳讀曰附附益而引致之令入罪

為奏請令邯持於光

光素畏慎不敢不上之

後漢胡廣為司徒與太尉李固司空趙戒議欲立清

河王蒜時大將軍梁冀以蒜年長有德恐為後患盛

意立蠶吾侯至廣戒等懾憚不能與爭而固與杜喬

堅守本議



晉荀顗爲侍中太尉卒無質直之操唯行義苟合於荀勗賈充之間

宋劉劭爲右僕射中領軍與齊太祖同受遺詔掌機事初劭高尚其意託造園宅名爲東山頗忽世務太祖謂之曰將軍以顧命之重任兼內外主上春秋未幾諸王竝幼布流物議遐邇所聞此是將軍艱難之日而將軍深尚從容廢省羽翼一朝事至雖悔何追劭竟不納

南齊褚淵前仕宋爲中書令與尚書令袁粲受顧命輔幼主時王道隆阮佃夫用事姦賂公行淵不能禁也

隋虞世基爲僕射知煬帝不可諫正又以高穎張衡等相繼誅戮懼禍及已雖居近侍唯諾取容不敢忤意盜賊日甚郡縣多沒世基知帝惡數聞之後有告敗者乃抑損表狀不以實聞是後外間有變帝弗之知也

唐李勣爲太尉高祖欲廢王皇后立武昭儀韓瑗來濟諫皆不納勣密奏曰此是陛下家事何須問外人意乃定

于志寧爲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王庶人之廢



也李勣許敬宗密申勸請志寧獨無言以持兩端  
蘇味道則天延載長壽中再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  
臺三品味道善敷奏多識臺閣故事然而前後居相  
位數載不能有所發明但脂韋其間苟度取容而已  
故時人號爲模稜于今以爲口實

源乾曜玄宗開元中爲侍中任政事十年時張嘉貞  
張悅相次爲中書令乾曜不敢與之爭權事皆推讓  
之及李元紘杜暹知政事乾曜遂無所參議但唯諾  
署名而已初乾曜因姜皎所薦遂蒙擢用又皎得罪  
爲張嘉貞所擠乾曜竟不救之議者以此譏焉

裴耀卿爲左丞相開元二十五年逸人姜撫獻長春  
酒方玄宗分賜年衰朝官兼與方法耀卿與文武百  
官上表賀曰伏承逸人姜撫獻同度山長生藥秘精  
英而日久候聖明而乃彰伏惟陛下大聖撫運深仁  
濟俗和氣時若淳風穆然上帝式臧用分景福逸人  
斯至乃表長生藥薦長春酒和甘露天杯斲御神策  
逾增益光明於日月齊長久於天地臣子大慶開闢  
所無朝野多歡蹈舞相繼況自中外賜藥兼方遠使  
人寰同昇壽域慶流渥澤馳景迴光凡在生靈不勝  
悅慶臣等望進禮食以稱壽觴歡寶祚之無疆樂微



生之有遇許之時士庶競服長春酒多有暴卒者帝懼而止

陳希烈爲左相時右相楊國忠用事希烈良其權寵凡事唯諾無敢發明

韋見素爲武部尚書同平章事係楊國忠引用心德之時祿山與國忠爭寵兩相猜嫌見素無所是非署名而已

劉滋爲左散騎嘗侍平章事德宗貞元中尚書右丞元琇爲度支使韓滉所奏貶雷州司戶其責旣重舉朝以爲非罪多竊議者尚書左丞董晉謂滋及齊映

曰元右丞忽有貶責未知罪名用刑一濫誰不良懼假有權臣騁志相公何不奏請三司詳斷之去年關輔用兵時方蝗旱琇總國計夙夜憂勤以贍給師旅不增一賦軍用皆濟斯可謂國之勞臣也今此播逐恐失人心人心一搖則有聞鷄鳴起舞者矣竊爲相公痛惜之滋映但引過而已

董晉貞元五年爲門下侍郎平章事與竇參同知政事而皆決在竇參晉但奉詔書唯諾而已

賈耽在相位凡十三年不能以天下安危大事爭於君前頗爲知識之士所短



權德輿爲禮部尚書平章事時李吉甫自淮南詔徵夫一年憲宗又引用李絳時帝求治方切軍國無大小一付中書吉甫絳議政頗有異同或於上前爭論形於言色其有詰於理者德輿亦不能爲之發明竟以因循而罷

王涯爲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初鄭注自謂有經濟之才文宗問以安人富國之術無以對因請權茶涯知不可而不敢違

孔緯爲平章事時昭宗謁郊廟兩中尉內樞密請朝服所司申前例中貴人無朝服助祭之禮少府監亦無素製冠服中尉怒立令製造下太常禮官舉故事亦稱無中尉朝服助祭之文諫官亦論之緯奏曰中貴不衣朝服助祭國典也陛下欲以權道寵內臣則請依所兼之官而爲之服天子名諫官謂之曰大禮日近無空立異爲朕容之於是內官朝服助祭

後唐韋說拜平章事說性謹重奉職官嘗不造事端時郭崇韜秉政說等承順而已政事得失無所指言豆盧革爲平章事莊宗同光三年弘文館奏請依六典故事改弘文館爲崇文館勅崇文館比於弘文館竝置今請改稱頗叶舊典從之樞密使郭崇韜亡父



名弘革希崇韜旨奏而改之故云有弘文崇文並置之  
之言也

鄭珽為平章事明宗延宰臣於玄德殿珽從容言曰  
近奉御札罷幸鄴都人情甚安咸仰聖德其始議也  
珽亦贊之及罷行期珽又贊之大臣獻替若斯豈能  
責小臣之竊位邪

強很

宰輔所以佐人君治天下調陰陽順元化者也必在  
乎中庸其德平恕其心體貌溫恭辭氣寬裕所以能  
通萬物之理副四海之瞻或其剛毅近仁木強率性  
忠言犯上直道異眾善則善矣恐非純和之德焉矧  
許以為直犯而必較以威勢而自處謂恭順而無益  
人所惡也禍必隨之

漢周昌木強人也為御史大夫自蕭曹輩皆卑下之  
昌嘗燕入奏事

以帝宴時入奏事

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帝

逐得騎昌項帝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桀紂  
主也於是帝笑之然尤憚昌

申屠嘉為丞相鼂錯為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  
請變更議以適罰侵削諸侯

適讀曰諂

而丞相嘉自縊

也所言不用疾錯錯為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



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塋垣也嘉聞錯穿宗廟垣為

奏請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歸晉於天子

至朝嘉請誅內史錯帝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塋

垣故宀官居其中宀謂散輩也且又我使為之錯無

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請之言先斬而後奏

為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

田蚡為丞相名客飲坐其兄蓋侯北鄉自坐東鄉自處

尊位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撓也音汝教反繇此

滋驕滋益也後漢韓歆為御史徒好直言無隱諱光武每不能容

嘗因朝會聞帝讀隗囂公孫述相與書歆曰亡國之

君皆有才桀紂亦有才帝大怒以為激發歆又證歲

將飢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坐免歸田里帝猶不釋

復遣使召宣責之司隸較尉鮑永固請不能得歆及

子嬰竟自殺

晉楊駿為太傅輔政駿自知素無美望懼不能以緝

和遠近乃依魏明帝即位故事遂大開封賞欲以悅

眾為政嚴碎復諫自用不允眾心馮翊太守孫楚素

與駿厚說之曰公以外戚居伊霍之重握大權輔弱

主當仰思古人至公至誠謙順之道於周則周召為



宰在漢則朱虛東牟未有庶姓專國而克終慶祚者也今宗室親重藩王方壯而公不與共參萬機內懷猜忌外樹私昵禍至無日矣駿不能從  
庾亮爲中書令輔政專用威刑知蘇峻必爲禍亂徵爲大司農舉朝謂之不可平南將軍溫嶠亦累止之皆不納峻果反

後魏穆壽太武時恭宗監國壽與崔浩等輔政人皆敬浩壽獨凌之又自恃位任爲人莫及已  
古弼爲尚書令參政事欲入陳奏遇太武與給事中劉樹基志不聽事弼侍坐良久不獲申聞乃起於太

武前捧樹頭掣下牀以手搏其耳以拳歐其背日朝廷不治實爾之罪

高輦爲尚書令每事任已宣武延昌初遷司徒雖貴登台鼎猶以去要怏怏形乎辭色

隋蘇威爲宰相行已清儉以廉慎見稱然每至公議要人異已雖或小事必固爭之時人以爲無大臣之體所修格令章程並行於當世頗傷煩碎論者以爲非簡久之法

楊素爲右僕射與高頴專掌朝政素性疎而辨高下在心朝臣之內頗推高頴敬牛弘厚接薛道衡視蘇



威蔑如也自餘朝貴多被凌轢其才藝風調優於高  
頰至於推誠體國處物平當有宰相識度不如頰遠  
矣

唐蕭瑀為太常卿兼領御史大夫與宰相參議朝政  
瑀多詞辨每有評議房玄齡等不能抗然心知其非  
所言殊不用瑀彌怏怏李義甫遷右相入則諂言自  
附出則詳其姦宄百寮畏之無敢言其過者高宗顯  
知其罪失從容戒議府云聞卿兒子女壻皆不謹慎  
多作罪過我亦為卿掩覆未即公言卿可誠勗無令  
如此義府勃然變色顯頭俱起徐曰誰向陛下道此  
帝曰但我言如是何須問我所從得邪義府宛然殊  
不引咎緩步而去帝亦從容之後長流雋州

宗楚客中宗時為相御史崔琬劾楚客紀處訥宗晉  
卿等驕恣跋扈人神同疾不加天誅詎清王度竝請  
收禁差三司推鞠舊制大臣有被御史彈劾者即俯  
僂趨出立朝堂待罪楚客翻更吃顛作色而進自言  
執性忠鯁被琬誣奏帝性既寬仁竟不窮其事令釋  
之

劉幽求玄宗先天元年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  
三品監修國史幽求自謂功在朝臣之右而志求左



僕射兼領中書令俄而竇懷貞爲左僕射崔寔爲中書令幽求甚不平形於言色

韓滉爲左僕射同平章事然以前輩早達稍侮薄後進晚歲至京師丞郎卿佐接之頗倨又元琇以纖芥微嫌陷之重典衆不能一

常衮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其輕重任情不通時政又政事堂有後門蓋宰相時過中書舍人院咨訪政事衮塞絕其門以示尊大不相往來

後唐盧程莊宗同光初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是時初下鄆州梁將王彥章陷德勝寨羣情惴惴內外囂然

帝於楊劉城躬厲士卒晝夜苦戰臣下皆憂之豆盧革與同列議上章規諫請不躬御士卒因言及漢高臨廣武事楚人矢及於胸給云虜中吾足程曰此劉季之失也幾死老兵衆皆縮頸嘗與羣官論士族或曰員外孔龜明善和之家宜聖之後公輔累世得非盛族歟程曰止於孔丘之後盛則吾不知也親黨有假遞乘於程者程帖府縣令給付之府吏訴其不追程怒鞭其背議者以浮薄之中凶狂爲最時光祿卿任圜兼興唐少尹帝妹壻也馮其寵戚因詰程訴之程衣鶴氅華陽巾馮几決事盛怒見圜慢謂曰公是



何蟲豸敢違吾命宰相取給於府縣公保惜胥吏圖  
 不言而退夜急馳見帝面訴其事帝怒謂郭崇韜曰  
 朕誤相此人凌辱於九卿促令自盡崇韜亦恐事將  
 不測盧質橫身解之乃貶官右庶子  
 豆盧革同光中平章事莊宗幸維車駕次汜水翰林  
 學士劉昫趙鳳于嶠等議高祖太宗廟在維北請帝  
 親行拜薦庶天下知敬祖奉先之道革恥於失舉遂  
 非不行識者譏之次偃師又議昭宗園陵不遠道周  
 既除大慙車駕宜請告謁追思惋憤號慟寢園然後  
 還宮始為得禮革與郭崇韜不達變禮又拒而不行  
 孔循為東都留守帶平章事以孟夏等獻宜令攝太  
 尉行事循稱使相有戎機不合當祠祭重事議者曰  
郊天祀  
地太尉之職無其人則宰相攝之循位同三事留守  
東平代掌武以供祀事而訴以戎機不自知貴強戾  
之甚也  
 漢楊邠為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嘗與三司使  
 王章於御前論事隱帝曰事行之後勿俾有詞邠曰  
 陛下但禁聲有臣等在左右聞者縮頸未幾滅族其  
 負氣寡識多此類也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長樂縣事臣夏允彝 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 較釋

宰輔部

不協

徇私

樹黨

不協

王者建輔弼之臣所以共成天功登翼王室協和萬國典領百察者也故當一乃心平其志使國典成式人模允諧以謙抑自居以推讓為本增廟廊之重表



堂陞之高使和輯之風行於天下者也若乃固專朝  
政闊視王庭發言以相侵議事而不合或趨向之各  
異或先後以自矜爭論曲直交斥隱匿形於辭色遂  
為忿競構成禍亂或至誅戮忠臣之節豈當若是者  
乎書于方冊可以垂戒

周王叔陳生與伯與爭政二子王王右伯與右助王

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欲奔殺史較以說焉

說王不入遂處之處叔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

伯與訟焉爭曲王叔之宰家宰與伯與之大夫瑕禽

瑕禽伯與坐獄於王庭獄訟也周禮命夫命士躬坐

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簞門圭竇之人而皆凌其

上其難為上矣簞門柴門圭竇小戶穿壁為戶上銳

瑕禽曰晉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

而賜之駢旄之盟平王徙時大臣從者有七姓伯與

祭祀王恃其用故與之盟使世其職駢旄曰世世無

赤毛也舉駢旄者言得重盟不以犬鷄言我

失職若簞門圭竇豈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言我

賤何能來東使王恃其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

用而與之盟底至也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

隨財而刑放於寵寵臣專刑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師

之長皆受賂吾能無簞門圭竇乎言王叔之屬唯大國圖

用符元龜宰輔部

卷之三十三



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宣子知伯與直不欲自專故推

之於使王叔氏與伯輿合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

契要契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為卿士以相

王室代王

漢上官桀為左將軍霍光為大將軍皆受遺詔輔少

主桀自先帝時已為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竝為將

軍有椒房中宮之重皇后上官安女光廼其外祖而

顧專制朝事繇是與光爭權

蕭望之為御史大夫丞相丙吉年老宣帝重焉望之

又奏言萬姓或乏困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

職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為之不明今晉歲日月少光

咎在臣等帝以望之意輕丞相言三公非其人又云咎在臣等是其意毀

丞相繇是不說又丞相司直繇延壽繇音奏故事丞

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問病朝奏事會庭中差居丞

相後丞相謝大夫少進揖今丞相數病望之不問病

會庭中與丞相均禮時議不合意望之曰侯年能寧

父我邪謂寧能與吾坐是左遷太子太傅

晉閻鼎為太子詹事愍帝即位以鼎總攝百揆京兆

尹梁綜與鼎爭權鼎殺綜以王毗為京兆尹

後魏長樂王壽樂自文成即位有援立功拜太宰大



都督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矜功與尚書令長孫渴  
疾爭權竝伏法

北齊唐邕爲尚書令封晉昌王錄尚書事車駕幸晉  
陽勅斛律孝卿摠知騎兵度支事多自決不相詢稟  
邕自恃從霸朝以來嘗典樞要歷事六帝恩遇甚重  
一旦爲孝卿所輕負氣鬱怏形於辭色

唐崔日用爲黃門侍郎參知政事爲相月餘與中書  
侍郎薛稷不協于中書忿競日用由是停知政事  
張嘉貞爲中書令張說爲兵部尚書平章事初嘉貞  
爲兵部員外時說爲侍郎及是說位在嘉貞下嘉貞  
既無所推讓說頗不平由是不協

蕭嵩爲中書令裴光庭爲侍中同位數年情頗不協  
及光庭爲吏部奏用循資格并促選限至正月三十  
日令畢其流外行署亦令門下省審之光庭卒後嵩  
又奏請一切罷之光庭所引進者奏出爲外職韓休  
爲右丞相蕭嵩與裴光庭同位數年情頗不協光庭  
卒玄宗遣嵩擇相嵩以休長者舉之及休入直與嵩  
舉事休峭直輒不相假互於玄宗前論曲直因讓位  
玄宗眷嵩厚乃授嵩尚書右丞相休工部尚書  
李元絃爲中書侍郎平章事與杜暹同在中書多所



異同情遂不協至有相執奏者

李適之代牛仙客爲左相與李林甫爭權不叶隴右節度皇甫惟明刑部尚書韋堅戶部尚書裴寬京兆尹韓朝宗悉與適之善林甫皆中傷之構成其罪相繼放逐適之懼不自安求爲散職乃罷知政事李吉甫再爲平章事秉政之後視聽時有所蔽人心疑憚時之負公望者慮爲吉甫所忌多迎畏之憲宗知其事未周歲遂擢用李絳大與絳不叶而絳性剛訐於帝前互有爭論人多直絳然性畏慎雖甚不悅者亦無所傷

張延賞與柳渾同在相位延賞怙權矜己而疾渾守正俾其所厚謂渾曰相公舊德但節言于廟堂則重位可久答曰爲吾謝張相公柳渾頭可斷也言不可絕自是終爲延賞所擠尋除右散騎嘗侍罷知政事鄭覃爲右僕射平章事其年李固言復爲宰相固言與李宗閔楊嗣復善覃憎之因起居郎闕固言曰周殷復崔球張次宗等三人皆堪此任覃曰崔球遊宗閔之門赤墀下秉筆爲千古法不可朋黨如裴中孺李讓夷臣不敢有纖介異論乃止楊嗣復自西川入相與覃尤相矛楯加以固言李珣入對之際是非



蜂起開成三年二月文宗御紫宸殿謂覃曰李宗閔  
在外已數年公欲別與一官覃曰陛下以其地遠請  
量移二三百里即得不可再用姦邪如重用宗閔臣  
即請退陳夷行曰宗閔頃得罪以黨比責之空死管  
實歷八關十六子李績張又新蘇景喬等朋比傾覆  
朝臣貨賄交通李珣曰若以數子之事罪在李逢吉  
如李績居喪服闋不可不與一官臣恐在外衣冠多  
生議論非為李績也夷行曰昔舜逐四凶天下咸理  
今陛下何惜十數人耳楊嗣復曰事貴得中不可但  
循私情帝曰但與一郡國覃曰與洪州司馬可也嗣  
復曰此為罔上非為量移夷行曰宗閔養得鄭注幾  
傾覆朝廷嗣復曰此者陛下欲與鄭注好官宗閔不  
肯陛下亦當記憶其事鄭覃曰嗣復黨比宗閔姦邪  
直如李林甫嗣復曰豈可便以李林甫比宗閔比玄  
宗暮年委任林甫誅破忠良十餘家宗閔未有此事  
況太和末宗閔與李德裕同時得罪德裕自開成初  
量移至二年夏為淮南節度使而宗閔尚在貶所只  
如殷侑與韓益奏官及章服成以韓益前年犯賊不  
可知鄭覃云幸且勿論孰為黨比李珣曰捨小過掩  
微瑕但量與一官亦無妨帝曰三度左遷與一郡無



妨卿等悉出帝召左右史周殷復魏謨向前適來宰臣如此爭論去就得否對曰臣等以為不可然鄭覃等各竭盡忠誠不覺如此亦非敢觸犯龍鱗帝曰鄭覃僻直嗣復疎雋卿可商量宰臣所奏同為一狀將來丁酉以衡州司馬外置同置員李宗閔為杭州刺史

陳夷行為工部侍郎平章事楊嗣復李珣繼入輔政夷行介特素惡其所為每文宗前議政語侵嗣復遂至往復珣不能堪上表稱疾辭位詔不許

盧攜為平章事與鄭畋同在中書黃巢之起攜以浙西觀察使高駢素有軍功奏為淮南節度使令扼賊衝尋以駢為諸道行營都統及巢奏請廢南朝議有請假節以紓患者畋採羣議欲以南海節度廢之攜以始用高駢欲其立功以圖勝攜曰高駢將畧無雙淮土甲兵甚銳今諸道之師方集蕞爾餓寇不足平殄何事捨之示怯而令諸軍解體邪畋曰巢賊之亂本因饑歲人以利合乃至寔繁江淮以南薦食殆半國家久不用兵士皆忘戰所在節將閉門自守尚不能支不如釋咎苞容權降恩澤彼本以饑年利合一遇豐歲孰不懷思鄉土其眾一離巢則几上肉耳是



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若此際不以計攻全恃兵力恐天下之憂未艾也羣議然之而左僕射于琮曰南海有市舶之利歲貢珠璣如今妖賊所有國藏漸當廢竭僖宗亦望駢成功乃依攜議及中書商量出勅畋曰妖賊百萬橫行天下高公遷延玩寇無意剪除又從而保之彼得計矣國祚安榮在我輩三四人畫度公倚淮南用兵吾不知稅駕之所矣攜怒拂衣而起袂染於硯因投之帝聞之怒曰大臣相詬何以表儀四海二人俱罷知政事

後唐任圜爲平章事時議命相樞密使孔循意不欲河朔人居相位圜欲相李琪而宰臣鄭珣素與琪不協循亦惡琪謂樞密使安重誨曰李琪非無藝學但不廉耳朝論莫若崔協重誨然之因奏擇相明宗曰誰可乃以協對任圜奏曰重誨被人欺賣如崔協者少識文字時人謂之沒字碑臣比不知書無才而進已爲天下笑何容中書之內更益笑端朝退宰臣樞密使休於中興殿之廡下孔循拂衣而去曰天下事一則任圜二則任圜崔協暴死則已不死會居此位重誨私謂圜曰今相位闕人協且可乎圜曰朝廷有李琪者學際天人奕葉軒冕論才較藝可敵時輩百



人而讒夫巧沮忌害其能必捨琪而相協如棄蘇合之丸取蝓蛻之轉也

李琪事梁爲平章事與蕭頊同在中書頊性畏慎深密琪倜儻負氣不拘小節中書奏覆多行其志而頊專倚撫其咎

李愚爲平章事與劉昫俱在中書時馮道已出鎮同州而昫與道爲婚家而愚性太峻或因舊事不便要釐革者對論不協愚必曰此事賢家翁所爲更之不亦便乎昫憾其言切於是每言必相詰難或至喧呼無幾兩人俱罷相

晉桑維翰爲平章事少帝微有不豫維翰曾密遣中使達意於太后請爲皇弟重睿擇師傅以教導之少帝繇此疑其有他俄而馮玉作相同在中書會舍人盧價秩滿玉乃下筆除價爲工部侍郎維翰曰詞臣除此官稍慢恐外有所議因不署名屬維翰休假玉竟除之自此維翰與玉尤不相協俄因少帝以重睿擇師傅事言於玉遂以詞激少帝尋出維翰爲開封尹

徇私

粵若寅亮天工協和民紀仰成大化直哉惟清斯宰



相之職也若乃居具瞻之任爽中立之誠始務營私  
詎聞盡節公忠靡著怨欲是行或昔有違言或暫失  
微旨既舉奪以私意遂好惡之有乖或異己以見傷  
或改法以更事徇故人之末節忘有國之至公加以  
租入是貪兒女嬰慮小猶損於政治大或蔽於聰明  
而冀庶事成康邪慝不作雖曰愚者未之信也歷代  
之下咸可明懲苟異中道則有斯蔽矣

漢田蚡武帝時為丞相元光中河決瓠子蚡奉邑食

鄒鄒居河北

鄒清河之縣也

河決而南則鄒無水菑邑收入

多蚡言於帝曰江河之決皆天時未易以人力疆塞  
疆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是以久  
不復塞也

霍光昭帝時為大將軍輔政以光外孫上官氏為皇

后光欲后擅寵有子時帝體不安左右及醫皆阿意

言宜禁內雖官人使令皆為窮袴多其帶

窮袴有前後不得交

通也使令所使之人也

窮袴即今之視袴褶也後宮莫有進者其後宣帝既

立帝微時許妃為皇后光妻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

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

乳醫視產乳之疾者

因勸光

內成君代立為后始許后暴終吏捕諸醫劾衍侍疾  
亡狀不道獄吏薄問急顯恐事敗即以實語光光大



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猶與不會奏上因署衍勿論

署者題光薨後語稍泄事具外戚

翟方進成帝時為丞相持法刻深舉奏牧守九卿峻

文深詆詆毀也中傷者尤多如陳咸朱博蕭育逢信

孫闕之屬皆京師世家以材能少歷牧守列卿知名

當世而方進特立後起十餘年間至宰相據法以彈

咸等皆罷退之初咸最先進自元帝初為御史中丞

顯名朝廷矣成帝初即位擢為部刺史歷楚國北海

東郡太守陽朔中京兆尹王章譏切大臣而薦瑯琊

太守馮野王可代大將軍王鳳輔政東郡太守陳咸

可御史大夫是時方進甫從博士為刺史刺始後方

進為京兆尹咸從南陽太守入為少府與方進厚善

先是逢信已從高帝郡守歷京兆太僕為卿俱在選

中而方進得之會丞相薛宣有事與方進相連帝使

五二千石雜問丞相御史六臣獄重故以使二咸詰

責方進與得其處方進心恨初大將軍鳳奏除陳湯

為郎中與從事每有政事皆鳳薨後從弟車騎將軍

音代鳳輔政亦厚湯逢信陳咸皆與湯善湯數稱之

於鳳音所久之音薨鳳弟成都侯商復為大司馬衛

將軍輔政商素憎陳湯白其罪過下有司案驗遂免



湯徒燉煌時方進新為丞相陳咸內懼不安迺令小

冠杜子夏往觀其意微自解說解說猶曰分疏于夏既過方

進搖知其指不敢發言搖謂探求之居無何無何猶言無幾謂少時

方進奏咸與逢信邪枉貪污營私多欲皆知陳湯姦

佞傾覆利口不軌而親交賄遺以求薦舉後為少府

數饋遺湯信咸幸得備九卿不思盡忠正身內自知

行辟亡功効而官媚邪臣欲以微幸苟得亡恥孔子

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謂鄙夫不可與事君也與讀曰歟咸信之

謂也過惡暴見不宐處位臣請免以示天下秦可後

二歲舉方正直言之士紅陽侯立舉咸等冊拜為光

祿大夫給事中方進復奏咸前為九卿坐為貪於免

自知罪惡暴陳依託紅陽侯立微幸有司莫敢舉奏

冒濁苟容不顧恥辱不當蒙方正舉備內朝臣并劾

紅陽侯立選舉故不以實有詔免咸勿劾立後數年

皇太后姊子侍中衛尉定陵侯淳于長有罪帝以太

后故免官勿治罪有司奏請遣長就國長以金錢與

立立上封事為長求留曰陛下既託文以皇太后故

謂託於詔文誠不可更有他計言不宐遣長就國後長陰事遂發

下獄方進劾立懷姦邪亂朝政欲傾誤要主上狡猾

不道請下獄帝曰紅陽侯朕之舅不忍致法遣就國



於是方進復奏立黨友曰立素行積為不善衆人所共知邪臣自結附託為黨庶幾立與政事欲獲其利今立斥逐就國所交結尤著者不宐備大臣為郡守案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闕故光祿大夫陳咸與立交通厚善相與為腹心有背公死黨之信死黨盡死於朋黨欲相攀援死而後已援引也皆內有不仁之信而

外有雋材過絕人倫勇猛果敢處事不疑所居皆尚殘賊酷虐苛刻慘毒以立威而亡繼介愛利之風謂仁愛而欲

安利人也天下所共知愚者猶惑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言用不仁之人則禮樂廢壞言不仁

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此三人皆內懷姦邪國之所患而深相與交信於貴戚姦臣此國

家大憂大臣所宐沒身而爭也沒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見有善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善

者誅之若鷹鷂之逐鳥爵也鷂似鸚而小今謂之上鷂翅翼雖傷不避也貴戚彊黨之衆誠難犯之犯之衆敵竝怨善

惡相冒冒覆蔽也臣幸得備宰相不敢不盡死請免博闕咸歸故郡以銷姦雄之黨絕羣邪之望奏可咸知廢

錮復徙故郡以憂死張禹成帝時為丞相以老疾罷就第位特進見禮如



丞相置從事史五人禹每病車駕自臨問之禹頓首謝恩歸誠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爲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帝卽時徙咸爲弘農太守

後漢許馘爲太尉靈帝光和五年詔公卿以謠言舉刺史二千石爲民蠹害者時馘與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受取賄賂其宦者子弟賓客雖貪汙穢濁皆不敢問而虛糾邊遠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

魏曹爽齊王時以大將軍輔政揚州刺史王陵奏盧江太守文欽貪殘不宐撫邊求免官治罪由是徵欽還爽以欽鄉里厚養待之不治欽事復遣還盧江加冠軍貴寵踰前欽以故益驕爽以何晏等爲腹心因共分割維陽野王興農部桑田數百頃及壞湯沐地以爲產業承勢劫取官物因緣求欲州郡有司望風莫敢忤旨晏等與廷尉盧毓素有不平因毓吏徵過

溪文致毓法使王者先收毓印綬然後奏聞其作威如此

晉汝南王亮爲太宰錄尚書事論賞誅楊駿之功過差欲以苟悅衆心由是失望

魏舒爲司徒左長史傅咸在位多所執政豫州大中



正夏侯俊上言魯國小中正司空司馬孔毓四移病所不能接賓求以上書郎曹馥代毓旬日復上毓為中正司徒三却俊故據正咸以俊與奪惟意乃奏免俊大中正舒俊之姻屬屢却不署咸據正甚若舒終不從咸遂獨上舒奏咸激訕不直詔轉咸為車騎司馬

後魏崔光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光自從貴達罕所申薦曾啟其女壻彭城劉敬徽云敬徽為荊州五隴戍主女隨夫行嘗慮寇抄南北分張乞為徐州長史兼別駕暫集京師孝明許之時人比之張禹

北齊孫勝世居北邊因亂離亡一女及貴遠加推訪終亦不得疑其為人婢賤及為司徒奴婢許良者不研虛實率皆免之願免千人異得其女時高祖入朝左右有言之者高祖大怒解其司徒後遷太保勅博陵崔孝芬取貧家子賈氏以為養女孝芬死其妻元更適鄭伯猷攜賈於鄭氏賈有姿色騰納之始以為妾其妻袁氏死騰以賈有子正以為妻詔封丹陽郡君復請以袁氏爵廼授其女違禮肆情多此類也趙彥深為司徒諷朝廷以叔堅為中書侍郎頗招物議時馮子琮子慈明祖班子君信並相繼居中書故



時語云馮祖及趙穢我鳳池然堅身材最劣  
司馬子如執政尉瑾娶其外孫皮氏女繇此擢瑾中  
書舍人隋蘇威爲納言開府儀同三司威治身清儉  
以廉慎見稱然每至公議惡人異己雖或小事必固  
爭之時人以為無大臣之體

唐許圜師爲左相龍朔中圜師子靜福府果毅文思  
奉輦直自然因田獵踐百姓苗稼地主忿怒更相擒  
捉自然遂以髡箭射之圜師杖自然一百竟不聞奏  
地主又詣司憲告司憲大夫楊德裔不爲推究西臺  
舍人袁公瑜遣人改姓名上封告之詔特免官

李義甫爲中書令自言本出趙郡始與諸李敘昭穆  
而無賴之徒苟合籍其權勢拜仗爲兄叔者甚衆給  
事中李崇德初亦與同譜敘昭穆及義甫出爲普州  
刺史遂卽除削義甫聞而銜之及重爲宰相乃令人  
誣構其罪竟下獄自殺初貞觀中太宗命吏部尚書  
高士廉御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  
令狐德棻等及四方士大夫諸練門閥者修氏族志  
勒成百卷昇降去取時稱允當頒下諸州藏爲永式  
義甫恥其家代無名乃奏改此書專委禮部郎中孔  
志約著作郎楊仁卿太子洗馬史玄道太常丞呂才



重修志約等遂立格云皇朝得五品官者皆昇士流於是兵卒以軍功致五品者盡入書限更名爲姓氏錄繇是縉紳士大夫多恥被甄敘皆號此書爲黜格義甫仍奏收天下氏族志焚之關東魏齊舊姓雖皆論替猶相矜尚自爲婚姻義甫爲子求婚不得乃奏麗西李等十家不得相與爲婚劉幽求爲侍中幽求妻李氏本幽州故將軍李謹行嫁賤妾也幽求往爲館客通而妻焉謹行孫璉見幽求達用事遂以爲親璉任燕州刺史與幽州都督薛訥有隙幽求遂進孫佺爲幽州都督幽州鎮守經畧使節度請軍以代之佺無將材欲令遠討衆知其必敗也

張嘉貞爲中書令駕幸東都有雒陽主簿王均爲嘉貞修宅將以求御史因受賍事發玄宗特令朝堂決殺嘉貞從所繇連其刑以滅口乃歸罪於御史大夫韋抗等皆貶之

姚崇爲紫微令縱其子光祿少卿彛等廣引賓客受納饋遺繇是爲時所譏時有中書主書趙誨如崇所親信受蕃人珍異遺事發帝親加鞫問下獄處死崇結奏其罪復營救之帝繇是不悅其冬曲赦京城勅文特標誨名令決杖一百配流嶺南崇自是憂懼頻



面請避相位薦宋璟自代俄受開府儀同三司罷知政事

蘇邈爲相開元五年正月太廟四室壞伊闕人孫平子上封事以爲去年禘孝和於別室太廟之際未祭孝和先祭太上皇所致詔下禮官太嘗博士陳貞節與馮宗蘇獻等議以爲平子在瞽危言玄宗令平子與禮官對定可否平子曰辨所引咸有經據獻等又不能屈之邈以博士蘇獻是從祖兄頗黨之議竟不行平子上論不已遂貶平子爲康州都成縣尉議者以平子議爲是

張說爲中書令車駕東巡行封禪之禮說自定侍從升山之官多引兩省錄事主書及已之所親攝官而上遂加特進階超授五品及中書舍人張九齡草詔九齡言於說曰今登封需澤千載一遇清流高品不沐殊恩胥吏末班先加章綬但恐制出之後四方失望今進草之際事猶可改唯令公審疇之無貽後悔也說曰事已決矣悠悠之談何足慮也竟不從制出外內甚咎於說果爲御史中丞宇文融所劾李元紘爲中書侍郎平章事素重宋遙引爲中書舍人與給事中嚴挺之等同考吏部等事遙與挺之好



尚不同遙言於元絃元絃詰挺之挺之曰明公位尊國相情溺小人乃有憎惡甚爲不取也詞色俱厲元絃曰小人爲誰挺之曰卽宋遙也因出爲登州刺史李林甫爲右相兵部侍郎李彭年與林甫善慕山東著姓爲婚姻引就活以大其門典銓官七年竟以賊貶

呂甄上元初爲相引妻父程楚賓爲衛尉少卿妻兄震爲侍御史員外郎

王與代宗朝爲相時韓滉出爲通州刺史彭王府諮議鄧景山爲淮南節度表滉爲賓佐未行除殿中侍御史追赴京師先是滉兄法知制誥草王與拜官之詞不加虛美與頗銜之及其秉政諸使奏滉兄弟者必以冗官授之與免相羣議稱其屈故名拜焉

楊琰德宗初爲相專意報恩復讎道州錄事參軍王洺有微恩於炎炎舉洺爲監察御史感元載恩專務行載之舊事

盧杞德宗初爲相建中三年李納反叛淮南觀察陳少游以師收徐海等州尋棄之退軍盱眙又加簡轂左僕射賜實封三百戶其年就加同平章事時宰相關播嘗爲少游賓僚杞早年與之同在僕固懷恩使



府故驟加其官秩初播爲給事中杞以播柔緩與其易制驟薦之尋改吏部侍郎未幾拜中書侍郎平章事時政事決在杞播但歛衽取容而已

李泌德宗初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以王緯爲給事中數月又遷潤州刺史浙西觀察使初緯與泌竝爲露嗣恭江西觀察判官嗣恭將陷害泌緯解救獲免及是遂擢用焉

竇參董晉貞元中俱在相府參驕盈多犯帝漸惡之參風晉奏給事中竇中爲吏部侍郎帝正色曰豈不是竇參遣卿奏也晉不敢隱諱因問參過失晉具奏之旬日參貶官晉憂懼累上表辭官

李吉甫憲宗初爲相元和三年二月勅許新除官及刺史等假於宣正門外謝便進狀辭其授官於朝堂禮謝竝不須候假開國朝舊制凡命都督刺史皆臨軒冊拜特示恩禮近歲雖不用拜而牧守受命之後皆便殿口對賜衣蓋以親人之官恩禮不可廢也時吉甫之舅新除河南少尹裴復求速之任適遇寒食假吉甫特奏請遂兼刺史同有是命非舊典也又裴垣初罷相以太子賓客卒時吉甫復入相以宿嫌怒垣不加贈官給事中劉伯芻疏論贈垣太子少傅伯



芻妻其從姨也或言吉甫以此奏論伯芻懼亟請散地因出爲虢州刺史

元載爲門下侍郎平章事載初爲侍中苗晉卿引用溪德之見晉卿子壻張延賞厚遇之薦爲給事中御史中丞中書舍人會河南尹缺特奏爲河南尹時河維兵戈之後邑里丘墟延賞政尚易簡東郡甚理大曆年御史大夫缺上封人李少良潛以載陰事聞載知之乃奏少良佞諂下御史臺訊鞠載遂以延賞爲大夫實有所屬也

崔羣爲相元和十四年七月鹽鉄福建院官權長孺坐贓一萬三百餘貫詔付京兆府杖殺之其母劉求哀於宰相羣因對言之帝愍其母老乃曰朕將捨長孺之死何如羣對曰陛下卽捨之當速使人往若待正勅不及矣上乃使品官馳往止之翌日詔杖八十長流康州議者以長孺坐贓鉅萬空處死以懲惡今以其母而貸其生是爲人子者皆可以爲大惡因母老而不死矣帝惻然捨之仁也宰相救免之非也

段文昌穆宗初爲相文昌好古書盡於所嗜求取不擇其人故刑部侍郎楊憑兄弟三人皆以文學知名於貞元中四方之士樂慕之憑亦好古故鍾王展鄭



之蹟在書斷畫品者頗積其家憑孽子渾之狂險干進盡有獻於文昌又翰林學士李紳好惡頗乖有進士周漢賓者倚以求事長慶元年春禮部侍郎錢徽入貢院日文昌及紳懇言二人繼以私書中書舍人李宗閔與翰林學士元稹早以才雋相友稹頃自拾遺御史坐直貶出久之懲爲省郎乃大改前志以徵富貴宗閔亦急於進取二人遂有隙楊汝士與徽有舊會宗閔子壻蘇朝與右補闕楊汝士季弟殷士俱及第遂構成其事時文昌已除西州節度使面辭日首其事指擿勝內鄭郎等十四人謂之子弟不當在選中穆宗以其事訪於翰林學士稹紳等奏與文昌同遂內出題目重試之郎等惶駭就試不能成其文遂考落郎等十人而貶錢徽爲江州刺史宗閔劔州刺史汝士爲開州臨江縣令

元稹爲工部侍郎平章事長慶二年以新授楚州刺史李景儉爲少府少監分司東都初景儉兩爲諫議大夫以險躁縱酬再黜遠地素與稹暱狎及稹作相景儉未達貶所據遷大郡議者紛起方以散位處之賈餗文宗朝爲相太和九年七月貶侍御史李甘爲封州司馬殿中侍御史蘇特爲潘州司戶蘇特非與



李甘爲比者賈餗爲他事虐用朝典耳

鄭珪爲相崔貽孫自貶所遇赦還京珪以嬰戚之分復擬吏部侍郎天官任重昏旄罔知復除禮部尙書致仕

梁末帝乾化初于兢爲司空平章事四月罷爲工部侍郎尋貶策州司馬以其挾私與軍較還往故也

後唐韋說與豆盧革作相革說之子俱授拾遺父子同官爲人所刺遂改授員外郎革請說之子濤爲弘文館學士說請革之子昇爲集賢學士交致阿私有同市井識者醜之初說在江陵與高季興相知及入中書亦嘗通信幣自討西蜀季興請攻峽內莊宗許之如能得三州俾爲八郡兩川既定季興無尺寸之功洎明宗纘承季興頻請三郡朝廷不得已而與之革說方在中書亦豫其議及季興占據獨歸其罪

豆盧革莊宗時爲相以樞密使郭崇韜父名弘乃奏改弘文館爲崇文館至明宗天成二年正月勅三館重事歷代通呼只自先朝偶更舊制因近臣之避忌易大國之規模今屬維新理宜仍舊其崇文館宜却改爲弘文館

崔協爲相天成二年五月御史中丞盧文紀奏今月



一日廊下就食權知左丞崔居儉使大吏怪食無次第文紀以賜食出於御廚又非室中指縱爲居儉隳越近條故舉之奉勅臺司舉奏務肅班行若鞠端繇且開飲饌縱令引證亦是小瑕竝放時協在中書與居儉有私憾及有是舉人亦非之

馮道初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吏部侍郎劉岳以道形神庸陋一旦爲丞相人士多竊笑道自月華門赴班岳與工部侍郎任贊偶語見道行而復顧贊曰新相回顧何也岳曰定是忘持免冊來道之鄉人在朝者聞之告道因授岳秘書監任贊散騎嘗侍

趙鳳爲中書侍郎平章事長興元年八月壬寅明宗御中興殿對鳳奏曰一日已來臣等竊知有姦人熒惑陛下誣陷大臣未知信否上曰閑事卿勿復言朕已處置訖鳳堅奏曰所聞之事不小陛下不得以爲閑自數日已來衆口籍籍言安重誨幾傾家族因指殿以諭之曰此殿宏壯所以不騫不撓者棟梁柱石之所扶持也如狂人折一柱壞一棟則殿危矣重誨歷艱險經危難事陛下致君爲中興主人欲誣搆陷之是壞陛下棟梁柱石也上因改容報曰予雖不信然生此讒隙者此兇徒也遽命族誅勅曰捧聖都軍



使李德行十將張儉等摭求虛事誣告重臣奏陳而頗駭聽聞詰驗而乃明讒謗間予心腹傾我棟梁爲巨蠹以異嘗罪一身而未塞宐誅家族懲彼姦兇仰全家處斬其年九月甲戌樞密使安重誨進第三表乞解機務初進第一表上謂曰朕與兄無間兇輩厚誣尋以誅戮卿此後更無在懷翌日宰臣入對馮道等奏曰臣竊聞安重誨乞辭機務此事不可輕議乞陛下特挂宸襟以安中外上曰朕已面諭之無所改易至是重誨復面奏云臣以孤賤事陛下今日位重人臣忽被無名誣構若非聖鑒至明察臣忠懇則已膏於斧鑕矣以臣才輕位重終恐難鎮流言且乞與臣一鎮暫解機衡以息浮謗聖旨不悅重誨奏不已帝怒謂之曰放卿出朕自有人使范延光奏曰自中興以來重誨參掌機務況無過失頗濟國家如重誨辭退誰可爲代上曰卿豈不得延光奏曰重誨事陛下三十年爲陛下無不陳力大臣伏事日近幸逢興運叨竊寵靈比德較功不可與重誨同年而語臣固才力不逮也帝遣促爲之因令武德使孟漢瓊至中書宣問宰臣商量重誨事執政疑其對惟馮道揚言曰諸人苟諳安令紓其禍難則解樞務爲便也趙鳳



爭曰大臣不宜輕動公失言也道等因附漢瓊奏曰此斷在宸旨然重臣不可輕議移改繇是兼命延光爲樞密重誨如故

### 樹黨

君子無黨先聖之格言私臣不忠徃哲之明戒況夫秉鈞巖廊之上高議槐鼎之私股肱大君師表多士固宜摠釐百揆經濟遠圖以啟沃爲憂以裁成爲任豈有庸回菟慝毀信廢忠朋附寵臣樹任私黨或交通於近職或締結於貴親務固寵榮廣布心腹上則蔽虧於王政下則毒痛於生民宜乎閱實典刑以謝天下焉

後漢袁逢爲司空後卒於執金吾弟隗少歷顯官先隗爲三公時中嘗侍袁赦隗之宗也用事於中以逢隗世宰相家推崇以爲外援故袁氏貴寵於世富奢甚不與他父族同

劉熹爲太尉與太傅馮石以阿黨貴免

魏曹爽爲大將軍時南陽何晏鄧颺李勝沛國丁謐東平畢軌咸有聲利進趨於時明帝以其浮華皆抑黜之及爽秉政乃復進敘任爲心腹爽以司馬宣王年德竝高嘗父事之不敢專行及晏颺謐等進用咸



共推戴說爽以權重不宜委之於人乃以晏颺謚為

尚書晏典選舉執司隸較尉勝河南尹諸事希復由

宣王宣王遂稱疾避爽又云爽執政秉權將樹其黨徒吏部尚書盧毓為僕射以

侍中何晏代毓

吳濮陽興為丞相與景帝寵臣左將軍張布共相表

裏邦內失望

南齊王儉高帝時為左僕射儀曹郎孔暹常謀議幃

幕每及選用頗失鄉曲情儉從容啟帝曰臣有孔暹

猶陛下之有臣也時人呼孔暹何憲王儉為三公

後魏崔浩太武時為司徒述成國記時著作令史闕

湛為浩信任見浩所注詩論書易遂上疏言馬鄭王

賈雖著述六經竝名疏謬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內

諸書藏之秘府班浩所注命天下習業竝求勅浩注

禮傳令後生得觀正義浩亦表薦湛有著述之才

于忠孝明時為侍中秉朝政與直閣將軍章初瓌千

牛備身楊係元為斷金之交李世哲求寵於忠私以

金帛寶貨賂初瓌係元等初瓌係元談之遂被賞愛

引為腹心忠擅權昧進為崇訓之繇皆世哲計也忠既

尊靈太后居崇訓宮忠為儀同三司尚書令太后臨朝解忠侍中領軍崇訓衛尉正

元又為領軍將軍執政擅權樹結親黨車騎將軍侯



剛張子又之妹夫乃引剛爲侍中左衛將軍還領尙  
食典御以爲枝援俄加車騎大將軍及又之解領軍  
也靈太后以又腹心尙多恐難卒制故權以剛代之  
示安其意尋出爲散騎嘗侍冀州刺史

北齊祖班爲侍中時武明皇后姊子段孝言爲吏部  
尙書班執政將廢趙彥深引孝言爲助除侍中入內  
省典機密

後周晉公護爲大冢宰以中大夫吐羅協竭忠於已  
每提獎之頻考上中賞以粟帛遷少保轉少傅進位  
大將軍爵南陽郡公兼營作副監官室旣成以功賜  
爵雒邑縣公

隋蘇威爲侍中其子夔以公子盛名引致賓客四海  
士大夫多歸之時義樂夔與國子博士何妥各有所  
持於是夔妥各爲一議使百僚署其所同朝廷多附  
威同夔者十八九妥曰吾席間函丈四十餘年反爲  
昨暮兒之所屈也遂奏威與禮部尙書盧愷吏部侍  
郎薛道衡尙書右丞王弘考工部侍郎李同和等爲  
物黨省中呼王弘爲子李同和爲叔言二人如威子  
弟復言威以曲道任其從父弟蕭徹等罔冒爲官又  
國子請黎陽人王孝逸爲書學博士威屬盧愷以爲



其府參軍帝令蜀王秀上柱國盧慶則等推案之事  
皆驗帝以宋書謝晦傳中朋黨事令威讀之威懼免  
冠頓首帝曰謝已晚矣於是免威官爵以開府就第  
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餘人未幾帝曰蘇威頃者  
但爲人誤耳命之通籍歲餘復爵祔公

高頴高祖受禪拜尚書左僕射兼納言與內史令李  
德林于翼同修律令蘇威又言廢郡德林語之云修  
令時公何不論廢郡爲便今令纔出其可改乎然高  
頴同威之議奏稱德林狼戾將所固執由是高祖竟  
依威議

唐宗楚客中宗時爲中書令雖跡附韋氏而與侍中  
紀處訥共爲朋黨故時人號爲宗紀

宇文融玄宗時爲黃門侍郎平章事時禮部尚書信  
安王禕爲朔方節度殿中侍御史李宙劾之驛名將  
下獄禕旣申訴得理融坐阿黨李宙出爲汝州刺史  
裴光庭兼御史大夫又彈融處遊朋黨及男受賕貶  
貶州平樂尉

呂諲肅宗時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官馬上  
言以宣傳詔命諲親暱之有納錢買官者諲爲奏藍  
田尉帝使御史敬翔劾之得其實上言決殺之以其



肉賜從官食之遂罷諶相爲太子賓客

元載代宗時爲門下侍郎平章事載自爲相已後嘗選擢朝官之有文學才望者一人厚遇之將以代已初引領吏部侍郎劉單單卒又引禮部侍郎薛邕邕卒又引楊炎故當時親重之者無與炎比載敗炎坐貶道州司馬

竇參德宗時爲中書侍郎平章事貞元中戶部侍郎竇覲無他能爲吏粗有幹用初以韓滉子壻爲節將辟奏及參秉政多樹私黨以從父之故極口薦論擢戶部數月又除淮南節度旣非德舉不爲羣情所伏又有竇申者參之同族參特愛申每議除授多語於申申或泄之以招權受賂每所至人謂之喜鵲帝頗聞其事數謂參曰卿他日必爲申所累不如出之以厭衆參曰臣無強子姪申雖疎屬臣親之不忍出請保無他犯帝曰卿雖自保如衆人何參固如前對申聞之不悅參爲相無學術但多引用親黨使居要職以爲耳目四方節度使皆畏慎之李泌爲平章事有房式者宰相瑄之姪舉進士泌爲陝州觀察使時辟爲從事泌入相累遷起居郎出入泌門爲其耳目及泌卒再除忠州刺史



杜佑德宗末爲門下侍郎平章事濠州刺史杜兼性  
浮險豪侈矜氣憲宗元和初入爲刑部吏部郎中拜  
給事中除金商防禦使旋受河南尹知府事尋正拜  
尹皆佑在相位所惜護也

李訓文宗時爲平章事太和元年以刑部郎中兼侍  
御史知雜事李孝本爲權知御史中丞自李固言繇  
御史大夫作相舒元興以知雜事爲中丞及元興入  
相復以孝本爲中丞皆訓之所擢用

後唐豆盧革莊宗同光初爲門下侍郎平章事革引  
薦韋說爲相與諳事體與已同功說旣登庸復事流  
品舉止輕脫怨歸於革

孔循爲樞密使同平章事明宗天成初宰相豆盧革  
韋說得罪執政相與議宰相時經始之初言事者衆  
咸以循少侍宮禁諳故實知朝廷人士之才行樞密  
使安重誨多聽之循意不欲河朔人居相位初已授  
引鄭珽入中書至是任圜欲相李琪而鄭珽與其朱  
梁時同在翰林爲學士二人不相善居嘗切齒循旣  
以珽爲門人亦排斥李琪謂重誨曰李琪非無藝學  
但不廉耳宰相人士之表儀但得身端有器度足以  
輔弼矣朝論所與莫若崔協重誨以爲然後重誨內



殿奏中書闕人欲擇丞相帝曰誰可相者乃以崔協對任圜曰重誨未諳朝中人物被人欺賣如崔協者天下皆知少識文字時人呼爲無字碑臣以陛下藩邸之年卽廻天睠無才幸進此不知書一旦驟塵輔弼終朝若負芒刺以臣一人取笑足矣何容中書之內更益笑端帝曰宰相重位卿等更自審詳然吾在藩時識易州刺史韋肅人言名家待我嘗厚置於此位何如肅苟未可則馮書記先朝判官稱爲長者多才博學與物無競可以相矣書記卽馮道人也嘗爲莊宗霸府書記帝素欵顏偶不記名但云書記朝退宰臣樞密使休於中興殿廊舍循不揖拂衣徑去曰天下事一則任圜二則任圜圜乃何者崔協暴死則已不死會居此位重誨私謂圜曰今政闕人協且備員可乎圜曰公言何狹哉今朝廷有李琪者學際天人奕葉軒冕論才較藝可敵時輩百人而讒夫巧沮忌害其能必捨琪而相協如棄蘇合之丸取蝓蛻之轉也重誨笑而止然與循同職循日言琪之短協之長月餘下制以馮道崔協同平章事物論醜之

范延光明宗時爲樞密使長興中新授許州節度使孟鵠謝退帝目送之顧謂侍臣曰孟鵠掌三司幾年



得至方鎮大奇事延光奏曰鵠於同光世已為三司  
 句官天成初為三司副使出刺相州入判三司又三  
 年帝曰鵠實幹事人以至此方鎮爭不勉旃鵠與延  
 光俱魏人鵠在相州延光自鎮州歸朝鵠厚相結託  
 暨延光掌樞密援引判三司又致節鉞帝心知其圖  
 要有諷勸故延光委曲陳述帝所以云爭不勉旃  
 漢蘇逢吉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初與李濤論舊相得  
 甚歡濤之入相逢吉有力焉會濤上章請出兩樞密  
 為方鎮帝怒罷濤相勒歸私第時論疑濤承逢吉之  
 風旨也

州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閩縣事 臣曹鼎臣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宰輔部

奢侈 貪黷 專恣

奢侈

奢則不遜著乎格言蒲乃招損垂於前誥故君子所  
 以去其泰甚守其節儉而保終吉者焉乃有雍容廊  
 廟之上表式搢紳之列忘約已之道昧素履之旨因



卷之三十三

時滿志席寵自恣繇是殖其貨利安其逸豫極耳目之玩窮嗜好之味肝衡長敖始終無悔以是遺世讓而冒邦憲者徃徃而有次之編簡足以為戒

漢田蚡為丞相治宅甲諸第言為諸第之最也以甲乙次之言甲則為上矣

田園極膏腴膏腴謂肥厚之處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屬遠

及也音欲反前堂羅鐘鼓立曲旃旃旗之名也通帛曰旃曲旃僭也後房

婦女以百數諸奏珍物狗馬玩好不可勝數奏晉也

張禹為丞相禹家以田為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

頃皆涇渭溉灌極膏腴上賈賈讀日買它財物稱是禹性

習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篴絃弟子

沛郡戴崇每候禹責師空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

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篴絃鏗鏘極樂昏

夜乃罷

魏曹爽為大將軍錄尚書事爽飲食車服擬於乘輿

尚方珍玩充物其家妻妾盈後庭又私取先帝才人

七八人及將吏師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皆以

為妓樂作屈室綺疏四周數與何晏等會其中縱酒

作樂

吳步騭為丞相門內妻妾服飾奢綺頗以此見譏

晉何曾為太宰性奢豪務在華侈帷帳車服窮極綺



麗廚膳滋味過於王者每燕見不食太官所設帝輒命取其食蒸餅上不折十字不食日食萬錢猶曰無下箸處人以小紙爲書者勅記室勿報劉毅等數劾奏曾侈汰無度帝以其重臣一無所問何邵曾之子也爲司徒驕奢簡貴亦有父風衣裳服玩新故巨積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爲限時論以爲太官御膳無以加之

謝安爲太傅性好音樂及爲相於土山營墅樓館竹林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游集肴饌亦屢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而安殊不以屑意

宋劉穆之晉末爲尚書左僕射摠朝政性豪奢食必方丈又且輒爲十人饌穆之既好賓客未嘗獨食每至食時客上十人以還者帳下依嘗下食以此爲嘗後魏廣陽王嘉爲衛大將軍尚書令除儀同三司性好儀飾車服鮮華旣居儀同又任端首出入容衛道路榮之

隋楊素爲左僕射家僮千數後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千數第宅華侈制擬宮禁

唐李林甫爲右僕射京城邸第田園水磴利盡上腴城東有薛王別墅林亭幽邃甲於都邑玄宗特以賜



之及女樂二部天下珍玩前後賜與不可勝紀  
楊國忠爲右相於宣陽里連構甲第土木被綵繡棟  
宇之盛兩都莫比

裴冕爲左僕射兼掌兵權畱守之任俸錢每月二千  
餘貫性本侈靡好尚車服乃營珍饌名馬在櫪價盈  
數百金者嘗十數每會賓友滋味品類坐客有味於  
名者

元載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城中開南北二甲第室宇  
宏麗冠絕當時又於近郊起亭榭所至之處帷帳什  
器皆如宿設儲不改供城南膏腴別墅連疆接畛凡  
數十所婢僕曳綺羅亦百餘人恣爲不法侈僭無度  
李吉甫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服物食味必極珍美  
段文昌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出入將相幾二十年其  
服飾玩好歌鐘妓女苟悅於心無所愛惜遂至奢侈  
過度物議貶之

漢蘇逢吉爲司空平章事性多侈靡好鮮衣美食中  
書公膳鄙而不食私庖供饌務盡甘珍嘗於私第大  
張酒樂以名權貴所費千餘緡

周和凝初仕晉爲右僕射平章事性好修整自釋褐  
至登輔相車服僕從必加華楚



貪黷

夫謀謨廟堂鎮撫夷狄苟非命清慎之士秉公正之心則何以表率百僚儀刑四海若乃任或匪人惟恣貪黷陰施威惠內殖貨財遣僮僕以經營狎姦織而聚斂獄以貨免官以賄成逞志多岐罔知紀極至有自治塋塚敢望於園寢家厭珠金靡恤於宗黨豈惟悖亂於彝倫信亦顛覆於國家者也

漢李蔡為丞相坐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二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墻地一畝葬其中墻音人採切當下獄自殺

張禹為丞相封安昌侯禹為人謹厚內殖貨財家以

田為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溉灌極膏

腴上賈賈讀日買它財物稱是禹性習知音聲內奢淫身

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管絃禹年老自治冢塋起祠堂

好平陵肥牛亭部處也肥牛亭名欲得置亭處之地為冢塋又近延陵

奏請求之成帝以賜禹詔令平陵徙亭它所曲陽侯

根根王根也聞而爭之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游道

禹為師傅不遵謙讓至求衣冠所繇之道又徙壞舊

亭重非所宜重宜用反孔子稱賜愛其羊我愛其禮論語云子

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故引之也

宰輔部



為舅帝敬重之不如禹根言雖切猶不見從卒以肥牛亭地賜禹

匡衡為丞相有司奏衡專地盜土衡竟坐免初衡封

侯之樂安鄉屬臨淮郡鄉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頃提封舉其封界

內之南以閩伯為界伯者田之東界也閩者伯之名也伯莫客反初元年

元郡圖誤以閩伯為平陵伯積十餘歲衡封平陵伯在閩伯

南誤十餘歲衡乃始封此鄉臨淮郡遂封真平陵伯以為界多四

百頃至建始元年郡乃定國界上計簿更定圖言丞

相府衡謂所親吏趙殷曰所親素所親任者主簿陸賜故

奏曹習事曉知國界署集曹掾明年治計時衡問殷

國界事曹欲奈何殷曰賜以為舉計令郡實之舉法上計

之簿令郡改從平陵伯以為定實恐郡不肯從實可令家丞上書衡

曰顧當得不耳何至上書顧念也亦不告曹使舉也聽

曹為之後賜與屬明舉計曰案故圖樂安鄉南以平

陵伯為界不足故以閩伯為界解何不足故者不依故圖而滿足也

解何者以分解此時意猶今言分數也郡即復以四百頃付樂安國衡

遣從史之僮收取所還田租穀千餘石入衡家司隸

較尉駿少府中行庭尉事劾奏衡監臨盜所主守直

十金以上十金以上當時律定罪之次春秋之義諸

侯不專地所以一統尊法制也衡位三公輔國政領



計簿知郡實政國界計簿已定而背法制專地盜土  
 以自益及賜明阿承衡意猥舉郡計辭減縣界猥曲也  
 附下罔上擅以地附益大臣皆不可道於是帝可其  
 奏勿治丞相免為庶人終於家

晉王戎為司徒性好興利廣收八方田園水碓周徧  
 天下聚積錢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算計常若  
 不足而又儉嗇不自奉養天下人謂之膏肓之疾  
 後魏咸陽王禧加侍中正太尉雖為宰輔之首而從  
 容推委無所是非而潛受賄賂陰為威惠以致奴婢  
 千數田業鹽鐵遍於遠近官吏僮隸相繼經營宣武  
 頗惡之

北海王詳為錄尚書時高雙坐貪濁免官雙多納金  
 寶除司空長史未幾遷太尉長史

元又為侍中輔政時崔暹為都督討武川鎮為賊所  
 敗禁於廷尉以女妓園田貨又獲免

北齊孫騰為太保尚書令求納財賄不知紀極生官  
 死贈非貨不行飾藏銀器盜為親狎小人專為聚斂  
 司馬子如為左僕射知朝政簿領之務與奪任情公  
 然受納無所顧憚後為尚書令義旗之始身不參預  
 直以孝文故舊遂當委重意氣高矜聚斂不息時文



襄入輔朝政內稍嫌之尋以賊賄爲憲司所劾詔削官爵

高隆之爲太保時文襄作宰風俗肅清隆之時有受納文襄於尙書省大加責辱

隋楊素爲尙書令貪冒財貨營求產業東西兩京居宅侈麗朝毀夕復營繕無已爰及諸方都會處邸店水磴并私田宅以千百數時議以此鄙之

虞世基煬帝時專典朝政其繼室孫氏性驕淫世基惑之恣其奢靡雕飾噐服無復素士之風孫復攜前夫子夏侯儼入世基舍而頑鄙無賴爲其聚斂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金寶盈積其弟世南素爲國士而清貧不立未曾有所贍由是爲論者所譏朝野咸共疾怨

唐許敬宗爲右相高宗龍朔三年用拜太子太傅同東西臺三品監修國史敬宗嫁女與左監門大將軍錢九隴本皇家隸人敬宗貪財與婚又爲子娶尉遲寶琳孫女爲妻多得賂遺白州人龐孝恭蠻酋凡品率兵從征高麗賊知其懦襲破之敬宗又納其實貨稱孝恭頻破賊徒斬獲數萬

李義府爲中書令貪冒無厭賣官鬻獄廣樹朋黨有



占候人言義府宅有獄氣積錢二千萬可壓勝遣其子津名長孫無忌之孫延謂曰相為得一官數日詔書當出五日果拜司監津乃取延錢七百貫

李迥秀為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長安四年坐賊貶授廬州刺史

紀處訥為侍中與兵部尚書宗楚客及楚客弟將作大匠晉卿咸專權共為朋黨賊奸狼籍先是姿葛以阿史那忠節頗侵暴邊境奏請徙于內地楚客取忠節金二千兩處訥取七百兩竟不納其奏姿葛知而大怒遂舉兵入寇甚為邊患

崔湜為中書侍郎平章事鄭愔為吏部侍郎平章事景龍三年俱坐賊湜貶襄州刺史愔貶江州司馬

蕭志忠為中書令與太平公主謀逆伏誅籍沒其家未名之寶不可勝記

楊國忠為相有康謙者本商胡玄宗大寶中為安南都護賂遺國忠官至將軍

李林甫為中書令集賢殿大學士久典樞衡天下威權竝歸於已京城邸第田園水磴利盡上腴宰相用事之盛開元以來未有其比

裴冕代宗大曆中為宰相兼掌兵權畱守之任俸錢



每月二千餘貫小吏以俸錢文簿白之冕顧子弟喜見於色其嗜財若此

元載大曆中爲相以誅魚朝恩計就特蒙任遇接視百寮頗有德色遂肆志貪饗徐浩任廣州以賂開竭南方珍產納于載楊綰爲吏部廉簡自處不附於載乃奏浩代綰至德乾元中天下多戰伐功啟奏填委故官賞紊雜及永泰後四方既定而載秉政公道隘塞官田賄成中書主書卓倩李榮輩用事勢傾朝列天下官爵大者出載小者自倩榮四方齎金帛求官者道路相屬各稱而去

王縉爲相溺於釋教捨道政坊宅爲嬖妾李氏奏造寶應寺每節度觀察使朝覲皆延至佛寺諷令出財助已修繕四方賂遺畢集縉又縱弟妹女尼得廣納財賂貪穢之跡如市賈焉廣德中蕭復爲太子僕屬連歲不稔穀價翔貴復家累百口無以自給將鬻昭應別業時縉聞其林泉之美心欲之乃使弟統誘焉統謂復曰足下之才固宜居右職姑以別業奉吾兄當以要地處足下矣復對曰僕之鬻舊業以拯孀孤儻以美職售之姑姊弟姪受凍餒非鄙夫之願也縉旣憾之受代廢居者數年復處之自若



楊炎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大曆中路嗣恭討舒晃于廣州商舶之徒多因晃事誅之沒其財寶數百萬盡入私室不將貢獻代宗心甚銜之故嗣恭雖有平方面功止轉簡較尙書東都留守

竇參德宗貞元中爲相淄青節度使李納旣憚參饋遺畢至外示敬參實陰間之帝所親信屢排毀參實申又與吳通玄過犯事覺然參任情好惡恃權貪利不知紀極亦以此敗

杜黃裳憲宗元和初爲相有經畫之才達於權變然性頗貪黷簡身律物寡廉潔之譽言以居鼎職不久又除受不分流品或官以賂遷殆後貨賂事發八年

二月御史臺奏永樂令吳馮爲僧鑑虛受記與故邠寧節度使高崇文處納賂錢四萬五千貫竝附杜黃裳男載鞠訊引伏勅曰吳憑曾佐使府忝履宦途自宜畏法慎身豈得爲人掌貨事關非道理合懲愆室配流昭州其付杜載錢物宰輔之任寵寄實深致滋賂財不能拒絕已令勘問悉合懲收貴全終始之恩俾引寬大之典其所用錢物特宥矜免杜載等竝釋放黃裳爲近代名相然其家擁富貴於廉隅無所顧君子惜之



李逢吉爲右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時澤潞節度使  
劉悟卒遺表請以其子從諫繼續戎事敬宗下大臣  
議僕射李絳以澤潞內地與三鎮事理不同不可許  
逢吉與中尉王守澄受其賂曲爲奏請從諫自將作  
監主簿起復雲麾將軍守金吾衛大將軍同正簡較  
左散騎嘗侍兼御史大夫充昭義節度使副大使觀  
察等畱後

王涯爲相以甘露事與李訓等同誅凡十一家資貨  
悉爲軍人百姓所劫唯涯家資財人人得以隨意取  
之竟日不竭涯好畜圖籍數作書府前代法書名畫

他家所寶金帛不能置者必先以好爵美職以釣焉  
廣後爲垣竅而藏之重復秘固若不可窺及是爲坊  
市少年斤斲毀裂取函奩金寶之飾與其軸玉而已  
後唐韋說爲禮部侍郎平章事貨賄公行時有王修  
者能以多岐取事納賂於說說以其名犯祖諱遂改  
之爲操擬宰近甸同光四年二月荆南節度使高季  
興奏請峽內夔忠萬等州割歸當道依舊管係又請  
雲安監初荆南以本朝時管荆澧朗硤歸夔忠萬涪  
等州乾寧中雷滿據澧朗自稱節度雷滿敗地入馬  
殷天祐初成汭失荆襄王建乘虛收歸夔峽等州朱



梁以高季興鎮荊州與王建爭夔峽竟不能復王建  
於夔州置鎮江軍節度以夔忠萬爲屬郡又割黔南  
之施州隸之雲安縣舊置雲安監榷鹽之利爲安邑  
解縣胡錐鹽池之叢王建旣得之兩川大獲其利乃  
昇雲安縣爲安州以刺史領監務初帝舉軍平蜀詔  
高季興率本軍沂峽自收元管屬郡荆南軍未進僞  
蜀夔萬連年率以州降繼岌三川旣平季興數遣使  
請峽內三州依舊爲屬又請雲安監務朝廷未之許  
季興數賂劉皇后與說及宰臣豆盧革時樞密使張  
居翰年暮性昏不酌可否私相款昵曲爲奏之內外

附叶因喻其請

漢蘇逢吉爲司空平章事與蘇禹珪俱在中書逢吉  
尤貪財貨無所顧避求仕人稍有物力者卽遣人微  
露風旨許以美秩故鳳翔秦王從儼子永吉初至關  
下逢吉謂其侯王之裔必有重貨乃遣人求先人玉  
帶且以一郡許之永吉辭以素無此物縱有者不堪  
奉獻逢吉下令市一玉帶價數千緡使永吉償其直  
又前客省使王筠受晉命使於湖湘漢初復命逢吉  
重邀其賂許酬名郡筠不得已分橐裝以奉然俱不  
能踐其言其貪詐如此



周盧文紀司空致仕平生積財巨萬其卒為其子  
齡所費不數年間以至蕩盡由是多藏者以為戒焉

專恣

書云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故臣之有作福作威必害  
於而家凶於而國又曰無依勢作威無依法以削況  
乃處衡軸之寄當登翼之任故室內則衷告外則順  
行使賞罰之柄發於上循謹之行率於下此乃為臣  
之大節矣至有據廊廟之重擅高明之勢威赫天下  
權傾一時改易制度剪削宗室盜取兵器詐為詔書  
或違眾以出師或逞欲而凌上思引用之自己致遷  
序之失倫則削讓之所加誅戮之繼至固其宜矣

漢晁錯景帝時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

郡支郡在國之西邊奏上帝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

獨嬰爭之繇此與錯有隙繇讀與由同錯所更令三十章

更改也諸侯謹諱

張湯武帝時為御史大夫每朝奏事語國家用至日

旰旰晚也論事既多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但充其位而已

無所造也天下事皆決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

與未獲其利姦吏竝侵漁竝宜也於是痛繩以辜自公

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



後漢董卓爲相國使司隸較尉劉囂籍吏民有爲子不孝爲臣不忠爲吏不清爲弟不順有應此者皆身誅財物沒官於是愛憎互起民多寃死

魏曹爽爲大將軍錄尚書事私取先帝才人七八人及將吏師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皆以爲妓樂詐作詔書發才人五十七人送鄴臺使先帝健好教習爲技擅取太嘗樂器武庫禁兵作窟室綺散四周數與何晏等會其中縱酒作樂齊王正始八年司馬宣王爲太傅大將軍爽用何晏鄧颺丁謚之謀遷太后於永安宮專擅朝政兄弟竝典禁兵多樹親黨屢改制度宣王不能禁於是與爽有隙稱疾不與政事吳諸葛恪爲太傅廢帝建興二年春欲出軍諸大臣以爲數出罷勞同辭諫恪恪不聽中散大夫蔣延或以固爭扶出恪乃著論諭衆衆議莫敢復難於是遣衆出軍二十萬衆圍魏新城連月不拔病者大半死傷塗地恪晏然自若詔去相銜徐乃旋師軍還陳兵導從歸入府館卽召中書令孫嘿厲聲謂曰卿等何敢妄數作詔嘿惶懼辭出因病還家恪征行之後曹所奏署令長職司一罷官更選愈治威嚴多所罪責當進見者無不踈息又改易宿衛用其親近



晉楊駿惠帝時爲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已慮左右間已乃以其甥段廣張郤爲近侍之職凡有詔命帝省訖入呈太后然後乃出駿知賈后情性難制甚畏憚之又多樹親黨皆領禁軍於是公室怨望天下憤然矣

庾亮爲中書令成帝初太后臨朝政事一決於亮先是王導輔政以寬和得衆亮任法裁物頗以此失人心又先帝遺詔褒進大臣而陶侃祖約不在其列侃約疑亮剛除遺詔並流怨言亮懼亂於是出溫嶠爲江州以廣聲援修石頭以備之會南頓王宗復謀廢執政亮殺宗而廢宗兄秉宗帝室近屬秉國族元老又先帝保傅天下咸以亮翦削宗室琅瑯人卞咸宗之黨也與宗俱誅咸兄闡亡奔蘇峻亮符峻送闡而峻保匿之峻又多納亡命專用威刑亮知峻必爲禍亂徵爲大司農舉朝謂之不可平南將軍溫嶠亦累書上之皆不納峻遂與祖約俱舉兵反

梁徐勉爲僕射權重自遇吏部郎江蓠與抗禮勉因蓠門客翟景爲第七子繇求蓠女婚蓠不答景再言之乃杖景四十繇此與勉有忤除散騎嘗侍不拜是時勉又爲求蓠弟葦及王泰女二人並拒之葦爲吏



郎坐杖曹中幹免官泰以疾假出宅仍遷散騎嘗  
侍皆勉意也初天監六年詔以侍中嘗侍立侍帷幄  
分門下二局入集書其官品視侍中而非華胄所悅  
固勉勅泰爲之請尋遷司徒左長史初王泰出閣高  
祖謂勉云江舊資歷應居選部勉對曰舊有眼疾又  
不悉人物高祖乃止

後魏劉潔爲尚書令朝夕在樞密深見委悉性既剛  
直恃寵自專太武心稍不平潔既居勢要擅作威福  
諸阿附者登進忤恨者黜免內外憚之側目而視

于忠孝明卽位爲侍中領軍將軍既居門下又摠禁  
衛遂秉朝政權傾一時嘗白高陽王雍自云宣武本  
許優轉雍憚忠威權便順其意加忠車騎大將軍忠  
既尊靈太后爲皇太后居崇訓宮忠爲儀同三司尚  
書令領崇訓宮衛尉侍中領軍如故

崔浩爲司徒薦冀定相幽拜五州之士數十人各起  
家郡守孝莊謂浩曰先名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  
久勤勞未答今何不先補前召外任郡縣以新名者  
代爲郎吏又守令宰民使便事者浩因爭而遣之高  
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逞其  
非而較勝於上何以勝濟



元又爲相時高陽王雍摠攝內外與又同決庶政及清河王懌之死又專政天下大責歸焉

爾朱世隆爲尚書令嘗使尚書郎宋游道邢昕在其宅聽視事東西列坐受納訴訟稱命施行其專恣如此既摠朝政生殺自繇公行淫泆無復畏避兄弟群從各擁強兵割剝四海極其暴虐姦諂蛆酷多見信用溫良名士罕豫腹心於是天下之人莫不慄毒

高肇爲尚書令既當衡軸每事任己本無學識動違禮制好改先朝舊制出情妄任減削封秩抑黜勳人由是怨聲盈路矣

北齊孫騰初仕東魏爲太保與高岳高隆之司馬子如號爲四貴非法專恣騰爲甚焉高祖世宗屢加誚讓終不悛改朝野深非笑之

高敖曹神武時爲司徒嘗詣相府將直入門門者止之敖曹怒引弓射門者神武不之罪尋爲西魏所殺唐邕爲尚書令錄尚書事既被任遇意氣漸高其未經府寺陳訴起覽辭牒條甚多俱爲憲臺及左丞彈劾竝御注放免司空從事中郎封長業太尉記室參軍平濤竝爲徵官錢違限邕各杖背三十齊時宰相未有撻撻朝士至是大駭物望



隋楊素爲左僕射有鮑亨者善屬文殷胄者工草隸竝江南士人因高智慧沒爲家奴時朝臣有違忤雖至誠體國如賀若弼史萬歲李剛柳或等素皆陰中之若有附會及親戚雖無財用必加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

唐李昭德爲簡較內史專權用事頗爲朝野所惡前魯王府功曹參軍丘惜上疏言其罪狀又長上果毅鄧注著石論數千言備述昭得專權之狀鳳閣舍人逢弘敏奏之則天乃惡昭德謂納言姚濤曰昭德身爲內史備荷殊榮誠如所言實負於國以延載初左遷欽州南房尉

李義府爲中書令時改葬其祖父營墓於永康陵側三原令李孝節私課丁夫車牛爲其載土築墳晝夜不息於是高陵櫟陽富平雲陽華原同官涇陽等七縣以孝節之故俱不得已悉課丁車赴役高陵令張敬業恭勤怯懦不堪其勞死於作所王公以下爭致贈遺其羽儀導從輜輳器服竝窮極奢侈會葬軍馬祖奠供帳自灞橋屬於三原七十里間相繼不絕武德以來王公葬送之盛未始有也

張嘉貞爲中書令玄宗開元十年車駕幸東都有雜



陽主簿王鈞爲嘉貞修宅將以求御史因受贓事發  
帝特令朝堂集衆決殺之嘉貞促所繇速其刑以滅  
口乃歸罪於御史大夫韋抗中丞韋虛心皆貶出之  
其冬秘書監姜皎犯罪嘉貞又附會王守一奏請杖  
之皎遂死於路俄而廣州都督裴旻先下獄帝召侍  
臣問當何罪嘉貞又請杖之兵部尙書張說進曰臣  
聞刑不上大夫以其近於君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  
今秋受詔巡邊中途聞姜皎以罪於朝堂決杖配流  
而死皎官是三品亦有微功若其有犯應死卽殺處  
流卽流不宐決杖廷辱以卒伍待之且律有八議勳  
貴在焉皎事已往不可追悔旻先抵宐據狀流貶不  
可輕又決罰帝然其言嘉貞不悅退謂說曰何言事  
之深也說曰宰相者時來卽爲豈能長據若貴臣盡  
當可杖恐吾等行當及之此言非爲旻先乃爲天下  
士君子也

李林甫爲右相天寶四載以左散騎嘗侍兼陝郡太  
守江淮租庸轉運使韋堅爲刑部尙書蓋堅爲林甫  
所惡外示崇秩以讎勞內實去其權也

楊國忠貴妃從父之子天寶中代李林甫爲相國忠  
素疎躁自賢強力有口辨乃以便僻取宰相慢易機



務處之不疑立朝輒攘袂扼腕自公卿已下皆願指  
氣使無不讜憚

元載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恣爲不法侈僭無度江淮  
方面京輦要司皆排去忠良引用貪猥士有求進者  
不結子弟則謁主書貨賂公行近年以來未有其比  
載又奏條應緣別勅授六品已下勅出後堂令禮部  
兵部使附甲團奏不得簡勘時功狀奏擬結銜多謬  
載欲權歸於已慮有司駁正會有上封人李少良嘗  
以載醜跡聞載知之奏於代宗前少良等數人悉焚  
於公府繇是道路側目不敢議載之短

楊炎初爲中書舍人代宗末坐元載黨貶道州司馬  
德宗卽位崔祐甫薦炎拜門下侍郎平章事莅事數  
月屬崔祐甫疾病不視事喬琳文罷免炎遂獨當國  
政頗疾祐甫之恩顧祐甫所制作炎多隳之初炎附  
會元載時議已薄之後坐載貶官憤恚益甚旣而得  
政睚眦必讎險害之性附於心本唯其愛憎不復更  
顧公道

嘗袞大曆中爲門下侍郎平章事與楊綰同掌樞務  
先是百官俸料寡薄綰與袞奏請加之時劉蕡判度  
支袞與蕡各騁私懷所加俸料厚薄由已時少列各



定身俸爲三十五千混怒司業張參惟止給三十千  
袞惡少詹事趙基遂給三十五千又太子洗馬實司  
經局長官文學爲之貳袞有親戚任文學者給二十  
千而給洗馬十千其輕重任情不通時政多如此類  
後縮卒中書舍人崔祐甫領省事袞以爲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兼得摠中書省遂營摠中書胥吏省視去  
就及其案牘祐甫不能平之累至忿競遂令祐甫分  
知吏部選事所擬官又多駁下

寶參初爲知雜侍御史時鮑防爲禮部侍郎嘗於通  
符與參相遇防道騎不時引避參大怒捕防僕人鞭  
之以詢及參秉政防年未老乃遠表令致仕防謂親  
友曰吾與蕭昕之子齒類而同日懸車非朽邁之致  
也以隆忿見廢耳時議以防文學舊人嘗著功績不  
因罪戾爲俗吏之所陷籍竟以憤終衆頗問之又穆  
贊爲侍御史分司東都時故陝州盧岳妾裴氏以有  
子岳妻分財不及訴於官贊鞠其事御史中丞盧佑  
佑岳之家令淡繩裴罪贊持平不許參與佑恃權怒  
贊以小事不受指使遂下贊獄侍御史杜倫希其意  
誣贊受裴金鞭其走使以成獄及急贊弟賁馳詣闕  
搥登聞鼓詔三司覆理無驗出爲柳州刺史



皇甫鎛爲中書侍郎平章事頗排故相李絳罷河中節度爲防禦使而命絳爲之

李宗閔爲中書侍郎平章事與牛僧儒文宗時同爲相裴度罷後牛李之權赫於天下

李德裕會昌中爲太尉門下侍郎平章事同列于宗罷後中人頗於武宗前言其專

後唐盧程爲平章事使晉陽宮册皇太后山路險阻往復綿邈程安坐肩輿所置州縣驅率丁夫長吏迎謁拜伏其前少有忤意因加笞辱

趙光喬爲平章事朝廷每有禮樂制度沿革擬議必徵求故實緣飾所行豆盧革雖籍餘緒然本朝時仕宦尚微久從使府朝章典禮未能深悉光喬每有所陳唯唯而已光喬由是自負傲視諸公每見草奏議或當謂群官曰豆盧革公漸解學者其可已乎

王建立天成三年爲右僕射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四月明宗幸西莊名建立會食中人廻建立附奏三司事忙遂止

漢蘇逢吉爲左僕射平章事先是高祖踐祚之後逢吉與蘇禹珪俱在中書有所除拜多違舊制用捨升降率意任情至有自白丁而升宦路由流外而除令



錄者不可勝數物論諠然高祖方倚信二相莫敢言者

周王峻爲左僕射平章事以大理卿劇可久爲太僕卿留司西京以左庶子張仁瑒爲大理卿先是御史惟鄭州防禦判官楊瑛斷犯鹽人深刻法寺定楊瑛罪失入減三等以官當徒案入峻怒曰罪人輕重在法官之口夫死者不可復生楊瑛悞斷殺人而罪止徒屬則官高者要殺使殺罪則可以官高免矣名可久謂之曰楊瑛罪重安得從輕可別簡重條斷殺可久曰法寺以律文失入別無重條峻曰簡若有條公當何罪可久曰若藏正條死亦甘心如彊生節目安可鉗口信宿勅依省寺詳斷峻終含怒或有言張仁瑒漢隱帝時斷史在德曾用條法卽以仁瑒代可久

冊府元龜 終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甌寧縣事 臣孫以敬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宰輔部 三十二

和佞 忌害 不忠

和佞

夫秉國鈞以維四方財物宜而貞百度佐佑乃辟朝  
夕納誨者宰輔之任也自漢氏而下居其位者乃有  
體異忠懃性恣便佞徒苟患於失位罔以道而事君

冊府元龜 宰輔部



乃至專爲從諛以順上指姑務朋比以爲身謀惡直醜正而事先媮合苟容而爲念巧言令色曾靡於顧憚脅肩諂笑惟事於詭隨以至王綱日頽厲階斯構大或崩於禍亂次或罹於譴黜蓋夫謀猷回譎周雅之所譏方命圯族堯誅之首及顧豈可處承弼之重哉

漢公孫弘武帝時爲丞相嘗與公卿約議至帝前皆背其約以順帝旨主爵都尉汲黯庭詰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始與臣等建此議乃今皆背約不忠帝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帝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帝益厚遇之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爲從諛弘嫉之

孔光爲丞相光雅恭謹知哀帝欲尊寵大司馬董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乃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閣旣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主禮賢歸帝聞之喜立拜光兩兄子諫大夫嘗侍賢繇是權與人主侔矣

晉荀顛爲司空無質直之操唯阿意苟合於荀勗賈充之間初皇太子將納妃顛上言賈充女子資德淑



茂可以叅選以此獲譏於世

賈充武帝時爲尙書令侍中充無方正之操不能正身率下專以諂媚取容侍中任顓中書令庾純等剛直守正咸共疾之

荀勗爲侍中尙書監時侍中尙書令賈充將鎮關中朝之賢良欲進忠規獻替者皆幸充此舉望隆維新之化充既外出自以爲失職深銜任顓計無所從將之鎮百寮餞於夕陽亭勗私焉充以憂告勗曰公國之宰輔而爲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昏太子不頓駕而自留矣充曰然詎可寄懷勗曰勗請言之俄而侍宴論太子婚姻事勗因言曰女才質令淑宜配儲宮而楊皇后及荀顓亦竝稱之帝納其言會京師大雪平地三尺軍不得發既而皇儲當婚遂不西行詔充居本職當時甚爲正直者所疾而獲佞媚之譏焉

陳江總爲尙書令後主之世總當權宰不持政務但日與後主游宴後庭共陳瑄孔範王瑗等十餘人當時謂之狎客繇是國政日頽紀綱不立有言之者輒以罪斥之君臣昏亂以至於滅亡

北齊和士開後主武成初爲尙書令錄尙書事士開



稟性庸鄙不闕書傳發言吐論唯以諂媚自資  
隋楊素高祖時爲尙書右僕射專掌朝政帝令素監  
營仁壽宮素遂夷山湮谷督役嚴急作者多死宮側  
時聞鬼哭之聲及宮成帝令高熲前視奏稱頗傷綺  
麗大損人丁高祖不悅素憂懼計無所出卽於北門  
啟獨狐皇后曰帝王法有離宮別館今天下太平造  
此一宮何足損費后以此理喻帝帝意乃解於是賜  
錢百萬錦綉三千段及太子勇敗長子長寧王儼亦  
坐廢黜上表乞宿衛辭情哀切高祖覽而憫然素進  
曰伏願聖心同於螻蟻手不宜復留意

虞世基煬帝時爲內史侍郎專典朝政于時天下大  
亂世基知帝不可諫正又以高熲張衡等相繼誅戮  
懼禍及已雖居近侍惟欲取容不敢忤意盜賊日甚  
郡縣多沒世基知帝惡數聞之後有告敗者及抑損  
表狀不以實聞是後外間有變帝弗知之也嘗遣太  
僕楊義臣捕盜於河北降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  
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其多也世基對曰  
鼠竊雖多未足爲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久在闔外  
此最亦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其兵散又越  
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賊中詣江都奏事稱李



密有衆百萬圍逼京都入據敖倉城內無倉若陛下  
 速還烏合必散不然則東都必敗因獻殺嗚咽帝爲  
 之改容世基見帝色憂進曰越王年小此輩誑之若  
 如所言善達何緣而至帝乃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  
 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爲羣盜所  
 此後外人杜口莫敢以聞奏世基貌沉審言多合意  
 是以特見親愛朝臣無與於此

唐封倫太宗卽位初無右僕射倫素險詖與左僕射  
 蕭瑀商量可奏者至太宗前盡易之

李勣高宗時爲司空永徽末將廢皇后王氏立昭儀  
 武氏爲皇后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褚遂良  
 扣頭流血言不可廢翼日帝謂勣曰册立武昭儀之  
 事遂良固執不從遂良旣是受顧命大臣事若不可  
 當且止也勣對曰此乃陛下家事不合問外人帝乃  
 立昭儀爲皇后

姚璿則天時爲納言證聖九年正月辛巳詔賜大酺  
 三日丙申明堂火左拾遺劉承慶諫曰明堂當宗祀  
 之所今忽被焚陛下宜輟朝以答天譴后然其言欲  
 責躬避正殿璿進曰此實人火非天災也至如成周  
 宣榭火卜代愈隆漢武建章官災盛德彌永今明堂



乃是布政之所非宗廟之地陛下將避正殿於大禮  
有乖后又從之乃御端門縱觀而罷

楊再思則天時爲鳳閣鸞臺平章事累爲內史知政  
十餘年未嘗有所薦達爲人巧佞邪媚能得人主微  
旨主意不欲必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必因而譽之長  
安末張昌宗爲法司所鞠司刑少卿桓彥範斷解其  
職昌宗抗表稱冤則天意將申理昌宗廷問幸臣曰  
昌宗於國有功否再思對曰昌宗往因合鍊神丹聖  
躬服之有效此實莫大之功則天甚悅昌宗意以復  
職時人貴彥範而賤再思也時左補闕戴令言作兩

脚野狐賦以譏刺之再思聞之甚怒出令言爲長杜  
令朝士尤加嗤笑張易之兄司禮少卿同休嘗奏請  
公卿大臣宴於司禮寺預其會者皆盡醉極歡同休  
戲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請剪紙自帖於巾  
却被紫袍爲高麗舞縈頭舒手舉動合節滿座嗤笑  
又昌宗以姿貌見寵侍再思又諛之曰人言六郎面  
似蓮花再思以爲蓮花似六郎非六郎似蓮花也其  
傾巧取媚如此

宗楚客中宗時爲兵部尚書令神龍三年節愍太子  
死後楚客率百僚上表加后號爲順天翊聖皇后



趙彥昭中宗時為中書侍郎景龍四年金城公主出降吐蕃贊普帝初謂侍中紀處訥曰昔文成公主出降則江夏王送之入蕃卿雅識審情有安邊之略可為朕充此使也處訥拜謝既而以不練邊事固辭帝遂令彥昭代行彥昭以為既充外使恐失其寵殊不悅司農卿趙履溫私之曰公國之宰輔而為一介之使不亦鄙耶彥昭曰計將安出履溫因為陰託安樂公主密留之帝乃遣楊矩代彥昭而往

韋巨源中宗時為尚書左僕射韋皇后衣箱中裙上有五色雲起久而方歇巨源以為非嘗嘉瑞請布告

天下許之

崔湜睿宗時因太平公主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公主即武攸暨妻當延秀伏辜諸武竝流嶺外湜以公主故徙於嶺北授以州縣官

竇懷貞為侍中睿宗為金仙玉真二公主創立兩觀料功甚多時議皆以為不可惟懷貞贊成其事躬自監役後懷貞族弟詹事司直維鑒金謂懷貞曰兄位極台袞當思獻可替否以輔明主奈何較量瓦木廁跡工匠之間欲令海內何所瞻仰懷貞不能對而監作如故時人謂之語曰竇僕射前為韋氏國父者今



作公主邑丞言懷貞伏事公主同於邑官也

李林甫玄宗時爲禮部尙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林甫面柔而有狡計能伺候人主意故驟列清班爲時委任而中官妃家皆厚結託伺帝動靜皆豫知之故出言進奏動必稱旨

李揆代宗時爲中書侍郎平章事自以山東甲族位居台輔見李輔國執子弟之禮謂之五父

崔損德宗時爲諫議大夫平章事爲相過爲恭遜接見便辟不止於容身而已自建中以後居相位者數皆罷黜損用此中帝意竊大任者八年帝知物議不叶然憐而原之

皇甫鎛爲戶部侍郎判度支與鹽鐵使程异同日以本官平章事鎛雖有吏才素無公望特以聚斂媚上刻削希恩

後唐豆盧革莊宗時爲平章事同光元年魏州興建革奏曰皇子之職故事合帶官使革因進擬以興聖爲名授皇子繼及議者以古之王者稱孤寡不穀以示其謙本朝官名罕有帶聖字者豆盧革諂事希寵識者罪之三年大水戶口流亡軍士乏食革依阿徇旨竟無所陳但云陛下威德冠天下今西蜀平定珍



貨甚多可以給軍水旱作沴天之嘗道不足以貽聖  
憂又以同列郭崇韜父名弘希其意奏改弘文館爲  
崇文館至明宗天成二年乃復焉

安重誨明宗時爲樞密使天成二年十月請于諸道  
州府自同光二年已前所欠秋糧夏稅租并主持務  
局敗闕課利并沿河舟船折欠天成元年殘欠夏稅  
竝特與除放時重誨旣構任圜之禍恐人非之思市  
恩于衆以掩已過乃奏曰三司積欠二百萬貫虛係  
帳額請竝蠲放帝重違其意故有是詔時議民以蠲  
隔年之賦或

惠民場院課利一槩除

范延光爲樞密使長興三年二月明宗顧謂侍臣曰  
朕昨日以雨霽暫觀綠野遙望西南山坡之下初謂  
羣羊俯而密之乃貧民耦耕朕甚憫焉范延光對曰  
陛下輕徭薄賦所以村落之間日勤於稼穡也是時  
帝哀疲民多無耕牛劓地以種延光以爲勤於稼穡  
豈主上憂民之意歟

孔循爲樞密使性柔而狡安重誨初不察其爲人多  
從其言重誨嘗受詔以秦王從榮兄弟欲娶重誨女  
爲妻循謂重誨曰不可公爲樞密侍臣不宜與皇子  
婚媾乃止明宗幸汴州循爲維京留守時重誨門人



或言循之難測愛間諜人事不可令居樞密循知之  
 卽令人結託方便聞奏言願以息女妃皇子帝卽以  
 鄂王許之重誨繇是大怒因奏落樞密出鎮爲許州  
 節度復移鎮滄州及重誨將失勢內庭論樞密使帝  
 曰孔循舊嘗爲之不亦可乎循在滄州聞上言卽治  
 行裝將入朝會從榮以鄂王妻父尤忌疾之初聞帝  
 有徵循之言正人無不憂之咸以爲將來無益於社  
 稷俄而循卒

晉馮玉爲右僕射平章事開運末張彥澤引契丹陷  
 京城軍士爭湊其第家財巨萬一夕罄空翼日玉假  
 蓋而出猶繞指以詔彥澤且請引送玉璽於虜主將  
 利其復用少帝蒙塵終無一言勸之以死共欲偷其  
 視息深爲士大夫所恥

忌害

夫懷強恃之心蓄回適之計以蔽賢爲念構害能之  
 禍忌前而固寵惡直而醜正斯人倫之凶德天罰之  
 不宥者也其或以小人之質乘君子之器竊據台鼎  
 躬握鈞樞啟納乃猷進退多士而乃乘乎威勢恣其  
 愛憎巧誣善良中傷才彥或擁隔於外俾蹈乎禍機  
 或交構於中驅致於吏議或沮其覲見之禮或遏其



柄用之命至使者德棄遠吉士幽憤悖王化之紀致  
國家之敗曷嘗不繇是哉

漢公孫弘武帝時為御史大夫遷丞相其性意忌外  
寬內深諸嘗與弘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

過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

張湯為御史大夫

臣欽若等曰漢初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同為三公也

河東人

李文故常與湯有隙已而為御史中丞薦數從中文

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為地

薦音在見反數音所角反言數數在中有文書

事可用傷湯者不為作道地也湯有所愛史魯謂居知湯弗平使人

上飛變告文姦事

飛變猶急變也

事下湯湯沾殺文

後漢梁冀為大將軍輔政時太后臨朝有日食地震

之變詔公卿舉賢良方正光祿勳杜喬少府房植舉

荀淑淑對策譏刺貴倖為冀所忌補朗陵侯相又南

郡太守馬融有事忤冀旨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

官髡徙朔方

晉賈充武帝時為尚書令侍中任愷惡充之為人也

不欲令久執朝政每裁抑焉充疾之不知所為後承

間言愷忠貞局正宜在東宮使護太子帝從之以為

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克計畫不行或為克謀曰愷

總門下樞要得帝與親接宜啟令典選便得漸疎此



一部令史事耳且凡流難精間隙易乘充因稱愷才能宜在官人之職帝不之疑謂充舉得其才卽日以愷爲吏部尙書愷旣在尙書選舉公平盡心所職然待覲轉希充與荀勗乘間浸潤謂愷豪侈用御食噐充遣尙書左僕射高陽王珪奏愷免官有司收太官宰人簡覈是愷妻齊長公主得賜魏時御噐也愷旣免而毀謗益至帝漸薄愷後爲光祿勳在公勤恪甚得朝野稱舉而充朋黨又諷有司奏愷與立進令劉友交關事下尙書愷對不伏尙書杜友廷尉劉良並公忠士也知愷爲充所拆與申理之故遲留而未斷以是愷及友良皆免官

荀勗爲中書監侍中與散騎侍郎阮咸論音律自以爲遠不及也疾之出補始平太守

傅亮爲尙書令輔政自以爲義之美一時莫及太子舍人顏延之負其才辭不爲之下亮甚疾焉少帝卽位延之自員外嘗侍出爲始安太守領軍將軍謝誨謂延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爲始車郡令卿又爲始安可謂二始黃門卽殷景仁亦謂之曰所謂俗惡俊異世疵文雅

南齊王儉爲尙書令輔政時太祖用張緒爲右僕射



以問儉儉曰南士繇來少居此職褚之在座咨帝曰儉年少或不盡憶江左用陸玩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晉時衰政不可以爲準帝乃止

後魏高肇宣武時遷司徒忌衛尉卿于忠朴厚少言欲密出之乃言於帝稱中山要鎮作捍須才以重器能宜居其位於是出忠授安北將軍定州刺史

隋虞世基爲內史侍郎叅掌朝政時納言蘇威坐事除名爲民從幸江都官煬帝將復用威世基與裴蘊奏言威昏老羸疾乃止

唐李義府高宗永徽中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其狀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大而褊忌陰賊既處權要欲人附已微忤意者輒加僇陷故時人言義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亦謂之李猫

許敬宗高宗顯慶中爲中書令初皇后武氏以長孫無忌害重賜而不助已也深嗾之又韋寧預聞廢立之謀獨無言以持兩端亦不悅無忌以敬宗希旨附會嘗正面折之繇是敬宗嘗候無忌將因事構陷之會有雒陽人李奉節上封告太子洗馬韋季方監察御史季巢交通朝貴有朋黨之事詔敬宗與待中辛茂將命鞠之敬宗按之甚急季方事迫自刺不死又



搜奉節得私書有題與趙師者遂奏言趙師卽無忌也隱爲陰語擬陷忠良伺隙謀反帝驚曰豈當有此或容惡人間構小生疑阻至于卽反猶恐不然敬宗奏曰臣始未推勘自奉節有趙師之言又得僞書是季方所作卽疑無忌欲反使其潛行構間斥除忠臣近戚此計若行自然權歸無忌蹤跡已露陛下猶有所疑恐非社稷之福帝泣曰我家不幸親戚中頗有惡事往年高陽公主與朕同氣遂共其夫叶計謀反今阿舅復作惡心近親如此使我慙見百姓此事若實當知之何敬宗奏曰房遺愛乳臭小兒與女子謀反寧能成事豈如無忌當今姦雄天下之所畏伏若一旦竊發陛下遣誰當之此是宗廟有靈皇天疾惡因推小事發其大罪豈非天下之慶臣恐無忌知季方自刺卽爲急計攘袂一呼嘯命同惡必爲宗廟之憂臣往見宇文化及其父述爲煬帝所委地居親姪身執國權十有餘年勢傾天下父終子繼化及典禁兵遂於江都作亂初夜宮城門閉卽稱驍果欲叛矯制集人先殺不同已者臣家亦卽被破蘇威裴矩崔君肅等皆於馬前舞蹈比至天明卽傾墮室於事不遠誠願陛下決之帝又令審加按問翌日敬宗又奏



曰昨夜臣聞季方與無忌與國至親累葉恩任何恨而反荅云韓瑗嘗語無忌云柳奭褚遂良等勸舅立梁王爲太子今梁王旣廢帝又疑舅故遣高履行外出自安之計見長孫祥又出及瑗得罪卽日夜其季方等圖謀覓便卽反臣參驗辭伏竝相符合請卽收捕挂法破家帝又泣曰阿舅果爾我決不忍殺之若處分與罪後代書史道我不知和其親戚使至于此天下將謂我何敬宗曰漢文帝漢室之明主薄昭卽是阿舅從代來日亦有元勳于後唯坐無辜殺人帝惜國之法紀遂令朝臣喪服就宅哭而殺之良史不

以爲失今無忌忘先朝之大德捨陛下至親聽受邪謀遂懷悖道意在移社稷傾宗廟撓亂天下塗炭生靈若此薄昭罪惡未可同日而語按諸刑典合誅五族願速卽處分以安天下臣聞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大機之事間不容髮若少遲延恐卽生變且無忌先朝謀取天下天下伏其智作宰相三十年百姓畏其威可謂威能伏物智能動衆有同漢之王莽魏之司馬懿今反從首露逆黨自承陛下何疑不卽斷決帝竟不引問無忌便下詔廷斥之仍發道次州府兵接送於黔州其子秘書監駙馬都尉冲等竝除名配流



嶺表

李敬玄爲中書令高宗咸亨中聞朱敬則之名召見與語大悅將加擢用敬玄深毀之遂受洹水縣張說爲中書令玄宗開元十三年車駕東封回陳州刺史李邕於汴州謁獻詞賦甚稱帝旨頗自矜銜說甚惡之

李林甫開元末爲中書令耽固權寵已自封植朝望稍著必陰計中傷之初韋堅登朝以堅皇太子妃兄引居要職示結恩信實圖傾之乃潛令御史中丞楊慎矜陰伺堅隙會正月望夜皇太子出遊與堅相見

慎矜知之奏帝帝大怒以爲不軌黜堅林甫因是奏李適之與韋堅昵狎及裴寬韓朝宗竝曲附適之帝以爲然賜堅自盡後慎矜權位漸盛林甫又忌之乃引王鉷爲御史中丞托以心腹鉷希林甫意遂誣罔密奏慎矜左道不法遂夷其家天寶八載太府趙奉璋告林甫罪狀一十餘條告書未上林甫知之諷御史臺逮捕以爲妖言重杖決殺

李揆肅宗時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修國史矜能護短以工部侍郎于休烈修國史與已齊列嫉之力奏改爲國子祭酒權留史館修撰以下之



元載爲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引用私黨懼朝臣論奏其短乃請百官凡欲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上聞簡較刑部尙書知省事顏真卿上疏論之具言如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雖李林甫楊國忠不敢公然如此後真卿攝上公享太廟以祭器不修抗詞白于執政載怙權真卿素不附載載因是訕陷之貶真卿陝州貞外勣駕又李栖筠爲工部侍郎公望充積爲載所出爲嘗州刺史

盧杞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德宗建中時詔徵汾州刺史劉暹暹剛腸惡歷典數州皆爲廉史畏憚杞恐

暹爲御史大夫沮已之所見遠稱薦前河南尹于頔爲御史大夫以其柔佞易制也又太嘗卿韋倫奉使稱旨西蕃敬服朝廷得失上疏言之爲杞所惡改太子少保德宗幸奉天右僕射崔寧流涕論時事杞聞惡之譖於德宗言寧與朱泚盟誓故至遲迴寧遂見殺又宰相張謐忠正有才德宗所委信杞頗惡之謐尋罷相杞專權忌害又罷顏真卿禮儀使改太子太師仍諭之曰方面之任何處爲使真卿候杞於中書曰真卿以褊性爲小人所憎竄逐非一今已羸老幸相公庇之相公先中丞傳首至平原面上血真卿不



敢衣拂以舌舐之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矍然而拜含怒於心會李希烈陷汝州杞乃奏曰顏真卿四方所信使論之可不勞師旅帝從之朝廷失色李勉聞之以爲失一元老貽朝廷羞密表請留又遣逆於路不及後真卿爲希烈所害

竇參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德宗貞元中趙景爲尚書左丞綱轄省務清勤奉職參惡其能請出爲同州刺史德宗不從八年四月參罷黜憬與陸贄竝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初參不悅李翰白宗正卿左授雅王傳及廷對自陳爲悅所排又言事合旨及黜號王則之德宗命參以翰代之參不時下詔書翰未之知也帝口授翰金吾大將軍遽令中使送至金吾仗視事除書令方下

陸贄爲中書侍郎平章事素惡于公異于邵旣輔政而逐之談者亦以爲隘

皇甫鎛憲宗元和中自度支使戶部侍郎爲平章事初鎛陰結權倖以求宰相崔羣累疏其奸邪憲宗終用鎛爲宰相無何羣臣議上尊號而鎛欲加孝德兩字羣曰有睿聖則孝德在中矣竟爲鎛所構出爲湖南觀察使



李逢吉憲宗朝爲門下侍郎平章事時用兵討淮蔡帝以兵機委裴度逢吉慮其成功密沮之繇是相惡穆宗長慶初逢吉爲兵部尚書時裴度自太原入朝以招懷河朔功度復與工部侍郎元稹相次拜平章事度在太原時表論元稹姦邪及同居相位逢吉以爲勢必相傾乃遣人告和王傳于方結客欲爲稹刺度及捕于方鞠之無狀稹度俱罷相位逢吉代爲門下侍郎平章事自是寢以恩澤結朝臣之不逞者作謗言百端中傷度賴學士李紳韋處厚於帝前言度爲逢吉排斥而度有功不宜擯棄故得以僕射在朝

李紳有寵逢吉惡之乃除爲中丞又欲出於外乃以吏部侍郎韓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仍放臺參以紳褊直必與愈爭及制出紳果移牒往來乃罷愈爲兵部侍郎紳爲江西觀察使

後唐郭崇韜爲樞密使兼中書令莊宗同光中幽州節度使李存審痼疾屢作堅求入覲求鑿以情告崇韜在晉陽之時功名在存審之下旣權寵時重人士輻輳不欲加已每陰沮之存審妻郭氏與崇韜宗姓泣訴於崇韜曰公不垂保惜恐令死棄北荒崇韜愈懷慙忿明年春存審疾甚上章數四乞生覲天顏又



不之許存審伏枕而歎曰老夫歷事二主垂四十年不敢言功幸而無過今日天下一統遠夷近塞皆得面覲彤庭射鈞斬祛之人孰不奉觴丹陛獨予擁隔豈非命哉自是漸增危懼薨於幽州

安重誨爲樞密使兼中書令天成中任圜以功拜平章事判三司重誨忌之嘗會于私第有妓善歌重誨求之不得嫌隙漸深先是使人食券皆出於戶部重誨止之俾須內出爭於御前往復數四竟爲所沮求罷三司俄除太子少保致仕出居磁州駕幸夷門至鄭門聞朱守殷叛重誨接便慮爲結構立遣入稱制

荒害之又符習爲邢洛節度使初習與霍彥威畫赴難之謀重誨名位猶下二人旣藉宿望議論多抗重誨銜之習在鎮以軍政委判官劉搏性褊而猾物論惡之有言於重誨者重誨具以聞天成四年召習京師復授宣武軍節度使重誨心猶不悅會汴人言習厚賦錢以代納藁及軍租加省耗繇是罷歸京師私第授太子太師致仕又皇甫立代北人也明宗之刺代州署爲牙較從歷藩鎮性純謹明宗委信之王建立安重誨策名委質皆在立後明宗踐祚以立爲忻州刺史頻詔安重誨授一藩鎮重誨奏曰立嘗申意



於臣且願舊地繇是遷改留滯蓋重誨扼之也

不忠

輔弼之任邦家之攸賴忠蓋之節大臣之所守故同  
底于道實相以濟若乃蘊經綸之器居承弼之列高  
秩官師之上許謨惟辰之地天工仰其寅亮百姓希  
其安附則有邪慝自任榮利是視忘社稷之重而計  
其家忽縉紳之言而逞乎志熒惑乎視聽附嚴乎覈  
醜靡思赴難之舉聚成構亂之隙以致爲時大愆貽  
笑永世先民有言曰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故忘  
身覆族者悠悠相繼著之方策以垂戒於後者焉

漢張禹成帝時以特進爲太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  
定議永始元延之間日蝕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  
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帝懼變異數見意頗  
然之未有以明廼車駕至禹第辟左右問禹以天變  
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  
與曲陽侯王根不平恐爲所怨禹則謂帝曰春秋二  
百四十二年間月蝕三十六地震五或爲諸侯相殺  
或爲夷狄侵中國災異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有  
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  
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



不忠

其福善此經義意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  
經術斷之帝雅信愛禹繇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  
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悅遂親就禹

後漢梁冀冲帝時以太后兄為大將軍與太傅趙峻  
太尉李固叅錄尚書事固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欲  
立之謂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

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周勃立文  
帝霍光立  
宣帝戒鄧閭之利幼弱鄧太后立殤帝誕育百餘日又  
立安帝時年十餘歲閭太后立  
北鄉侯其年薨冀不從乃立樂安王子纘年八歲是為質帝

南齊褚淵初仕宋朝明帝為中書令護軍將軍與尚  
書令袁粲受顧命輔幼主及蒼梧暴虐稍甚太祖與  
淵粲言世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

變世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淵默然歸心太祖  
王晏武帝永明末為右僕射領太孫右衛率帝遺旨  
以尚書付晏及除孝嗣令久於其職太孫即位即薛  
林王

轉左僕射尋加侍中明帝謀廢立晏便響應推奉明  
帝帝與晏宴於東府語及時事晏抵掌曰公嘗言晏  
怯今定何如

北齊唐邕以晉昌王錄尚書事與高阿那肱有隙後  
主平陽敗後狼狽鄴都邕懼那肱譖之恨斛律孝卿



刑府未... 不忠

輕已遂留晉陽與莫婁敬顯等崇樹安德王為帝信宿城陷邕遂降周

隋鄭譯初仕後周宣帝為內史上大夫領內史事初高祖與譯有同學之舊譯又素知高祖相表有奇傾心相結宣帝不愈遂與御正下大夫劉昉謀引高祖入受顧托既而譯宣詔文武百官皆受高祖節度時御正中大夫頌之儀與宦者謀引大將軍宇文仲輔政仲已至御座譯知之遽率開府楊惠及劉昉皇甫績柳裘俱入仲與之儀見譯等愕然逡巡欲出高祖因執之於是矯詔復以譯為內史大夫及高祖為大冢宰總百揆以譯兼領天府都府司總六府事史臣曰晏嬰有言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事一君於譯見之矣

楊素高祖開皇中為尚書右僕射與高頴專掌朝政二十年晉王廣為靈朔道行軍元帥素為長史正甲躬以交素及為太子素之謀也仁壽末高祖不愈素與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等入閣侍疾時皇太子入居大寶殿乃手自為書封出問素素條錄事狀以報太子宫人悞進高祖所高祖覽而大恚欲召庶人勇太子謀之於素素矯詔追東宮兵士帖上臺



不忠

卷之三十三

宿衛門禁出入竝取宇文述郭衍節度又令張衡侍疾繇是頗有異論史臣曰素謀廢嫡致國於傾危終使宗廟丘墟市朝霜露寃其禍敗之源乃素之繇也蘇威爲納言開府儀同三司煬帝大業末年爲猶多征役至於論功行賞威每承望風旨輒寢其事時羣盜蜂起郡縣有表奏詣闕者又訶詰使人令減賊數放出師攻討多不克捷繇是爲物議所譏從幸江都宇文化及之弒逆也以威爲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化及敗歸於李密未幾密敗歸於東都越王侗以爲上柱國邳國公王世充僭號署太師威自以隋室舊臣遭逢喪亂所經之處皆與時消息求容免及大唐秦王平世充坐放東都閭闔門內威詣謁見稱老病不能拜起王遣人詰之曰公隋朝宰輔政亂不能扶救遂令品物塗炭君弒國亡見李密王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旣老病無勞相見尋歸長安至朝堂請見又不許遂卒於家

唐楊再思中宗神龍中爲侍中太子重俊誅武三思時再思與宰相蘇瓌李嶠兵部尙書宗楚客左衛將軍紀處訥等竝在太極殿前統兵二千餘人君閉正門及左右延明門以自固竟不能犯難赴救惟子是



以深咎之

趙彥昭景龍末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是時金城公主出降吐蕃贊普中宗命彥昭充使彥昭旣充外使恐失其寵殊不悅司農卿趙履溫私謂曰公國之宰輔而爲一介之使不亦鄙乎彥昭曰計將安出履溫因爲陰託安樂公主密奏留之帝乃遣驍衛大將軍楊規代彥昭而往

宗楚客景龍末爲中書令中宗遣韋庶人輔少主知政事司于國相王太尉參謀輔政楚客謂宰相韋溫曰今順請皇太后臨朝宜停相王輔政且皇太后於相王居嫂叔不通問之地甚難爲儀注理全不可有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蘇瓌獨正色拒之謂楚客等曰遺制定先帝意安可更改楚客及韋溫大怒遂削相王輔政而宣行焉及韋氏敗楚客伏誅

李嶠景龍末爲兵部尙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庶人臨朝嶠密表請置相王諸子勿令在京及玄宗踐祚獲其表以示侍臣嶠自懷州刺史令隨子虔州刺史暢赴任

崔裔昭宗天復初爲司空平章事兼領度支鹽鐵三司等使明年夏汴師朱全忠攻陷河中晉絳至同華



中尉韓全誨以裔交結全忠慮汴京逼京師請罷裔知政事落使務其年冬全忠挾帝幸鳳翔裔怨帝廢黜不扈從遣使告全忠請於岐迎駕令太子太師盧知猷率百官迎全忠入京師及全忠岐下還河中裔迎謁於渭橋捧卮上壽持板爲全忠唱歌仍自撰歌詞贊功業

後唐鄭珽初任梁末帝時爲平章事同光元年莊宗敗王彥章於中都長驅趨汴梁帝聞梁師將至召宰相李振敬翔等號哭謀所向皆猶豫不決珽對曰臣有一策可以緩外寇不知陛下能行乎梁帝曰卿意如何珽曰願得陛下傳國寶臣懷之以入晉軍可以緩其師以俟段凝梁帝曰事急矣此物固無惜但卿此行得事了不卿更籌之珽俛首曰了則不了左右縮頭耻笑翼日莊宗入汴州珽率僞百官迎謁是日謫授萊州司戶參軍

孔循明宗時爲樞密使天成二年以荆南高季興謀叛不恭安重誨任圜同謀討伐季興勿與循同爲朱友讓之隸義如兄弟及議興師循心不欲以爲水潦將降懼不成功及劉訓進兵果不克捷兵不能退帝卽令循往軍前循旣至遣門客李湜入荆州見季興



且述循意卽時師旋

安重誨明宗時爲樞密使誘河中副都指揮使楊彥  
溫乘潞王閱馬於皇龍莊據城謀叛王遣人詰之曰  
吾善待汝何苦爲叛彥溫報曰某非敢負恩緣奉樞  
密院宣頭令某拒命請相公但歸朝廷數日詔潞王  
歸朝明宗疑其詐不欲興兵授彥溫絳州刺史重誨  
堅請出師卽命西京留守素自通侍衛步軍都指揮  
使藥彥稠等帥兵攻之五日而拔自閨門及敗凡十  
三月初彥稠出師明宗戒之曰與朕生致彥溫吾將  
自訊之及收城斬首傳送明宗深怒彥稠等時四海  
恬然五兵載戢滿非邊郡近在國門而彥溫安能狂  
悖皆以爲重誨方弄國權尤忌末帝之名故巧作窺  
圖冀能傾陷也彥溫愚昧爲人所嗾故滅其族焉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宰輔部

卷之三十三

二十七



册府元龜

不忠

卷之三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新建縣舉人 臣戴國士 叅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將帥部

一 摠序

唐堯之時弃為后稷兼掌司馬司馬所以掌武事也  
暨舜之世有苗弗率命禹徂征又夏啓與有扈大戰  
於甘乃召六卿蓋天下六軍其將皆命卿焉至仲康  
命喬侯掌王六卿為大司馬以羲和洎淫廢時亂日

册府元龜

將帥部

卷之三



裔往征即其事也周官大司馬卿一人又有小司馬  
 中大夫二人各率其屬以掌軍政凡制軍萬有二千  
 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  
 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  
 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伍人為伍伍皆有長一軍  
 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及晉獻公作二軍公將  
 上軍將軍本名起於此也周末有前後左右將軍秦  
 因之位上卿復有護軍都尉之名漢興大將軍驃騎  
 將軍位次丞相車騎將軍衛將軍左右前後將軍位

次上卿掌京師兵衛四夷屯警長武帝初置城門校  
 尉掌京師城門屯兵有司馬十二城門侯中壘較尉  
 掌北軍壘門內外掌西城屯騎較尉掌騎士步兵較  
 尉掌上林苑門屯兵越騎較尉掌越騎長水較尉掌  
 長水宣典胡騎又有胡騎較尉掌池陽胡騎不嘗置  
 射聲較尉掌待詔射聲士虎賁較尉掌輕車凡八較  
 尉皆武帝初置有丞司丞焉及征閩越東甌又有伏  
 波樓船及伐朝鮮大宛復置橫海度遼貳師宣帝又  
 增蒲類破羌其餘雜號非一蓋權時之制因事立名  
 亦不嘗設也又置騎都尉護西域三十六國有副較



尉丞一人司馬侯千人各二人元帝又置戊己校尉

丞司馬各一人侯五人成帝綏和元年以大司馬驃

騎大將軍為大司馬罷將軍官光武中興諸將軍皆

稱大夫及天下已定武官悉省比公者四第一大將

軍次驃騎將軍次車騎將軍次衛將軍明帝又有前

後左右將軍長史司馬皆一人司馬主兵從事中郎

二人東觀書曰大將軍本注曰職令史及御屬三十

一人又賜官騎三十人及鼓吹其雜號將軍眾多皆

主征伐事訖皆罷其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伍部

部校尉一人軍司馬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侯曲下

有屯屯長一人其不置較尉但部軍司馬一人又有

軍假司馬假侯皆為副貳其別營領屬為別部司馬

其兵多少各隨時空門有門侯其餘將軍置以征伐

無員職亦有部曲司馬軍侯以領兵其職吏部集各

一人摠知營事兵曹掾史主兵事其後復有四征四

鎮之號魏武為相漢建安四年丞相府自置中領軍

將軍又遣大將軍督軍二十一年征孫權還夏侯惇

督二十六軍是也又置都護中尉護軍將軍文帝受

漢禪有太尉而大司馬大將軍各自為官位在三司

上又置領軍將軍主五較中壘武衛等三營又置都



督諸州軍事或領刺史又上軍大將軍曹真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則摠統內外諸軍矣又有四安四平之號明帝遣晉宣王征蜀加號大都督晉文亦為之魯泰曰魏世督儀與四征同若不為都督雖持節屬四征者與前後左右雜號將軍同其或散還從文官之例位三司蜀有軍師吳有督軍中郎將其餘雜號大底同於漢魏也晉武帝受魏禪以都督諸軍為上監諸軍次之督諸軍為下使持節為上持節次之假節為下使持節得殺二千石以下持節殺無官位人若軍事得與使持節同假節唯軍事得殺犯軍令

者江左以來都督中外尤重唯王導等權重者乃居

之又以領護左右衛驍騎游擊為六軍文帝初置中衛武帝分為

左右衛並置長史司馬功薄江左罷長史曹主左右前後將軍為四軍屯騎

步兵射聲越騎長水等較尉號五較二衛始制前驅

繇基強弩為三部司馬各置督史左衛熊渠武賁右

衛伏飛武賁二衛各五部督其命中武賁驍騎游擊

各領之又置武賁羽林上騎異力四部拜命中為五

督其衛鎮四軍如五較各置千人更制殿中將軍中

郎較尉司馬比驍騎持椎斧武賁分屬二衛尉中武

賁持披冗從羽林馬嘗從人數各有差武帝甚重兵



官故軍較多選朝廷清重之士居之又置中軍將軍

以統宿衛七軍

五王作難東海王越以須行事皆辭殿省乃奏宿衛有侯爵者皆罷之時

殿中武官立封侯由是出者畧盡乃以東海官領左右衛

復有四安四平四中郎

將征虜等號初武帝省領軍將軍使中軍將軍羊祜

統二衛前後左右驍衛等營即領軍之任也懷帝永

嘉中改中軍曰中領軍元帝永昌元年改曰北軍中

侯尋復為領軍成帝世復為中侯尋復為領軍護軍

將軍江左以來領軍不復別領營總統二衛驍騎材

官諸營護軍猶別有營也資重者為領軍護軍資輕

者為中領軍中護軍屬官有長史司馬功曹主簿五

官受命出軍則置參軍左右衛將軍宋受命人臣無

都督之號江夏王義恭假黃鉞則專戮節將非人臣

嘗器矣其四安四平左右前後征虜等將軍及四中

郎將唯處諸王素所無為者自左右前後將軍以下

及四十號

謂漢宣威明威之類

唯四中郎各將一人餘皆無定員

自車騎以下為刺史又都督又儀同三司置官如領

兵公但都督不儀同三司者不置從事中郎置功曹

一人主吏在主簿上功曹參軍一人主佐記室下戶

曹上監以下不置諮議記室餘則同矣太宗以來皇

子皇弟雖非都督亦置記室參軍小號將軍為大郡



邊守置佐吏者又置長史餘則同也南齊有驃騎車  
 騎衛鎮軍中軍撫軍四征四鎮將軍加大字位從公  
 開府儀同如公又有四安四平左右前後征虜將軍  
 四中郎將亦因宋制唯處諸王素族無為者又有冠  
 軍輔國寧朔寧遠龍驤將軍凡諸小號亦有置府者  
 又有領軍將軍中領軍護軍將軍中護軍凡言為中  
 小者同一官也諸為將軍官皆敬領護諸王為將軍  
 道相逢則領護讓道焉自晉世以來領軍護軍及左  
 右二衛驍騎游擊將軍為六軍又有前後左右將軍  
 號四軍又有屯騎步兵射聲越騎長水號五校又有

虎賁中郎將冗從僕射羽林監積射強弩殿中員外  
 殿中將軍殿中司馬督武衛將軍武騎嘗侍自二衛  
 四軍五較已下竝謂之西省而散騎為東省復荊州  
 置護南蠻較尉巴州置護三巴較尉雍州置寧蠻較  
 尉益州置平蠻較尉寧州置鎮蠻較尉廣州置平越  
 中郎將又有護西戎較尉護羌較尉鎮蠻護軍安遠  
 護軍皆置官屬有差梁武以將軍之名高下舛雜命  
 更加釐定於是有司奏至一百二十五號將軍以鎮

衛驃騎為二十四班內通四征東南西北四中軍衛  
外用正施東南西北為二十三班八鎮東南西北為二十  
內也正施東南西北為二十三班八鎮東南西北為二十



二班八安

東南西北正施在外左右前後正施在內為二十一班四平南

西四羽

左右前後為十班凡三十六號為一品是為重號

將軍忠武軍師為十九班武臣爪牙龍騎雲麾為十

八班

代舊前後左右四將軍

鎮兵羽師宣惠宣毅為一十七班

代舊四

十號為一品智威仁威勇威信威嚴威為十

六班

代舊征虜

智武仁武勇武信武嚴武為十五班

代舊冠軍

十號為一品所謂五德將軍者也輕車重車征遠鎮

朔武旅貞毅為十四班

代舊輔國凡將軍加大者唯至貞毅而已通進一階偃者

方得北加位從公凡督府置長史司馬諮議諸曹有錄事曹記室等十八曹天監七年更置中錄事記室

中置兵參軍各一人

寧遠明威振遠電耀為十三班

代舊

十號

為一品武威武騎武猛壯武廳武為十二班電威馳

銳追鋒羽騎突騎為十一班十號為一品折衝冠武

和戎安壘猛烈為十班掃狄雄信掃虜武鋒摧鋒為

九班十號為一品畧遠貞威決勝開遠光野為八班

厲鋒輕銳討狄蕩夷為七班十號為一品武毅鐵騎

樓船宣猛林功為六班尅狄平虜討夷平狄威戎為

五班十號為一品伏波雄戟長劔衝冠鵬騎為四班

伏飛安夷尅戎綏狄威虜為三班十號為一品先鋒

武毅開邊招遠全威為二班綏虜蕩寇殄虜橫野馳

射為一班十號為一品凡十品二十四班亦以班多



為貴其制品十取其盈數班二十四以法氣序制簿  
悉以大號居後以為選法自小遷大也前史所記以  
位得從公故將軍之名次于台槐之下至是備其班  
品敘其百司之外其不登二品應須軍號者有牙門

代舊建威期門代舊為八班候騎代舊雄渠代舊為七班

中堅代舊奮威為六班戈船代舊繡衣代舊為五班執訊

代舊廣武行陣代舊為四班鷹揚為三班陵江為二班偏

將軍裨將軍為一班凡十四號別為八班以象八風

所施甚輕又有武安鎮遠雄義擬車為二十四班四

撫東西南北為二十三班四寧東西南北為二十二班四

威擬四安為二十一班四綏東西南北為二十班

凡十九號為一品安遠安邊擬忠武為一十九班輔

義安沙衛海撫河擬武臣為一十八班平遠撫朔寧

沙航海擬鎮丹為十七班凡十號為一品朝海朔野

拓遠威河龍幕擬智威為十六班威壘安漢綏邊寧

寇梯山擬智武為十五班凡十號為一品寧境綏河

明信明義威漢擬輕車為十四班安隴向義宣節振

朔侯律擬寧遠為十三班凡十號為一品平寇定遠

陵海寧隴振漢擬武威為十二班馳義橫朔明節執

信懷德擬當威為十一班凡十號為一品撫邊定隴

將帥部



綏關立信奉義 擬折衝 等五號 為十班綏隴寧邊定朔立節

懷威 擬掃狄 等五號 為九班凡十號為一品懷關靜朔掃寇

寧河安朔 擬畧遠 等五號 為八班揚化超隴執義來化度嶂

擬彌鋒 等五號 為七班凡十號為一品平河振隴雄邊橫河

寧關 擬武毅 等五號 為六班懷信宣義弘節俘遼鑿空 擬剋 狄等

五號 為五班凡十號為一品捍海欵塞歸義凌河明信

擬伏波 等五號 為四班奉忠守義弘信仰化立義 擬伏飛 等五號 為

三班凡十號為一品綏方奉正丞化度海浮河 擬先 鋒等

五號 為二班懷義奉信歸仁懷澤伏羲 擬綏虜 等五號 為一班

凡十號為一品大凡一百九號將軍亦為十品二十

四班正施於外國及大通二三年有司奏曰天監七年

改定將軍名有因有革普通六年又置百號將軍加

刑正雜號之中微有移異大通二年奏移寧遠班中

明威將軍進輕寧班中又置安遠將軍代貞武宣遠

代明烈其戎夷之號亦加附擬選序則依此承用遂

以定制轉則進一班黜則退一班班即階也同班以

優劣為前後有鎮衛驃騎車騎同班四中四征同班

八鎮同班八安同班四平四翊忠武軍師同班武臣

爪牙龍騎雲騎冠軍同班鎮嶽翊師宣惠宣毅四將

軍東南西北四中郎將同班智威仁威勇威信威嚴



威同班智武仁武信武勇武嚴武同班為五德將軍  
 輕車領朔武放貞毅明威同班寧遠安遠征遠鎮遠  
 宣遠同班威雄威猛威烈威振威信威勝威畧威風  
 威光同班武猛武畧武勝武力武毅武健武烈武威  
 武銳武勇同班猛烈猛盛猛銳猛震猛進猛智猛威  
 猛勝猛駭同班壯武壯勇壯烈壯猛壯銳壯盛壯毅  
 壯志壯意壯力同班驍雄驍禁驍猛驍烈驍武驍勇  
 驍銳驍名驍勝驍迅同班雄猛雄明雄烈雄信雄武  
 雄毅雄壯雄健同班忠勇忠烈忠猛忠銳忠壯忠毅  
 忠捍忠信忠義忠勝同班明智明畧明遠明勇明烈

明盛明勝明進明銳明毅同班光烈光英光遠光勝  
 光銳光命光勇光戎光野同班颯勇颯猛颯烈颯銳  
 颯決颯起颯畧颯勝颯奇颯出同班龍驤武視雲旗  
 風烈電威電首馳銳追銳羽騎突騎同班折衝冠武  
 和戎安壘起猛英果掃狄武館推鋒同班開遠畧遠  
 貞威決勝清野堅銳輕銳拔山雲勇振旅同班超武  
 鐵騎樓船宣猛樹功尅狄平虜稜威昭威威戎同班  
 伏波雄戟長劍衝冠鵬騎仗飛勇騎破敵尅敵威勇  
 威虜同班前鋒武毅開邊招遠全威破陣蕩寇殄虜  
 橫野馳射同班牙門期門同班候騎熊渠同班十堅



典戎同班執訊行陣同班伏武懷奇同班偏裨將軍  
同班凡二百四十號爲四十四班又雍州置寧蠻較  
尉廣州置平越中郎將北梁南秦置西戎較尉寧州  
置鎮蠻較尉西陽南新蔡晉熙廬江等郡置鎮蠻護  
軍武陵郡置安遠護軍巴陵郡置度支較尉皆立府  
隨府主號輕重而不爲定其將軍施於外國者雄義  
鎮遠武安同班擬衛鎮等三號四撫同班擬同四征  
四威同班擬四平安遠同班擬忠武等號撫河衛海  
安沙輔義同班擬武臣等號船海寧沙撫朔平遠同  
班擬鎮嶽等號壘幕威河和戎拓遠朔野羽海同班

擬智威等號梯山寧寇綏邊安漢威壘五號同班擬  
智武等號爲漢義明昭信綏河寧境同班擬輕車等  
號候律振朔宣節向義安壘同班擬寧遠等號振漢  
寧壘陵海安遠平寇同班擬威雄等號懷德執信羽  
節橫朔馳義同班擬武猛等號安朔寧河掃寇靜朔  
懷關同班擬驍雄等號渡嶂奉化康義超壘揚化同  
班擬猛烈等號寧開橫沙雄邊振壘平河同班擬忠  
勇等號明信陵河歸義欵塞捍海同班擬光烈等號  
立義仰化弘信守義奉忠同班擬颯勇等號奉誠立  
誠建誠顯誠義誠同班擬龍驤等號尉遼寧渤綏嶺



威塞通侯同班擬折衝等號掃荒威荒定荒開荒理  
 荒同班擬開遠等號奉節歸節遠節效節仗節同班  
 擬趨武等號渡河凌海承化舉正綬方同班擬伏波  
 等號仗義懷澤歸誠奉信懷義同班擬前鋒等號凡  
 一百二十五將軍二十八班並施外國戎國準予中  
 夏焉大同四年魏彭城王爾朱仲遠來降以為定維  
 大將軍仍使其北討故名陳承梁制官又有戎號擬  
 官自一品至于九品凡二百三十七鎮驃騎等三號  
 將軍擬官品第一一秩中二千石四中軍撫衛護四征東西南北八鎮  
東西南北等十六號將軍擬官品第二秩中二千石八安

劔備身正副都督刀劔備身五職刀劔備身員外又  
 有備身正副都督備身五職員護軍府將軍一人掌  
 四中關津輿駕則護駕中護軍亦同有長史司馬功  
 曹五官主簿錄事釐其府事其屬官東西南北四中  
 府皆統之四府各中郎將一人長史司馬錄事參軍  
 統府錄事各一人又有統府直兵及功曹倉曹中兵  
 外兵騎兵長流域局等參軍各一人法甲鏡等曹行  
 參軍各一人又領諸官府尉津尉左右衛左右武衛  
 左右武侯各大將軍一人將軍二人並有長史司馬  
 錄事功兵曹倉騎曹參軍法曹錄曹行參軍各一人行



州府元憲

摠序

卷之三十四

參軍 左右衛左右武候各六人左右武衛各八人 等員左右衛掌官掖禁

禦攝督仗衛又各有直閣將軍六人直寢十二人直

齋直後各十五人並掌宿衛侍從奉車都督六人掌

馭副車武騎嘗侍十人殿內將軍十五人員外將軍

三十人殿內司馬督二十人員外司馬督四十人並

以參府朝出使勞問左右衛又各統親衛置開府 左

衛開府左翊衛開府二開府三開府四開府及武衛武候領軍東官領兵開府準此也 府置開

府一人有長史司馬錄事及倉兵等曹參軍法曹行

參軍 各一人 又有儀同府 武衛武候領軍東官領兵儀同皆準此也 儀同已

下置員同開府但無行參軍諸府皆領軍坊每坊 東

尅狄平虜稜威戎昭威戎伏波雄戟長劍衝冠彫騎

伏飛勇騎破敵尅敵威虜等將軍鎮蠻護軍 西陽南新蔡晉

熙廬江郡小府鎮蠻安遠護軍度支較尉隨府王號輕重單作則減太守內史相一階若有將軍減一階

安遠軍護度支較尉 曰度 等擬官二十三號品第八

並六 前鋒武毅開遠招遠金城稜威破陣蕩寇殄虜

橫野馳射等將軍擬官十號品第九 並四 諸將軍起

自第六品已下板則無秩其雖除不領兵領兵不滿

百人拜除此官而為州郡縣者皆依本條減秩石 二

石減為千石千石降為六百石自四百石降而無秩依其州縣郡自各以秩論 凡板將軍皆

降除一品諸依此減降品秩其應假給章印各依舊

舟守元龜 符帥部 卷之三十四 十三



差不貶奪其封爵亦為九等之差後魏有大將軍大

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都督州府諸軍事品第一都

督之州諸軍事又有驃騎將軍車騎將軍衛將軍驃

騎車騎加大者在三司上衛將軍加大者次儀同

三司品並第一下又有四征四鎮將軍四征加大者次衛將軍四

鎮加大者又有中軍鎮軍撫軍將軍加大者次四征品第一

下又有四安領軍諸軍將軍加大者秩次三以下品第二前後

左右尚書四平次大者秩次護軍左右衛武衛將軍品第二

征虜輔國龍驤將軍品第三中堅中壘騎衛鎮遠安

遠建遠建中建節立意立忠立節恢武勇武耀武昭

左右前後四翊左右前後四平東西南北等十六號將軍擬官

品第三秩中二千石中武軍師武臣瓜牙龍騎雲麾冠軍

鎮兵翊師宣惠宣毅等將軍中郎將智仁勇信嚴等

五威五武將軍令二十五號擬官品第四秩中二千石輕

車鎮朔武旅貞毅明威等將軍將軍加大封者至此凡加大通進一階

寧安征旅振宣等五遠將軍寧蠻較尉雍州少府蠻越較尉中郎

將隨府王軍號輕重若單作則減刺令十八號擬官

品第五威雄猛烈震信畧勝風力威光等十威武猛

畧勝力毅健烈威銳勇等十武猛毅烈威震銳進智

勇勝駿等十猛壯武勇烈猛銳威力毅志意等十壯



驍雄桀烈武威勇銳名勝迅等十驍雄猛威明烈信  
 武勇毅壯健等十雄忠勇烈猛銳壯毅捍信義勝等  
 十忠明智畧遠勇烈威銳毅勝進等十明光威烈英  
 遠勝銳命勇戎野等十光威勇烈武猛銳奇決勝畧  
 出等十威將軍刁越中郎廣梁南秦南梁寧等州小府也西戎平戎  
 鎮蠻三較尉等擬官一百四號品第六竝千石龍驤武  
 視雲旗風烈電威雷音馳銳追銳羽騎突騎折衝冠  
 武和戎安壘趨猛英果掃虜掃狄武鋒推鋒開遠畧  
 遠貞威決勝清野堅銳輕車拔山雲勇振旅等將軍  
 擬官三十號品第七竝六百石超武鐵騎樓船宣猛樹功

將軍以褒賞勲庸領軍府軍將軍一人掌禁衛宮掖  
 朱華閣外凡禁衛官皆主之輿駕出入督攝仗衛中  
 領軍亦同有長史司馬功曹五官主簿錄事釐其府  
 事又領左右衛領左右等府左右衛府將軍各一人  
 掌左右廂所主朱華閣已外各武衛將軍二人二人  
 皆有司馬功曹主簿錄事釐其府事其御仗屬官有  
 御仗正副都督御仗武職御仗等員其直盪屬官有  
 直盪正副都督直人正副都督勲武前鋒正副都督  
 勲武前鋒五職等員直衛屬官有直衛正副都督羽  
 衛正副都督前鋒正副都督等員直突屬官有直突



都督勳武前鋒散都督等員直閣屬官有朱衣直閣  
 直閣將軍直寢直齋直後之屬又有武騎雲騎將軍  
 各一人驍騎游擊前後左右等四軍將軍將軍左右  
 中郎將各五人步兵越騎射聲屯騎長水等較尉奉  
 車都尉等各十人武賁中郎將羽林監十五人冗從  
 僕射二十人騎都尉六十人積弩積射強弩等將軍  
 及武騎嘗侍各二十五人殿中將軍五十人員外將  
 軍一百人殿中司馬都督五十人員外司馬都督一  
 百人領左右府有領左右將軍領十牛備身又有左  
 右備身正副都督左右備身五職左右備身又有刀

武顯武直閣將軍品第三寧朔建威振威奮威揚威  
 廣威建武奮武振武揚武廣武將軍品第四鷹揚折  
 衝寧遠揚烈伏波陵江平漢輕車威遠虎威殿中員  
 外將軍品第五宣威明威襄威厲威烈威寇威虜威  
 戎威武烈武毅武奮將軍品第六綏遠綏邊綏虜討  
 寇討虜討難討夷盪虜盪寇盪難盪逆將軍品第七  
 殄寇殄虜殄難殄夷掃寇掃虜掃難掃逆厲武厲鋒  
 虎牙虎奮將軍品第八廣野橫野偏裨將軍品第九  
 又有領軍護軍若侍臣帶者上加中字品第三南北  
 料領護將軍不兼置  
 東西護匈奴羌戎夷蠻越城門較尉羽林中郎將射



聲越騎長騎步兵長水將軍品第三羽林中郎將戟  
 稽虎賁募員虎賁高車虎賁左右積弩積射強弩將  
 軍品第四附義歸義率義順義中郎將虎賁郎將品  
 第五大和二十三年孝文再次職令命數雖有升降  
 而大抵頗同北齊有驃騎車騎衛四征四鎮中軍鎮  
 軍撫軍四翊四安冠軍輔國龍驤鎮遠安遠建中建  
 節中堅中壘振威奮威廣德弘義折衝制勝伏波陵  
 江輕車樓船勁武昭勇明威顯信渡遼橫海踰岷越  
 障戎昭武毅雄烈懷猛揚麾曜鋒蕩邊開城靜漢綏  
 戎平越殄夷飛騎準擊武牙武奮清野橫野偏裨等

準此 置團士一人佐二人左右武衛府無直閣已下

員但領外軍宿衛左右武侯掌車駕出先駟後殿晝  
 夜巡察執捕姦非烽候道路水草所置巡狩師田則  
 掌其營禁又加置司展師四人漏刻生一百六十人  
 左右領左右府大將軍一人將軍二人掌侍衛左右  
 供御兵仗領千牛備身十二人掌執千牛刀備身左  
 右十二人掌供御弓箭備身六十人掌宿衛侍參軍  
 事鑾曹行參軍各一人 等員左右監門府各將軍一人  
 掌官殿門禁及守衛事各置郎將二人較尉直長各  
 三十人長史司馬錄事及倉兵曹參軍鑾曹行參軍



各一行參軍四人等員領軍府左右各掌十二軍籍帳

差科詞訟之事不置將軍唯有長史司馬掾屬及錄

事功倉兵騎等曹參軍法鎧等曹行參軍各一行參

軍十六人等員後周有柱國大將軍正九命驃騎車騎等

大將軍九命驃騎車騎等將軍正八命四征中軍鎮軍撫

軍等將軍八命四平前後左右將軍師都督正七命冠軍

輔國等將軍七命鎮遠建忠等將軍六命寧遠揚烈伏波

等將軍正五命輕車將軍奉車奉騎等都尉四征中鎮

撫軍五命宣威明威等將軍正四命襄威厲威等將軍四命

威烈討寇等將軍正三命蕩寇蕩難等將軍三命殄寇殄

難等將軍正二命掃寇掃難等將軍二命曠野橫野等將

軍正一命威武牙等將軍唐武德初命秦王既平王

世克及竇建德高祖以秦王功殊今古自昔位號不

足以為稱乃置天策上將軍以拜為位在三公上及

升儲官遂廢天策府二年以天下未定事資武力將

舉關中之眾以臨四方乃置十二軍分關中諸府以

隸焉以萬年道為參旗軍長安道為鼓旗軍富平道

為三戈軍醴泉道為井鉞軍同州道為羽林軍華州

道為旗官軍寧州道為折威軍岐州道為平道軍幽

州道為招搖軍麟州道為苑游軍涇州道為天紀軍



空州道為天節軍每將軍軍一人副一人取威名素

重者為之督耕戰之備自是士馬強勁無敵於天下

五年省七年以突厥寇掠復置後省之其後定制有

左右衛龍朔除府字大將軍各一員將軍各二員親府勳

一府勳二府勳一府勳二府等五府每府中郎一人

中郎將一人左右郎將各一人左右驍衛龍朔去府字改為左

右武衛神龍復為驍衛大將軍各一員將軍各二員左右武衛

龍朔除府字光宅改為左右鷹揚神龍復為武衛大將軍各一員將軍各二

員左右威衛舊為屯衛龍朔改為威武光宅改為左右豹韜衛神龍復為威衛大將

軍各一員將軍各二員左右領軍衛龍朔改為戎衛光宅改為主

舊為武侯衛龍朔改為左右金吾衛大將軍各一員將軍各二員中郎

中郎將人數品制左右監門衛龍朔除府字大將軍各一

員將軍各二員中郎將四人左右千牛衛龍朔改為奉宸衛神

龍復為千牛衛大將軍各一員將軍各二員中郎將各二人

已上謂之左右羽林軍龍朔置大將軍各一員將軍各

二員中郎將左右中郎將同諸衛左右龍武軍初太宗選

飛騎之尤驍健者別置百騎以為翊衛之備天后加

置萬騎為左右營置使以領之開元以來其左右羽

林軍名曰北門四軍開元二大將軍各一員將軍三

十七年改為左右龍武軍大將軍各一員將軍三

員左右神武軍至德二年肅宗在鳳翔置大將軍各一員將軍三

冊守元龜 將帥部 卷之三十四 十九



員左右神策軍上元中以北衛軍使衛伯玉為大將

軍各二員將軍各二員貞元三年左右神策將軍各加

一神威軍本號殿前射生左右府貞元二年九月改

威軍非六為殿前左右射生軍三年改為左右神策

軍之制也 大將軍二員將軍二員六軍統軍興元元年

左右十六衛上將軍貞元二年十六衛諸府隋置驃

等府充天下守戍兵不折衝都尉各一人唐因隋折

成軍曰府府有上中下折衝都尉各一人別將各

將之名改統軍為折衝別將為果毅都尉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

一人其餘輔國鎮軍二大將軍冠軍雲麾忠武壯武

宣威明威信遠游騎游擊十將軍為散號將軍以加

武士之無職事者又以秦王齊王下統軍為護軍副

統軍為副護軍上大都督為驍騎尉大都督為飛騎

尉師都督為雲騎尉都督為武騎尉都督將軍為游

騎將軍親衛驃騎將軍為親衛中郎將其勳衛驃騎

准此親衛車騎將軍為親衛中郎將其勳衛車騎車

衛竝准此監門府郎將為監門中郎將領左右郎將

准此諸軍驃騎將軍為統軍其秦王齊王下領之衛

及庫真驅啞真車騎竝准此諸軍車騎將軍為別將

貞觀十一年更置驃騎大將軍為從一品武散官輔

國鎮軍二大將軍為從二品武散官冠軍將軍加大

字及雲麾已下游擊已上改為五品已上武散官又



置昭武振威智果翊麾宣節禦武仁勇陪從八較尉

副自六品至從九品上階六品已下武散官又武德

元年五月改隋鷹揚郎將為軍頭六月改軍頭為驃

騎將軍副為車騎將軍至二年五月車騎將軍隸驃

騎府七年三月改驃騎將軍為統軍車騎將軍為副

軍至貞觀十年改統軍為折衝都尉副為果毅都尉

武德七年又置都督府改大府官以上為大都督府

德宗時六軍又置統軍諸衛又置上將軍其出師

專征者有摠管都統元帥分土治戎元有團練使防

禦使節度使統押戎夷者有都護又貞元之後中人

治兵別有護軍中尉觀軍容使五代以後典掌禁軍

則有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及殿前都簡較殿前都指

揮使而下皆以藩臣領之唐之軍衛名存而寔廢矣

夫軍旅者所以防禍機遏亂畧將帥者所以摠戎政

揚國威入則壯乎羽衛出則鎮其方面士卒之存亡

攸屬邦家之休戚是繫苟得其人折衝於萬里儻非

其在奔北於三軍故古先哲王質於著龜所以難其

選也拜於壇塲所以重其任也推轂而遣所以專其

事也列壤而封所以報其功也若乃係於誠節濟乎

功名則福祿隨之寡於方畧陷於敗衄則鈇鉞及焉



今竝採其善惡之迹成敗之謀忠逆之心賢愚之效  
寘之於篇以示鑒戒凡一百六門

佐命第一

天帝王之興也必有命世之人傑折衝之虎臣周旋  
翼從夷兇戡難然後大勲以集歸運斯格御天下之  
圖制億兆之命者也自成周著伐罪之誓漢高有扶  
義之舉白水興復當塗締構繇是而下或艱難以創  
業或累積而啓祚莫不有毅勇之士爲之爪牙奮揚  
威武式遏亂畧周旋夷險勤宣忠力奉旗以克敵畧  
地以闢國用能震天聲而消羣慝厲輿師而一衆志  
咸樂推欣戴之美享利建世及之報功成名立爲方  
來之所稱述其不偉歟

周太公望占尙初事文王及武王卽位欲修王業東

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尙父

師之尙之父之故曰  
師尙父亦男子美稱

遂至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也武  
王曰未可還師太公作泰誓居二年紂殺王子比干  
囚箕子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羣公盡  
懼唯太公強之勸武王武王於是遂行十一年正月  
甲子誓於牧野以伐紂紂師敗績明日武王立于社  
羣公奉明水衛康叔封布采席師尙父牽牲史佚策



祝以告禮說討紂之罪遷九鼎修周政與天下更始

師尚父謀居多封於齊營丘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

揚諒彼武王

諒佐也尚父佐武王為之尚將

漢韓信淮陰人秦末項梁渡淮信乃仗劍從之梁敗

又屬項羽為郎中數以策干羽羽弗用漢王入蜀信

亡楚歸漢為連敖

楚官名

坐法當斬其疇十三人皆已

斬

疇類也

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

夏侯嬰也

曰上不欲就

天下乎而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之言於漢

王以為治粟都尉蕭何言於漢王曰王必欲爭天下

非信無可與計事漢王乃拜信為大將

事具宰輔薦賢及帝王

門遂聽信計部署諸將

部分而署置之

漢王元年舉兵東出

陳倉定三秦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令齊

趙共擊楚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發兵與漢王會

滎陽擊破楚京索間以故楚不能西漢之敗却彭城

趙魏反漢王以信擊魏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

豹定河東使人請益兵三萬人臣請以北舉燕趙東

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漢王與兵

萬人遣張耳與俱進擊趙代破代禽夏說闕與

夏說代相

闕與邑名

信之下魏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兵

數萬東下井陘擊趙斬成安君泚水上禽趙王歇於



是用趙將廣武君李左車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  
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王趙以撫其國漢王許之  
楚數使騎兵渡河擊趙王耳信來往救趙四年漢王  
出成臯渡河拜信為相國發趙兵未發者擊齊齊王  
廣亡去信追北至城陽虜廣楚卒皆降遂平齊使人  
言漢王曰齊夸詐多變反覆之國南近楚不為假王  
以鎮之其勢不定漢王遣張良立信為齊王徵其兵  
使擊楚五年漢王之敗固陵用張良計徵信將兵會  
垓下項羽死封為楚王

曹參沛人也高祖為沛公也參以中涓從

涓潔也言其在中央

蓋親近左右也擊固陵方與攻秦監公軍大破之

秦一郡置守尉監三人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

公者時人尊稱之耳復攻固陵取之從守方與反為魏擊之豐反為

魏攻之賜爵七大夫北擊司馬欣軍碭東取狐父祁

善置

善置置名也狐父祁二縣名也置苦今之驛也

又攻下邑以西至虞擊

秦將章邯車騎攻轅戚及亢父先登遷為五大夫北  
救東阿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南

救雍兵擊李繇軍破之殺李繇虜秦侯一人章邯破

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兵而東楚懷王以沛公為

碭郡長將碭郡兵於是乃封參執帛

楚爵孤卿

號曰建成



君遷為戚公屬碭郡

為戚縣之令

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

之成武南擊王離軍成陽南又攻社里大破之追北

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

將楊熊軍於曲遇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

為執珪

執圭古爵名也

從西攻陽武下轘轅緱氏絕河津擊

趙賁軍尸北破之

尸鄉之北

從南攻準與南陽守齮戰陽

城郭東

今堵陽

陷陳取宛虜齮定南陽郡

高紀言南陽守綺隆封為

殷侯而自傳言虜齮紀傳不同疑傳誤

從西攻武關峽關取之前攻秦

軍藍田南又夜擊其北軍大破之遂至咸陽破秦項

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封參為建成侯從至漢中

遷為將軍從還定秦攻下辦故道

武都二縣也

雍黎

扶風縣也

擊章平軍於好畤南破之圍好畤取壤鄉

壤地名也

擊三

秦軍壤東及高櫟破之後圍章平平出好畤走因擊

趙賁內史係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名曰新城參將兵

守景陵二十三日

縣名也

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

大破之賜食邑於寧秦

今華陰

以將軍引兵圍章邯廢

丘以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至河內下修武度圍津

在東郡

東擊龍且項宅定陶破之東取碭蕭彭城擊項

籍軍漢軍大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雍王武反於外

黃程處反於燕

皆漢將燕東郡之縣故南燕國

往擊盡破之柱天侯



反於衍氏進破取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

葉南陽縣也還攻武疆武疆城在陽武因至滎陽參自漢中為將

軍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王敗還至滎陽敗謂戰彭城而敗漢

二年拜為假左丞相八屯兵關中月餘魏豹反以假

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遨東張東張屬河南大破之

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追至東垣生

獲魏王豹取平陽得豹母妻子盡定魏地凡五十二

縣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說軍於鄆東

鄆大原縣也大破之斬夏說韓信與故嘗山王張耳引兵

下井陘擊成安君陳餘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公於

鄆城中戚公出走追斬之西引兵詣漢王在所韓信

已破趙為相國東擊齊參以左丞相屬焉攻破齊歷

下軍遂取臨淄還定濟北郡收著濞陰平原鬲盧五縣

名也時未有濟北郡史追書之耳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

或以為高密大破之斬龍且虜亞將周蘭亞將次將也定齊郡

凡得七十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

故將軍田既守相為相居守者韓信立為齊王引兵東詣陳

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者漢王即皇帝

位韓信徙為楚王參歸相印焉高祖六年與諸侯討

符賜參爵列侯食邑平陽萬六千三十戶世世勿絕



陳平陽武戶牖人也初歸漢拜為都尉使參乘遂與東伐項羽至彭城為楚所敗引師而歸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為亞將屬韓王信軍廣武遷護軍中尉盡護諸將其後楚急擊絕漢甬道於滎陽城漢王患之乃出黃金四萬斤予平縱反間於楚軍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羽不聽事見將帥問謀門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東門楚因擊之平與漢王從城西門出去遂入關收聚兵而復東封平以戶牖鄉用其計策卒滅楚七年更封為曲逆侯

周勃其先卷人徙沛以織薄曲為生葦薄為曲高祖為沛

公初起勃以中涓從後攻固陵下方與方與反與戰却敵攻豐擊秦軍碭東還軍留及蕭復攻碭破之下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蘭虞取之擊章邯車騎殿

殿鎮也謂鎮後以并蔽勃擊破章邯之殿兵也畧定魏地攻轅戚東緝以往

至栗取之攻齧桑先登擊軍阿下破之追至濮陽下斬城攻都關定陶襲取宛胸得單父令夜襲取臨濟攻壽張以前至卷破李繇雍丘下攻開封先至城下為多多謂功多也後章邯破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

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月楚懷王封沛公為碭郡長拜勃為襄賁令從沛公定魏地攻東郡尉於城



武破之攻長社先登攻潁陽緩氏絕河津擊趙賁軍

尸北尸北鄉也南攻南陽守齟破武關曉關攻秦軍於藍

田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勃爵

為威武侯從入漢中拜為將軍還定三秦賜食邑懷

德攻槐里好時最於將帥之中北擊趙賁內史保於

咸陽最上北救漆漆扶風縣擊章平姚卬軍西定汧汧今隴西

也縣還下郡潁陽即今鳳翔郡縣圍章邯廢丘破之西

擊益已軍破之益已軍郡將也攻上邽東守峽關擊項羽攻

函遇最還守敖倉追羽羽已死因東定楚地泗水東

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守雒陽賜爵列侯剖符世世

不絕食絳八千二百八十戶

樊噲沛人以屠狗為事高祖為沛公噲以舍人從攻

固陵方與還守擊豐泗水監豐下破之泗水郡名監謂監郡也破

之於豐縣下復東定沛破泗守薛西謂破郡守於薛縣之西與司馬

尼戰碭東尼秦將軍邯之司馬却敵斬晉十五級賜爵國大夫

即官大夫也嘗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先登斬晉二

十三級賜列大夫即官大夫也從攻陽城先登下戶牖陽武

縣北破李繇軍斬首十六級賜上聞爵上聞謂名後通於天子

攻圍都尉陳留圍縣東郡守尉於城武却敵斬首十四級

捕虜十六人賜爵五大夫從攻秦軍出亳南今河南偃師湯



是亭河間守軍於社里破之擊破趙賁軍開封北以却

敵先登斬侯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六人賜爵

卿從攻破楊熊於曲遇攻宛陵先登斬首八級捕虜

四十四人賜爵號賢成君從攻長社轅轅絕河津東

攻秦軍尸鄉南攻秦軍於犍破南陽守齧於陽城東

攻宛城先登西至鄴南陽縣也以却敵斬首十四級捕虜

四十人賜重封重封加二號也攻武關至霸上項羽欲攻沛

公既饗軍士中酒中酒飲酒之中也亞父謀欲殺沛公時獨

張良得入坐噲居營外聞事急迺持盾直撞入帳下

以盾撞擊人言於項羽曰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

待大王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

天下解心疑大王也羽默然沛公入厠麾噲去既出

沛公留車騎獨騎馬噲等四人步從山下走歸霸上

軍而使張良謝羽羽亦因遂已已止也無誅沛公之心

後數日羽屠咸陽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噲爵為列

侯號臨武侯遷為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攻西

城白水北西今西縣白水水名言擊西縣之城於白水之北又擊雍輕車騎

雍南破之從攻雍棗城先登棗縣名屬武功擊章平軍好時

攻城先登陷陣遷為郎中騎將從擊秦車騎壤東地名

却敵遷為將軍攻趙賁下鄆槐里柳中咸陽柳中即柳池

將帥部 卷之三十四 二十九



灌廢丘最

以水灌廢丘也

至櫟陽賜食邑社之樊鄉

今樊鄉從

攻項羽屠煮棗

未詳其地

擊破王武程處軍於外黃攻鄒

魯瑕丘薛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

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以將軍守廣武一歲

廣武在滎

陽項羽引兵東從漢王擊羽下陽夏虜楚周將軍卒

四千人

周殷也

圍項羽陳大破之

於陳縣圍之

屠固陵羽死

漢王即皇帝位以噲有功益食邑八百戶其秋燕王

臧荼反噲從攻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東取

信定楚更賜爵列侯與剖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為

舞陽侯

彭越字仲昌邑人嘗漁鉅野澤中為盜陳勝起澤間

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越請為長設壇祭令徒屬乃

行畧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從碭北擊昌邑

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越亦將其眾居鉅野

澤中收魏敗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越眾萬餘

人無所屬齊王田榮叛項王漢乃使人賜越將軍印

使下濟陰以擊楚楚令蕭公角將兵擊越越大破楚

軍漢與魏豹及諸侯東擊楚楚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

漢外黃

於外黃來歸漢

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

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魏咎從弟真魏也

豹真魏後也

廷



拜越為魏相國擅將軍畧定梁地項王與漢王相距  
滎陽越攻下睢陽外黃七十城項王聞之乃使曹咎  
守成臯自東收越所下城邑皆復為楚越將其兵北  
走穀城項王南走陽夏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  
粟十餘萬斛以給漢食漢王敗使使召越并力擊楚  
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為羽所敗  
固陵用張良策發使使越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許  
以王越又言所以許韓信越乃引兵至垓下羽死立  
越為梁王都定陶

黥布六人也初從項羽入咸陽為前鋒羽封諸將立

布為九江王都六齊王田榮叛楚項王徵兵九江布

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王敗楚彭城布又稱

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布愈恐不復往漢王與楚

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城至虞史宋州虞城縣使隋何使布何

說布起兵攻楚事具摠錄游說門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

王留而攻下邑今宋州縣也龍且攻淮南破布軍布間行

與隋何歸漢漢王使人之九江得布故人辛臣將眾

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成臯四

年立布為淮南王與擊項籍布使之九江得數縣五

平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殷反楚遂舉九



江兵與漢擊楚破陔下項籍死布遂剖符為淮南王  
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焉

盧縮豐人高祖初起沛以客從入漢為將軍嘗侍中  
從東擊項羽封長安侯項籍死使縮別將與劉賈擊

臨江王共敖共敖子也還從擊燕王臧荼皆破平高祖詔  
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以為燕王皆曰大尉縮

嘗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乃立縮為燕王  
酈商高陽人陳勝起商聚少年得數千人沛公初畧

地商以所將四千人屬沛公於岐從攻長社先登賜  
爵封信成君從攻緱氏絕河津破秦軍雒陽東從下

穰定七十縣別將攻旬關旬關分水二關也西定漢中以

將軍為隴西都尉別定北地郡破章邯別將於烏氏  
掄邑泥陽烏氏定安也掄邑在幽州泥陽北地縣也賜食邑武城六千戶

從擊項籍軍與鍾離昧戰受梁相國印食邑四千戶  
從擊項羽二歲攻固陵漢王即帝位燕王荼反荼茶也

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各地先登陷陳破荼軍易下  
今易縣却敵遷為右丞相賜爵列侯與剖符世世勿絕

食邑沛郡五千戶  
夏侯嬰沛人為沛廢司御每送使客還過泗上亭與

高祖相愛高祖為沛公賜爵七大夫以嬰為太僕嘗



奉車從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平以胡陵降

賜爵嬰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牖破李

繇軍雍丘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也賜爵執帛也

從擊章邯軍東河濮陽下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

爵執圭從擊趙賁軍開封楊熊軍曲遇嬰從捕虜六

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又擊秦軍維陽

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轉為滕令滕令徐州縣因奉車從攻

定南陽戰於藍田芷陽芷陽後為霸陵縣至霸上沛公為漢

王賜嬰爵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秦

從擊項籍至彭城漢王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公主

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嘗踐兩兒棄之嬰嘗收載

行面雍樹馳雍擁面背也言取兩兒令面背已而抱持之以馳故云面雍樹馳也漢王

既至滎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邑沂陽擊項籍下邑

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氏縣名屬大原漢王即帝位

燕王臧荼反嬰從擊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

汝陰剖符世世勿絕

灌嬰睢陽販繒者繒者帛之摠名高祖為沛公畧地至雍丘

章邯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以中涓從擊破東

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社里疾鬪賜爵七大夫從攻

秦軍毫南開封曲遇戰疾力力強也賜封執帛號宣陵

將帥部



破南陽守齧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  
 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圭號文昌君沛公為漢王拜  
 嬰為郎中令從入漢中拜為中謁者從還定三秦下  
 櫟陽降塞王還圍章邯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  
 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龍且魏相項它軍定陶南疾  
 戰破之賜爵號文昌侯食社平鄉社縣平鄉復以中謁者  
 從降下碭以北至彭城項羽擊破漢王漢王遁而西  
 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故秦將降為公從擊破  
 之攻下外黃西收軍於滎陽楚騎來眾漢王拜嬰為

中大夫令李必駢甲

二人皆故秦騎士重泉縣人

為左右較尉將

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  
 後絕其饑道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

下破之所將卒斬左右司馬騎將各一人擊破柘公

王武軍燕西

柘縣名公者柘之令也王武其人姓名燕西南燕國也

所將卒斬

樓煩將五人

樓煩縣名其人善騎射故名射士為樓煩

連尹一人

楚官擊也

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以

騎度河南送漢王到雒陽從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

鄆還至敖倉嬰遷為御史大夫三年以別侯食邑社

平鄉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



將率虜車騎將華母傷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

淄得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巖博二縣名擊破其騎所

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生得騎將破齊將

軍田吸於千乘斬之東從韓信攻龍且龍且留公於假密

龍且及留縣令於假密龍且卒斬龍且龍且生得右司

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蘭亞次也

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為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

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長亦如郡守也身虜騎

將入攻博陽前下相以東南僅取慮徐僅取慮徐度

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謂從下相以東南盡降項羽

使項聲薛公郊公復定淮北嬰度淮擊破項聲郊公

下邳斬薛公下下邳壽春擊破楚騎平陽此平陽遂

降彭城虜柱國項佗降留薛沛鄧蕭相此六攻苦譙

二縣名復得亞將與漢王會願鄉從擊項籍軍陳下破

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

五百戶項籍敗陳下嬰以御史大夫將軍騎別追籍

至東城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列侯降左

右司馬各一人及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

城歷陽度江破吳郡長吳下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

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即帝位賜嬰邑三



千戶以車騎將軍從擊燕王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  
信遂剖符世世勿絕食邑潁陰二千五百戶

韓王信故韓襄王孽孫孽庶子項梁立楚懷王燕齊趙

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後故立韓公子橫陽君成為

韓王欲以定韓地項梁死定陶成犇懷王成謂所沛

公引兵擊陽城使張良以韓司從徇韓地得信以為

韓將將其兵從入武關沛公為漢王信從入漢中乃

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王獨居此遷也士卒皆山東

人竦而望歸及其蠶東鄉可以爭天下漢王從之謂

軍中將士氣鮮也竦謂漢王還定三秦乃許王信先

拜為韓太尉將兵畧韓地韓王成聞漢遣信畧韓地

乃令故籍游吳時令鄭昌為韓王項籍在吳時距漢

漢二年信畧定韓地十餘城漢王至河南信擊急韓

王昌昌降漢乃令立信為韓王嘗將韓兵從漢王使

信與周苛等守滎陽楚拔之信降楚已得亡歸漢漢

復以為韓王竟從擊破項籍五年春與信剖符王穎

川

傅寬初以魏五大夫騎將從沛公為舍人起橫陽從

攻安陽社里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陽武斬

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為漢王賜寬爵號



共德君從入漢中為右騎將還定三秦賜食邑雕陰

縣名屬上郡從擊項籍待懷待高祖於懷縣也今懷州賜爵通德侯從

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敖下敖地名左傳曰

敖間益食邑屬淮陰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

參博參曹參也博太山縣因定齊地剖符世世勿絕封陽陵侯

食邑二千六百戶

斬歙以中涓從起宛胸今曹州縣攻濟陽破李繇軍擊秦

軍開封東斬騎千人將一人騎將師號為千人漢儀注邊郡置部都尉千人

司馬侯也首五十七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封臨平君又

戰藍田北斬車司馬二人謂上車司馬也騎長一人謂騎之長也

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為漢王賜

歙爵建武侯遷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軍於

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侯各四人

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丘擊

反者王武等畧梁地別西擊邢說軍菑南破之菑縣名今

孝城縣身得說都尉二人司馬侯十二人降吏卒四千

六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東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

河內擊趙賁軍朝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

二百五十匹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下十縣別攻破

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侯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



從降下邳鄆別下平陽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

一人兵守郡當言兵郡守也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又別

擊破趙軍降邯鄲郡六縣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臯

南擊絕楚饒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魯下畧地東

至鄆郟下邳南至蘄竹邑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

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

得江陵王致雒陽江陵王謂共敖之子射也因定南郡從至陳取

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戶為信武侯

周繆沛人也以舍人從高祖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

還定三秦嘗為參乘賜食邑池陽從東擊項羽滎陽

絕甬道從出度平陰遇韓信軍襄國戰有利不利終

無離上心帝以繆為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戶

終